

恐怖统治

欢迎来到大革命前的法国……

一个充满斗争、阴谋与恐怖的时代。一个阶级分化的国度，在那里上流阶级享受着舞会和大量的财富，而贫苦大众却买不起一块面包。在这里，王室与他们阿谀奉承的朝臣们住在宫殿之中，而受压迫的民众们则在尘土与泥沙之间找寻一块栖身之地。在这里，是恼火的呼喊声与对生活不公的盛怒找到动力，促使人民团结起来抛弃旧制度，为一个更加光明且更加富有希望的明天而奋斗的地方。然而，在那明天，人民的希望不仅将背离本质而且还转化为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的、无处不在的恐怖……

——《恐怖统治》前言

第一幕 1789

❖ 一、马龙的密令

每天只有两次的吃饭时间可以说是士兵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虽然只有土豆汤和少得可怜的肉和面包（天知道现在面包的价格有多贵），虽然多抢几口土豆汤的难度不亚于和敌人打仗，但是填饱肚子时油然而生的幸福感就已经胜过白天大多数令人烦闷的时刻了。

在你们训练完毕，例行 gamelle 前排队时，一个新兵小跑进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就朝着排在队伍最前、面对着 gamelle 已经拿起了勺子的雷诺走过来。

<kp> “雷诺队长，马龙上尉让你去找他一趟。”那个新兵朝雷诺敬了个礼，然后靠过来压低了声音，“一个人，或者带着你的小队成员也没关系。”

<雷诺> “了解了，我现在就去召集他们。”抬手致以回礼，而后转身跑步去向通知其他人

<kp> 那么你发现你的小队士兵们就在你的身后排队，你们都是刚训练回来，肚子空空如也。

<雷诺> “……”沉默了一下，把自己手中的东西给了其他人，决定自己去找马龙上尉听听什么事情

<kp> 那么你饿着肚子去见了马龙上尉。

<kp> 你来到马龙上尉的房间，敲敲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便进去了。马龙上尉的房间和士兵们一样

简单工整，他是军官中较为廉洁正直的那一个，从不与士兵区别化。

<kp> “雷诺队长。”马龙踱着步，见你进来，立刻中气十足地喊道，“现在我需要你和你的小队去办一些事情。”

——你记得，今天的工作是在晚上，去巴黎的地下墓穴维持秩序、保护可能会被饥肠辘辘的工人们殴打的牧师。原本这项工作交给警察来做的，但是这些玩忽职守的蠢货根本起不到任何监管的作用，还差点一同被工人们暴打。

所以，你们下午的时间是空出来的，当然，这原本是你们的休息时间。

<kp> “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可能都会升职，虽然原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马龙说。

<kp> “人民需要更多的发言权，三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印刷商雷蒙德一直在为这个忙碌，但是他现在死在了自己的印刷社里。”

<kp> “我接到举报，有人怀疑是费南尼克伯爵干的，他是贵族中最荒淫残忍的那个，却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这次能揪住他的小尾巴，也许贵族们就愿意退让一步。”

<kp> “这件事很重要，我向来对你的能力信任万分，所以希望由你和你手下的士兵来完成。”

<雷诺> 能试着回忆一下这个费南尼克伯爵吗。

<kp> 可以，请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8/75（困难成功）

<kp> 费南尼克伯爵是朝中最富权势的贵族，他已经追随过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两位君主，与朝臣和其他贵族的关系也相当好，但是面对时下要求第三等级与其他等级平起平坐的呼声，他是持反对态度并且是最为坚决的那一个。

<雷诺> “不知道举报人的身份吗？是只需要找到他的把柄的话……应该从哪里开始，我是指，更具体的安排”沉默了一下点点头，抬手给人敬了个礼。

<kp> “举报人是拉哈普街的萨博夫人，她是雷蒙德的房东。只要可以在那里找到与费南尼克相关的证据，无论是在民众间传播这位贵族的丑闻，或者是打消其他贵族——尤其是国王和王后对他

的支持，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kp> “你和你的小队需要在天黑之前尽可能地调查，天黑之后就直接去墓地——我知道你们也许会觉得繁忙，但是这件事太过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暴露出丝毫的破绽，只有当我们找到足以证明他邪恶的小毛病的证据的时候，才可以真正松懈下来。”

<雷诺> “了解了，这事我会通知我和我的小队下去……萨博夫人的安全可以保证吗？”说话的时候打量了他一下他的表情问

<雷诺> 抬手给他敬了个礼“感谢您的信任，我们不会让您失望”

<雷诺> 然后慢慢的退出这个房间，回去找我的队员们!

<kp> 那么你回到了吃饭的地方

<雷诺> 拍了拍手吸引注意力“伙计们，都享用完午餐了吗？我们来活了。”

<巴班> “噢雷诺！快来看看，我额外给你抢到了半碗土豆汤！”

<巴班> 压根不在意自己小队有什么任务，给他展示着那半碗汤——虽然旁边就是自己食物的空盘。

<雷诺> “天……感谢你，我的朋友。至少让我喝一口垫一下”

<于热尔> “要是当时那位新兵腿脚慢上一分钟也不至于如此，啊，您要是有需要，我那还有面包，当然是要正常交易的。”

<茹泊尔> “我也可以提供另半碗，哈，不过这汤有点红。”晃了晃自己的酒壶，怪笑一声

<巴班> “嘿！好茹泊尔！你那半碗给我如何！”

<巴班> 酒，是酒！

<雷诺>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考虑和你交易的。于热尔……等一下。我们下午可还有事情，别喝到烂醉，”

<茹泊尔> “可听到了？队长先生说不能喝到烂醉，所以这半碗就给不了小鬼头了。”耸耸肩好像很可惜的样子，把酒壶别回了腰间。

<茹泊尔> “老茹泊尔不会醉，所以没关系。”然后小声自言自语

<巴班> “我记得我们的活儿是在晚上？”

<普雷西> “那么，现在是安排的什么工作，您可以先具体说说。”

<雷诺> “我们现在要掺和进费南尼克那位公爵的麻烦事了。各位，要用一下午的时间来扒开线索

找找有什么扳倒他的方法。”把自己谈话的内容简略的给大家复述了一边，然后用这一句话做了个结尾

<普雷西> “下午，意思是我们马上就得出发了？不过我们要去哪里找这线索？”放下餐具擦了擦嘴

<于热尔> “喔噢，这种事要是办砸了，我们的下场不会比那位印刷商好多少吧。”站起来伸个懒腰，朝军营外面扭了扭脑袋。

<雷诺> “去拉哈普街那边…他的房东在那边，那位雷蒙德。不知道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

<巴班> “听起来我们既要去瞧瞧印刷社，也要去找房东女士谈谈？”

<雷诺> “上头派下来的活计，没有可以拒绝的资本”摊开了双手对于热尔说到

<雷诺> “是这样，还得尽可能不打草惊蛇的。”咽下最后一口汤，这样说道

<于热尔> “上尉还真是信任我们。”语气没什么起伏地讲完，认可地点点头。

<雷诺> 说这个话的雷诺稍微有点心不在焉，把碗放下“印刷社和房东那边，觉得哪个更好搞定呢”

<于热尔> “不管哪个更好搞定，光是我们要进印刷社，就得跟房东小姐先过两招不是吗。”

<于热尔> “我说的是嘴上。”

<巴班> “那不如现在就去拉普街吧！”

<巴班> “只要搞定这件事，我们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肉和更多的酒。”

<茹泊尔> 正神游着的茹泊尔被酒这个字眼拉了回来，跟着直点头

<雷诺> “那就准备出发吧？各位。”

❖ 二、面包店暴乱

你们吃完食物，简单收拾了一下之后，骑着马朝着拉哈普街前进，半路上——

<kp> 可以进行一个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9/7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2/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8/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9/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9/2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5/35（困难成功）

那么，于热尔、茹泊尔和布玛听到了听到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激烈而愤怒。

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你们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围着一家面包店，他们的气色都很差，叫嚷几句就变得有气无力，看起来饿了不知道几天了。

<kp> 人群突然安静了一下，你们可以看到中间一个高大一点儿的男人从怀中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小袋子递给店主，恶声恶气地说道：

<kp> “30 苏，我们要面包！”

<kp> 若要是平常，这些钱已经够买两块面包供一家人美美地填饱肚子了

<kp> 但是面对着包围了面包店的人群，店主退后一步，颤抖着声音说道：

<kp> “……现在面包已经涨价到 20 苏一块了，而且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面粉了。”

<kp> 人群立刻又一阵骚动，仿佛只差一点火星情绪就会被引爆

<kp> 可以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3/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70（极难成功）

<kp> 以你们在巴黎服役的经验来看，这恐怕又是一场暴乱的开端。

<kp> 要怎么办呢？

<于热尔> 总之我在看的时候就已经也提醒队长他们那边在吵架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9/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9/75（成功）

<雷诺> 往那边看过去，皱起眉头

<于热尔> “原来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托着腮考虑卖给队伍里兄弟们的是不是保持原价比较好。

<普雷西> 转过头去看到之后摇了摇头，但也并不是太惊讶，这个世道，暴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kp> 那么布玛——一边骑马一边全神贯注关注那边的骚动使你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你脾气暴躁的坐骑，它似乎踩到了什么，也许是细小的石子或者是木刺，总之它突然朝着人群那边跑动，来不及紧握缰绳的你狠狠摔在了地上

<kp> hp-1d3

<骰娘> 布玛掷骰：1D3=1

<骰娘> 体力：-1

<kp> 虽然装备算不上精良，但是对于身体坚实的你来说也足够保护住你的大部分皮肉了，很幸运，虽然疼痛一瞬间袭来，但只是擦伤。

<布玛> 揉一下蹭到的地方，站起来重新牵住马的缰绳

<kp> 过一个敏捷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8/50（成功）

<巴班> “噢！小心些！”

<巴班> 我看看能不能帮忙

<布玛> “没事，有点小擦伤”

那么你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抓住了前方的马的缰绳——因为前方人群的阻拦，它没能挤出去自由奔腾，不然你可能会因为弄丢了马匹背负上罚款，现在它只好把脾气撒在前方女士的头发上，嚼着她的干草一样的头发

当然，人群在你闹出这么大动静之后早就停止了争吵，他们看到你们身上的军服，瑟缩着没有再说话，只有为首的几个人瞪着你们，而面包店主那边，则是用期冀的眼神看着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疏散围攻这家小店的人群。

<雷诺> 拉扯住自己的马的缰绳，回去看看布玛的情况先

<布玛> 我牵着马去草多的地方吃两口别祸害人家头发

<kp> 那么你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于热尔> “这里我们也不好插手太多？毕竟还有更要紧的事。” 没想多管闲事没想到还是被注意到了，跟队友安抚好马匹之后重新出发。

<巴班> “那边是什么事情？”

<雷诺> “似乎是因为面包的事情起了争执。” 雷诺稍微有点在意的往那边看了两眼

<于热尔> “粮食的价格问题，明显不是我们可以干涉的，不过……”

<茹泊尔> “吃不起饭的可怜人，和涨价的混蛋。” 耸耸肩，“但不管他们哪边向对方动手，我都乐意开枪吓唬吓唬。当然，如果伙计们不想掺和这事的话...我听你们的。”

<普雷西>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还是任务优先吧。” 没打算下马，等待着队长的指示

<布玛> “唉……这样的命运迟早也会落在我们身上” 在路边自言自语

<雷诺> “……” 沉默了一阵，没有下马，丢给了事件中心的那个男人一点钱就准备离开

<kp> 你丢给了那个男人一些钱——对方愣了一下，粗声粗气对你说谢谢，但是你和他都知道，这

不是暴动的根源，也不是解决暴动的办法。

<kp> 你们骑着马离开了，虽然并非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至少今天没有产生暴动。

<雷诺> “只能做到这样了，走吧，伙计们。”

<巴班> “嗯…如果我连面包都吃不上一点的话，那想必我已经该去找上帝了吧。”

<布玛> “我大概会先送让我吃不上面包的人去见上帝……”说完发现话不太对“开个玩笑”

<茹泊尔> “乐观些，天堂有吃不完的面包。”拍了拍巴班和布玛的肩膀，骑马掠过众人跟上队长。

❖ 三、追踪谋杀案

很快，你们到了拉哈普街。

印刷社位于拉哈普街，占据了一栋又长又暗的廉价公寓的底楼。

木门已经被踢开，并且有一群受惊的人正站在外面，其中一些还穿着他们的睡衣，拿着蜡烛和灯笼。有的人很愤怒，大声叫嚷着并撒着怒气，而其他的人则是在胸前画着十字并低声祷告。没有人敢冒险进去。

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正坐在一旁的台阶上，他的头发蓬乱，目光呆滞。

<布玛> “发生什么了？”

<布玛> 忍不住多管闲事朝那边的方向走过去

<雷诺> 下马，赶着过去看看情况

<茹泊尔> 听听人群叫嚷着什么

<于热尔> “不会是都因为那个雷德蒙的事……”

<kp> “你们连巴黎市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吗？”一个人看你过来立刻把怒火转向你，“雷蒙德，天、雷蒙德——他肯定是被贵族杀害了！只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想要改革三级会议的合理要求！”

<普雷西> 我也下马，牵着马跟上其他人，顺便注意一下那个精神状态不佳的女人对周遭的反应。

<巴班> “老兄，或许你可以和我们详细说说这件事。”

<kp> “详细的？你去问问萨博夫人吧，她亲眼——起码是亲耳见证了谋杀案的发生”

<kp> 男人指向了坐在台阶上的女人

<巴班> “夫人？有什么能对我们说的吗？”转了个方向

<普雷西> “什么，还真是她啊？”说着走了回去，蹲下身看看她是不是能正常交流的样子：“夫人，您还好吗？”

<于热尔> “我们士兵也不是一天到晚都住在平民家里的，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意应付了一下情绪激动的暴民，也转头看向萨博

<kp> “……”她的目光十分涣散，看起来需要一个交际技能才能把这个人从失常的状态中唤醒。

<kp> （按理说应该是精分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医学水平加上原模组写的就是交际技能 x）

<茹泊尔> 对人群的愤怒不甚关心，“我也亲耳见证了昨晚有只耗子偷喝了你那瓶红酒，哦，该死的，那耗子可真大只，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听到的。”极其小声地在于热尔一旁碎碎念

<巴班> 那我和夫人聊聊，看看能不能用些有趣的事分散她的注意力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说服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8/50（失败）

<雷诺> 抱着手臂视线扫过人群，没有再开口说什么准备听个所以然。

<普雷西> 我整理了一下表情，对她露出一个温柔又迷人的微笑：“您好，我们稍微有点事情想问问您。”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取悦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5（极难成功）

<于热尔> “要是能让耗子把偷的东西吐出来就最好不过了。”咂咂嘴对比了下体型，甩着手去听他们聊天了

<kp> 你的话打动了她——也许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打动了她的心，总之她的眼神光慢慢回笼，聚焦到了你身上：“您、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普雷西> “请问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kp> “我的租客雷蒙德……哦，您是一名士兵，是前来调查现场的吗？”

<普雷西> “对的，我们知道这里发生了凶杀案，但是您已经报案了，我还以为您应该在家……毕竟现场很危险。”

<kp> “我的家就是这里，我是二楼，雷蒙德租住了一楼”

<普雷西> “在现场您有发现什么证物吗，有的话可以提交给我们进行调查。”

<于热尔> “那外面那些家伙，都不是您的租户？”

<kp> “您可以随意进行调查……抱歉，因为昨夜的惊魂，报案后我一直坐在这里，没有更多精力去现场了——案发现场就是屋子里面。”

<kp> “他们是住在附近的邻居，也有一些是跟雷蒙德关系好的、或者一同支持雷蒙德的那些思想的人。”

<巴班> “嗯…那边您的邻居说，您昨晚有听到什么？”

<巴班> “我们现在可以保护您的安全，可以不用担心。”

<普雷西> “如果您确实身体状况无异的话，我们现在就先去现场看看……您精神状态不佳，如果实在是身体不适，还是建议去医院看看或者回房间休息。”

<kp> “是的，就是我给那个恶魔开的门……”她说着，开始抽噎，“当时正是午夜，一阵唐突的敲门声吵醒了我，我打开门，看到一名身穿黑色斗篷的贵族站在台阶上，用一条女式的花边手帕轻抹着他的嘴唇，他的身后是一辆白色的四轮马车。”

<kp> “他说要找雷蒙德先生，那个租住在楼下的印刷商。”

<kp> “我就给他指了指大楼一侧的门，他表示感谢然后建议我进屋并把门锁好，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看到了马车敞开的门那里，一只手滑了出来！纤细、苍白，那是一只女人的手！”

<kp> “我当时打了一个寒颤，巨大的恐惧笼罩了我，我立刻关上了门。然后，最恐怖的声音从雷蒙德的房间里传了出来……我实在太害怕了，在房间里一点也不敢离开，以至于现在才报案……”

<kp> “是我害了雷蒙德，是我……”她说到这里，立刻开始嚎啕大哭。

<普雷西> “那位贵族……您不认识吗？”

<kp> “他戴着斗篷，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谁……白天才想起来，白色的四轮马车，应该就是费南尼克伯爵家的马车。”

<茹泊尔> “如果真是女士你说的那样，伯爵大人来行凶，还带着女人？怪事。”

<普雷西> “……按照她的描述，那个女人应该已经死了。”

<普雷西> “不然她不会这么害怕。”

<巴班> “hum……女士的花边手帕吗。”

<巴班> “滥杀平民还要与情人亲热的贵族吗。”

<巴班> “您有看见他擦拭的手帕上有什么痕迹吗？”

<茹泊尔> “喔，那还真是。”晃了晃自己的酒鬼脑袋，慢一拍地反应过来

<kp> 萨博瑟缩了一下：“我当时也觉得，她应该已经死了……抱歉，我那时非常恐惧，没有多加注意当时的情况”

<普雷西> “没关系，您的直觉救了您一命……”我站起身准备去现场：“感谢您的回答，请保重身体。”

<雷诺> 点了点头，向着屋子里面走进去准备看看现场

<茹泊尔> 跟在后面

<普雷西> 我和队长以及其他人都一起走了进去

你们进入印刷社，里面的空间很大。

有四张角度倾斜用于排字的桌子，还有两台大大的印刷机。一摞摞整齐的纸张正堆放在一面墙边，而新印刷的小册子则堆在了桌子上。房间内散发着墨水与纸张的气味，不过这之中还弥漫着血液的恶臭。

有只没有头的狗正躺在门边。而它的脑袋则在一旁，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这只勇敢的动物在咆哮中被从门外进来的人给砍下了头。

印刷商雷蒙德，以及他的妻子，还有他们两个十来多岁的儿子，都被倒吊在了房椽上。

<巴班> “竟然不是情人…？”

<巴班> “难道那位贵族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巴班> “…噢，天啊！”

<雷诺> “……”皱起了眉头

<于热尔> “上尉有没有跟您说遇害的是雷蒙德一家老小……算了，这也是当然的事情。”

<于热尔> 用脚尖挪开了被分尸的狗狗，拨弄到墙根。

<茹泊尔> “没记错的话费南尼克大人可是二朝老臣，嚯。”看了看现场，“这若不是雇了杀手，还真是老当益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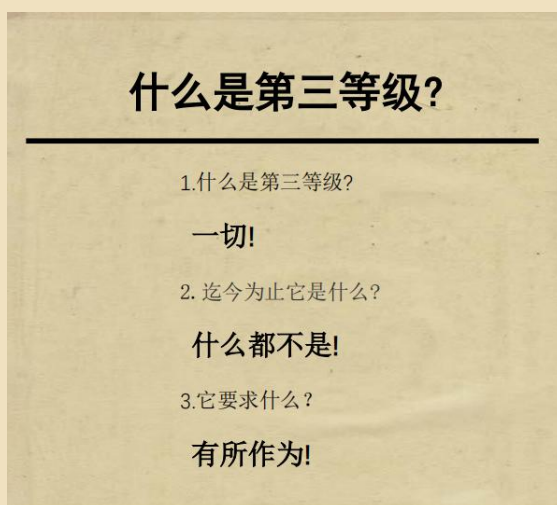
<巴班> “谢谢你，热心的小于热尔”

<巴班> 话是这么说，却并不在意的踏过血迹，走过去看看雷德蒙家还干净时新印的东西

<kp> 这些小册子胡乱堆作一团；有一部分已经被拿出来并放回到了印刷机里，然后用新的字体进行了叠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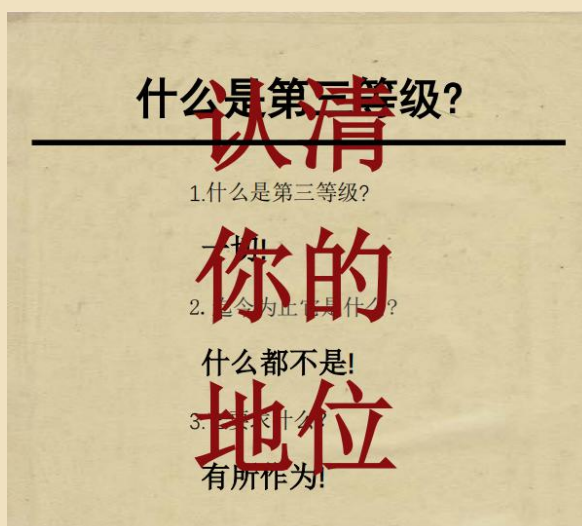
<于热尔> “就老当益壮这方面来说你也不逞多让，毕竟还能在夜晚听到有大老鼠偷了红酒。”

<kp> 不过印刷用的不是墨水，而是雷蒙德一家的鲜血



<kp>

<kp> (原本的)



<kp>

<kp> (叠印的)

<雷诺> “雷蒙德死在了自己的印刷社里……上尉是这么和我说的。”迟来的补上了一句，看向了

几个人的尸体“…很难说是一个人做的。”去看看那些捆起来的纸张

<普雷西> “如果是和雷蒙德有仇，对他一个人下狠手就可以了，倒也不必杀他全家……”

<茹泊尔> “哼哼，老眼昏花了也就听力靠得住了，虽然叔叔我 50 都不到，嘿。”挤了一下于热尔，在其他人看印刷物的时候，我凑近仔细看看遗体

<kp> 从他们的嘴里可以找到一团被揉成球状的、被鲜血染成红色的纸团。

<茹泊尔> “那个，队长？我可就上手了？”向雷诺招呼着，然后对尸体嘴里的纸团指指点点

<巴班> “真是十分上等人的高傲刻薄。”摸着下巴简单评价

<茹泊尔> 在得到回复之前便取下来，展开看看纸团

<kp> 是

<kp> 叠印的红色字体似乎不是墨水……而是雷蒙德一家的鲜血。

<kp> 可以进行一个侦查

<雷诺> 转向茹泊尔的方向，跟着去看看纸条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4/4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9/65（困难成功）

<kp> 综合现场和尸体的情况来看……当雷蒙德和妻子在排字桌上被杀时，那两个年轻人曾经做出过短暂的反抗。血流量表明，较大一点儿的男孩在被吊在他死去的父母和兄弟边时仍然还活着。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5/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6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5（极难成功）

<巴班> “伙计们，只有伯爵一个人进来对吧？”

<普雷西> “按照萨博夫人所说，的确如此？”

<茹泊尔> “至少楼下那位是这么说的。”将纸团扔到地上

<雷诺> “证词是如此”

<巴班> “看起来雷蒙德一家以及养的一条狗，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地被一个人杀死了。”搓着下巴

<于热尔> “我们有没有义务保护一下萨博夫人，她昨天晚上的见闻也算是证据的一部分，不过该把她放在哪里……”

<巴班> “hum…”思索

<茹泊尔> “而且那人力大无比，要我说这不可能是伯爵本人干的，除非他是用了什么邪术，哈，不过那就是单纯的鬼话了。”一边说着，茹泊尔出于保险起见，把墙角的纸堆也都扒拉开来，看看有啥痕迹没

<kp> 你扒开了墙角的纸堆，里面没什么痕迹，只是一些纸堆长年累月放在这里所形成的灰尘印

<kp>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柜子一下子打开

<kp> 一只黑色的小狗一下子冲出来，浑身颤抖、拼命呜咽，跳到你的身上舔着你的脸

<kp> 它似乎是这场屠杀唯一的幸存者。

<巴班> (oh, 小狗狗…)

<雷诺> “？”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时候，把注意力放到柜子上面。

<雷诺> (呜呜，狗勾)

<茹泊尔> “证人那自然是要保…”说道一半，被扑上来的狗子吓了一跳

<于热尔> 【狗狗！】

<茹泊尔> “喔…乖，乖。伙计们，我现在多希望这是只会说话的狗。”双手捧起它，走向队友们身边

<巴班> (可以养狗勾了)

<kp> 它乖乖的窝在你的怀里，试图钻进你的衣领里取暖

<巴班> “或许…”

<巴班> “如果它见过伯爵，那再次见到伯爵时就会开口说话了吧。”

<巴班> 感兴趣过去嘖嘖嘖

<于热尔> “气味什么的应该也可以辨别出来。”

<kp> 那么狗狗没有反抗，性格温顺的任你抚摸！

<kp> 在你们调查的差不多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一阵剧烈的骚动声，随后便是阵阵的马蹄声

<普雷西> “这里竟然还有幸存者……虽然不是人类，不过还是姑且可以带回去”

<雷诺> 能检查一下狗勾身上有没有伤痕吗。

<kp> 然后，不容你们反应，印刷社的大门就被打开了，马龙上尉带着一群士兵走了进来。

<kp> 马龙上尉对雷诺和你们招招手：“士兵们，这边来。”

<kp> 他指了指印刷社角落的一个位置，离在门口围观的人群有些远。

<雷诺> “走了。”拍打了一下身上，偷偷示意了他们藏好狗狗，然后走到最前面

<巴班> “好的上尉！”很有精神的过去

<于热尔> 规规矩矩跟在队长身后过去了

<茹泊尔> 带着狗子跟上其他人

<普雷西> 我也跟着走过去

<kp> “调查的怎么样了？”

<kp> 马龙压低声音问你们，他的表情比之前见到时更严峻了。

<雷诺> “还没有很多进展，但是根据可怜的夫人的证词还有屋内的情况……雷蒙德一家四口都死在了那里。一只狗也陪他们一起去了。”

<kp> “能确认……”马龙上尉想继续追问，他的话却被打断了。

<kp> “报告。”一名士兵忽然走过来，对马龙行了个军礼，“这是从屋外的马车辙印附近发现的。”

<kp> 他递过来一条满是泥土的白色手帕，大片大片的红色混合着泥土的颜色，手帕的角落，绣着主人的名字——M.A.

<kp> 马龙上尉的脸色在看到它时变得惨白。

<kp> “……我知道了。”

<kp> 他发出气若游丝的声音，动作缓慢地接入手帕。

<雷诺> “怎么了，上尉。”留意到他的神色，压低声音问到。

<kp> M.A.——可以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1/70（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7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0/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5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6/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0/70（成功）

<kp> 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家伙们可以想到，M.A.，即 Marie Antoinette，玛丽·安托瓦内特，虽然有些大不敬，但是看马龙上尉的反应，很显然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kp>（对历史不太清楚的我再额外补充一下，玛丽就是现在的王后，路易十六的妻子）

<kp>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他没有理会雷诺的问题，反复念叨了几遍之后，继续了之前的追问，“你们还有什么发现吗？”

<于热尔> “或许还有一些……不大适合在这里说的。”

<雷诺> 点了点头认同了于热尔的话，“……非常的，嗯……难以形容”

<kp> “好吧。”马龙暴躁的踱步，对你们说道，你们觉得他的脸色比进屋时更难看了，“6月4日我将在凡尔赛宫方面想办法汇报这件事，你们今天做好工作之后回去想好措辞，需要在那时再次向我提供证言。”

<kp> “因此你们明天得到了一天的休假——不要浪费，趁这个时间向凡尔赛宫进发。”

<kp> “前提是完成今晚的工作，巴黎还需要你们。”

<kp> “还有，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和任何人谈起你们今天的见闻，无论是谁。”

<kp> “否则以死论处，这是命令。那么，解散——”

<kp> 他用简短铿锵的句式说完了这几句话，语速又急又快，而在他说完之后，就好像丧失了所有的气力一般松懈下来，对着你们摆了摆手，让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茹泊尔> “是！”注意力被狗子夺去了半分，对手帕记号没有多想的茹泊尔毫无顾虑地回应面前的长官，准备跟着其他人后面离开

<巴班> “噢上尉，我是说，我只是有些好奇。”

<巴班> “最近有没有什么女性失踪，或者情妇被杀死的案件？”

<kp> 马龙抿了抿唇，瞪了你一眼：“这种事谁会关心——不过是死了个情妇，最近死人的事太多了！”

<巴班> “上尉，消消火”

<巴班> 耸耸肩

❖ 四、墓地惊魂夜

你们离开了拉哈普街，回到军营稍作休息、打算享用一顿晚餐。

那只小狗被茹泊尔安置在了军营自己的床铺旁，给它做了一个简陋却温暖的窝，或许是因为一夜惊魂，它现在蜷缩在那个窝里面睡着了。

晚上的任务是去巴黎城外的墓地维持秩序，你们喝完了汤立刻启程。

巴黎城外的地下墓穴以前是石灰岩采石场，在 1785 年以来，就开始被用于迁置巴黎满员墓地中的尸骨，据说墓地内部的尸骨已经高高堆积到墙顶。

你们到来的时候，一辆辆满载着尸骨的马车从圣婴公墓处运来。这些马车都盖上了黑色的布，并由天主教的牧师们陪同。这些牧师在一边为死者的灵魂做着祷告的同时，还一边挥舞着对抵御可怕恶臭毫无作为的焚香炉。

一位医生站在一群逗留的工人身旁，指使着他们工作。

<kp> “头骨向左，骨头向右。”

<kp> 工人们准备把骨头从马车上卸下，并抬着它们到地下墓穴里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到了到来的牧师，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朝着牧师的方向开始吐口水。

<kp> 医生看到你们的到来，尖叫道：“你们来的正好，可敬的士兵们。”

<kp> 他戴着一顶斜斜歪歪的假发，脸上不停流淌的汗弄花了他涂好的时髦的白色妆粉，这个大块头似乎非常欣喜于你们的到来。

<雷诺> 往他的方向走过去

<巴班> 总之先用手里的东西敲了敲地面，进行一个对工人的简单警告。

<雷诺> “我们来了。”同时示意其他人先维持一下秩序

<kp> 而在雷诺朝着医生走过去的时候，忽然——

<kp> 街上响起了一阵疯子般的马蹄声。

<于热尔> 看他满脸汗感觉自己身上都黏糊糊的，点头示意过后就站到了牧师和工人的视线中间。

<kp> 一辆红色修边的白色四轮马车正随着其车轮飞迸出火花的速度驶入到了视线当中。车夫身着黑色衣服，脸蒙着面，并且毫不在意地驾车驶向了工人。

<kp> 眼看碰撞一触即发。

<茹泊尔> 有些抵触站在离那些尸骨最远的位置，茹泊尔也因此很快注意到马车，顺势举枪并提醒其他人

<kp> 所有人可以进行一个侦查，想要进行额外动作 rp 然后申请相关检定

<普雷西> “白色马车?! 这是!!”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25/45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73/65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22/65 (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77/70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投掷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71/45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9/55（失败）

<巴班> 我试试能不能把手上的东西丢到马的脚边，让马受到惊吓换个方向跑

<骰娘> KP 暗骰 1d6=3 茹泊尔

当马车一闪而过之时，透过敞开的车窗便能在一瞬间瞥见一个穿着考究的贵族。虽然他正在亲吻着一名年轻女子的脖子，但是他却向外凝视着，目光锁定在了其中正在看着他的茹泊尔身上，并且他的嘴角更是扬起了一丝微笑。

茹泊尔感觉，时间在瞬息之间停止了，如同他被吸进了那眼神之中……

在一闪过后，马车狠狠碾压在一个工人身上，巴班的小小把戏没有阻拦马车凶猛的前进，马车歪歪斜斜地冲向了街道，一头扎向了北边驶去。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2D6=5+6=11

<kp> 被碾压的工人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没有了声息。

<茹泊尔> “……”因突如其来的异样迟疑了片刻，射击车轮的念头也被抛到脑后，听到工人们惨叫后好一会儿茹泊尔才缓过神来。

<巴班> “*粗口”

<于热尔> “真他妈不是人……”原本站在工人和医生之间，连自己也躲地有些勉强，再确认工人状况的时候只看到了凄惨的结果

<kp> “该死的贵族！”工人们对着正在离去的马车挥了挥他们的拳头，看了一眼那边之后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压抑工作，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这样的事

<kp> 马车离开之后，那位医生又朝着你们招手，似乎也丝毫没被马车所影响

<茹泊尔> 喝了口酒压压惊，并在胸口划了个十字，“我保证自己没有醉，坐在马车里的那家伙有

些邪门。”跟其他人念叨了之后，准备往医生那走

<巴班> “我没有看到，那家伙怎么了？”

<雷诺> “……”缓过神来之后只看到了一地的鲜血，狠狠地骂了一句话之后看向茹泊尔“他？”

<茹泊尔> “不知道是不是房东女士说的那个贵族，他只是瞅了我一眼，就浑身恶寒，动弹不得。”不太情愿地回忆起方才的感受

<巴班> “这些钱佬或多或少都有点见不得人的癖好。”

<巴班> 耸耸肩，去捡自己的东西了。

<于热尔> “先让人浑身不舒服，然后一打四，倒是有那么些道理。”

<茹泊尔> “你是说他用那恶心的笑容让那倒霉的一家四口都动弹不得再下手？那还真是合理，呵呵...”一边回于热尔，一边给自己来了个耳光，长舒了口气“上帝保佑，让咱快点干完这活...”

<巴班> 捡回自己的钱后去医生那

<茹泊尔> 也去了医生那

<雷诺> 往医生那边走

<kp> 见证了一起惨烈的事故后，你们朝着看起来对工人的死伤毫不在意、正对你们招手的医生走去。

<kp> “我是里古，就职于宫廷。”

<kp> 他用十分自傲的口吻介绍着自己，随后语气又变得焦急，“你们总算来了！”

<kp> “这些人。”

<kp> 他擦着汗指了指一旁的工人，尖声对你们控诉道

<kp> “这些蠢货不肯工作了！他们一定要胡编乱造些什么墓穴里有不得安宁的鬼魂在盯着他们的无稽之谈！我命令你们把他们带回工作的轨道，现在，立刻！”

<kp> 他的语气中满含怒意。

<于热尔> “实际上我们来了也有一会儿，呃。”

<kp> 你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工人站在那边虽然装作是搬运的样子，但是他们到洞口之前往往动作变得迟缓，一脸恐慌地在墓穴入口附近徘徊。

<普雷西> “或许不是无稽之谈，毕竟现在这种物价，他们应该不想丢掉饭碗或者少拿工资……总之，我们会去问问。”

<巴班> “噢，但他们似乎的确在工作？” 搓下巴看这洞口

<kp> “快去吧，赶紧给我解决这桩麻烦事。” 医生用那高贵的口吻对你们说道。

<雷诺> “总不能是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就放弃了钱吧。” 瞥了医生一眼，没说话，往那边看过去

<于热尔> “最坏的情况也无非是我们跟那些工人下去走一趟了。”

<巴班> “雷诺，我记得我们的工作^是保护牧师和维持秩序？”

<巴班> “现在，至少是现在，这里看起来并没有发生混乱。”

<巴班> 选择性忽略地上那摊血迹

<普雷西> 我下马走过去，到了很近的距离才对那几个工人打招呼：“先生们，看起来你们好像有什么困扰？”

<雷诺> “是这样没错。” 点了点头，算是认同了巴班说的话并且就随便看看没有什么强行干涉的打算

<巴班> 欢快的吹了声口哨

<kp> “这下面、这下面有东西！一旦下去，就会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盯着你一样……还有像是野兽啃食一样的、牙齿磨在骨头上的声音！”

<茹泊尔> “但如果维持秩序包括让那些老弟们好好干活呢？” 嘀咕着

<kp> 一个看起来非常恐慌的工人回答了你，另外几个人也忍不住点点头，小声附和：“听起来真是太恐怖了！”

<普雷西> “……你们都看到了？”

<普雷西> 转头环视所有在场的工人

<普雷西> “大概是在什么位置看到的，需要走到最底下吗？”

<巴班> “嘿！比老鼠啃骨头的声音还要大吗？”

<kp> “你们在干什么？发给你们的薪水就让你们在这里干看着他们吗？如果今晚不能正常工作——这些堆积的尸体在城内会导致巴黎染病的！”

<kp> 里古生气地斥骂你们

<巴班> “哦！医生，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或许是保护牧师下去净化那些野兽。”

<普雷西> “唔……那现在下面没有人，是吗？”

<于热尔> “真的有人见过的话，要不要里古医生也屈尊一起去确认一下。”

<雷诺> “……空空如也是指尸体被偷走的那种吗？”

<kp> “是的。”

<巴班> “里古老兄，要去看看吗？”

<kp> 虽然牧师的距离离你们很远——但看他们拼命抱住自己身上的焚香炉想要寻求解脱的样子来看，恐怕是不会跟你们下去的。

<kp> “噢，我是在命令你们为我干活，而不是我自己干活。听得懂吗？命令。”

<kp> 里古说

<茹泊尔> “呵，要真有什么野兽，这下面可不就跟它的饭堂一样。”边说边夹着怪笑，“看医生的意思，咱哥几个必须得下去清下场了。”

<巴班> “老兄，话不能这么说。”严肃起来对医生说。

<巴班> “开拓眼界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

<kp> “我想我的眼界在宫中已经足够得到开拓了。”

<巴班> “或许你没有见过吃人的野兽。”

<kp> “我想那是你应该见识的，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应该接触的东西。”

<普雷西> “……阶层，又是阶层。”

<普雷西> 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音量低声抱怨

<普雷西> 对着医生的背影翻了个白眼。

<茹泊尔> 灌口酒壮胆，他们吓唬人的时候，叔叔我先到墓穴口探头看看里面

<kp> 想要阅览墓穴的全貌，可能需要下去看看了

<巴班> “你想，这可是个能和人夸耀‘我一个人杀死了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的英雄故事。”

<巴班>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语气很诚恳，但透露出一点阴阳怪气

<kp> 里古打量着你：“这个世道，有谁还会相信英雄呢？”

<于热尔> “好了，我们不要指望这个故事里的骨头了。”

<于热尔> 小声接上了巴班的阴阳怪气

<于热尔> 以医生听不到的音量

<雷诺> 察觉到茹泊尔的动作，碰了碰他手臂示意也给自己一口酒。

<茹泊尔> 倚在入口边上等他们，同时试着听听深处是不是真的有怪声

<茹泊尔> 递给队长，“可得留些给我，不然老人家一会儿可要犯困咯。”

<巴班> “或许是一些有美好品质的女性吧。”

<巴班> 耸耸肩，摸着下巴凑近里古的脸瞧了瞧后去洞口了。

<kp> 那么你能看到他抹着重重白色妆粉下一脸嫌恶的表情。

<普雷西> “要一起来吗？那就下去吧。”

<普雷西> 我看一眼工人们，他们听到要下去有人打算跟上吗

<kp> 似乎有几个胆子大的想要跟上，但被他身边的同伴拦住了，他们似乎是想等你们下去平安无事的出来之后，再继续工作。

<雷诺> “放心好了。”灌一小口酒，将酒还给茹泊尔之后拍了拍自己的脸，准备早一步下去。

<kp> 看到队长向下走，其他人要跟上吗？

<茹泊尔> 跟在后面

<于热尔> 跟上去了

<kp> 茹泊尔看到洞口处挂着两盏灯笼，似乎可以取用

<巴班> 跟上去了

<茹泊尔> 全取下来，另一盏给身后跟来的于热尔

<普雷西> 我也跟上了

<布玛> “墓地探险，难得的经历，嘿。”布玛也跟上了你们

你们走进地下墓穴，里面一片漆黑，阴森恐怖。一节节楼梯笔直向下，一路通往远低于街面的地方。楼梯尽头处是一个狭小的房间，跨过房间，便会延伸至满是骨头的回廊。你们像是来到了一个死亡的国度。

地下也有一些灯笼均以均匀的间隔摆放着，似乎是用来引导工人的。

这里的天花板很低。尘土干燥而呛喉，让你们感到连呼吸难以自如随心。骨头们被堆叠到天花板处并层层排列归类到对应的类型上，极具骇人的艺术力。还有一些快腐烂的尸体也按照男女和年龄被摆放在一起。

<雷诺> “都给我把眼睛放亮一点，别走神。”小心翼翼的往那边挪过去

主洞穴通往地下深处，还有一些侧廊，同样的阴森与黑暗。一股极具压倒性的死亡氛围笼罩了这里，置身其中的你们有一种即将入土的感觉。

你们继续朝着里面的走去，越接近洞穴的深处，就越是寂静，到了不知道多远，连穿过洞穴的细微的风声都消失了。

这个时候——

<kp> 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5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4/6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3/4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2/7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7/65（失败）

<于热尔> “到这为止，还是正常的墓穴环境？当然换做是我肯定也不想……”

一丝泛黄的光芒在洞穴里闪过，虽然仅仅只有一瞬，你们却可以清楚的辨认出，那绝不是什么自然现象所造成的或是一个人类在装神弄鬼，那是一个似人而非人的怪物，它在直勾勾地盯着你们这边，泛黄的光芒正是它的眼睛发出来的。

在注意到你们发现它之后，那个身影立即窜逃，它的跑姿虽慢步子却很大，移动方式更像是狗而不是人。

这犹如野兽奔跑的声音惊动了你们所有人。

<于热尔> 我能闻到什么气息吗

<kp> 当然，这个时候再把注意力转移过去，恐怕只能看到一片黑暗，听到逐渐远去的声音

<kp> 大量腐烂的尸体的浓烈的腐臭环绕在你们身边，恐怕分辨不出来其他的味道

<巴班> “*法国粗口，那是什么东西。”

<茹泊尔> “我，难道今天喝得实在太多了？这辈子可没见过那种玩意。”拍了拍自己的脸

<于热尔> “嘶。”赶紧举着灯笼往四处查看确信没有再冒出第二只那种东西，才抹了下头上的冷汗

<普雷西> “什么怪东西？狗？谁家的狗崽子没栓好？”虽然这么说着，但内心也直觉狗应该不会聪明到跑进墓穴啃尸体，提高警惕查看四周

<kp> 你确信这里没有第二只。

<kp> 在那个‘野兽’逐渐远去后，这里又重归于寂静，陪伴着你们的只有大量的尸体和骨头

<茹泊尔> “总之，得时刻准备好干一架了伙计们。”一手举高灯笼，一手抽出了佩刀

<巴班> “oh，至少这种东西只有一只。”拎起自己的斧头。

<雷诺> 摸上了怀里的军刀，向着那个方向看过去，小心翼翼的摆出备战的姿势继续往前。

<kp> 你们拿着武器，朝着墓穴里又往深处走了一段，骨头、尸体在逐渐变少，那个生物却再无踪影

<于热尔> “不管那鬼东西有没有第二头，我们最后临走的时候或许应该把它逃走的那条路堵死。”

<普雷西> “不过工人们等会得下来工作吧……没处理掉的话，他们不知道肯不肯下来？”

<布玛> “如果把路堵死的话，那东西不会再出现了，也算是解决任务了吧。”

<巴班> “我们只要高歌凯旋就够了！”

<于热尔> “说野兽已经被驱赶走了也没什么问题，先继续往前，嗯……前面没东西了吗？”

<雷诺> “除了骨头，什么都没了，哦，还有尸体。”

<茹泊尔> “就算把路堵死，我倒是不怀疑那东西会挖些地道出来，况且这鬼地方的尸体还够它吃上一阵吧。”摇了摇头说道，“不过于热尔说得不错，我们只是要让那些工人下来干活，也没说要保证他们不会被野兽吃了。”

<巴班> “现在看来，那只野兽比我们更清楚这里的路。盲目的抓捕只会是被愚弄吧。”

<于热尔> “附近除了骨头和尸体，有没有别趁手东西能把这里填一下吗，如果那真的是头野兽，用骨头来填也无非就是加餐了。”照了照暗道，扭头跟他们交流

<普雷西>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工人留下的铲子之类的……”回身看看周围的地上。

<雷诺> 找找有没有别的东西或者工具足够填一下另外的道路的

<茹泊尔> “这地方看起来可没什么适合堵路的东西，另外鬼知道这条地道实际上连着多少个出口。”

<茹泊尔> 虽然这么说着，但也环顾了下四周找找

<布玛> “也可以挖一下附近的土……”布玛踩了踩地面

<kp> 幸运或者侦查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幸运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5/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幸运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9/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9/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1/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9/65（失败）

<于热尔> 拎着灯笼往回走了几步试着在工人活动过的区域寻找工具，被突然伸出来的一节手骨吓到手一滑油灯直接砸在了脚背上

<kp> 那么茹泊尔从一堆头骨中眼尖的瞅见一把铲子，不知道是哪个粗心大意的工人遗落在这里的。

<kp> hp-1d3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于热尔掷骰: 1D3=2

<于热尔> 烫脚

<茹泊尔> “虽然我不清楚这是否有效...” 耸了耸肩，用铲子开始铲土封路

<布玛> “噢，你累了可以换我”

<于热尔> 因为惊吓和疼痛发出一声尖叫，又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

<巴班> “至少有一把铲子，还算幸运！”

<巴班> 干脆站在原地进行一个备战状态，防止野兽偷袭

<普雷西> 我也站在茹泊尔身边，警戒周围

<kp> 那么茹泊尔开始辛勤的劳作，他的动作看起来相当娴熟，几乎每一下都可以铲在土质最松软的地方，又懂得如何节省自己的力气

<kp> 在不停的弯腰劳作下，大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项看起来艰巨的任务——他熟练的动作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你们看来今晚可以早早回去睡觉了

<雷诺> “辛苦了，伙计。” 拍了拍他的肩膀

<布玛> “甚至用不上我……” 布玛打了个哈欠，“做的不错嘛”

<普雷西> “一个小时弯腰工作，还是挺辛苦的，您回家之后好好休息吧。”

<于热尔> “你如果去当工人人们的头子，他们一定会心服口服的。”

<巴班> “一会或许可以去好好喝一顿！”

<茹泊尔> “倒还好，退休后我真该回加斯科涅买块田...” 擦了擦汗，“那么这活咱们就这么结了？上去给那混蛋医生汇报吧。”

<普雷西> “那就走吧？” 收回佩剑

<布玛> 布玛点点头

<巴班> 和头骨大眼瞪小眼，点点头

<雷诺> 点了点头，走在最后准备离开这里

<kp> 你们把铲子又重新丢弃在隧道里，沿着原路返回了地面，牧师们的马车已经离开，骨头和尸体被堆积在洞口旁，工人们挤在一起仍然不敢下去，里古在外面走来走去，他看起来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

<kp> “我还以为你们已经——下面的情况如何？可以让这些蠢货继续工作了吧”

<普雷西> “……您姑且可以这么认为。”

<普雷西> 耸了耸肩站在一旁

<巴班> “下面并没有什么会攻击人的野兽。”

<kp> “我就说什么野兽啊、幽灵啊都是这些蠢货编造出来的谣言！”里古看起来心情大好，冲着那边喊道，“现在你们的谎言已经被戳破了，还不赶紧下去！”

<kp> 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看到完好无损的你们平平安安的出来之后，似乎也放松了许多。

<kp> 他们总算又开始了正常工作

<茹泊尔> 有些过意不去地看看工人们的背影，但没说什么

<于热尔> “话是这么说，大家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于热尔> 回来的时候一瘸一拐走在人群最后面

<kp> “那么，你们的任务就是这些，可以离开这里了，我会把今晚发生的事如实告诉马龙上尉，表彰你们的功劳。”里古对你们说道，虽说如此，他说到功劳这个词的时候根本让你们感觉不到真心实意，看起来也只是客套话罢了。

<于热尔> “那就等着您对马龙上尉的报告和表彰了。”躲在队友后面龇牙咧嘴地讲着，语气倒是听上去和平时差不多。

<雷诺> “收工了。”招呼了一下其他人，对着医生点了点头，领着队伍准备走人

<巴班> “噢，真是感谢您，里古老兄！”

<kp> 里古似乎没发现这一点——他满意的点点头。

<茹泊尔> 在一旁将几滴酒喝完，”收工收工。“附和着准备跟着离开，等不及回去把酒壶灌满。

<普雷西> “您辛苦了，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客客气气说完之后便远离这麻烦人物。

<kp> 那么你们骑着马回到了军营——首先迎上来的是睡醒的小狗狗，它焦急地跳到了茹泊尔的怀里。

<kp> “汪！”

<茹泊尔> “喔，悠着点马尔贝克，饿着啦？”一边唤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擅自取的名字，一边将狗子搂在怀里

<kp> “汪汪”它舔了舔你的脸，对你摇着尾巴

<巴班> “嘍嘍嘍”凑过去，用世界同一叫狗方式逗逗狗

<kp> 那么狗狗也舔了舔你的鼻子

<普雷西> "说起来.....它有吃饭吗?"

<kp> 你看到地上有一些骨头一样的东西，看起来是不知道哪个好心的士兵给的吧。

<茹泊尔> “临走前咱没给它留点剩饭吗？”茹泊尔眨了眨眼

<普雷西> "不一定每次都能遇到好心人喂饭，下次留点吃的吧。"

<于热尔> “我们这一天哪停下来过，而且它不是跟着你的吗。”

<巴班> “有眼见的小家伙！”挺高兴的，逗了两下便吹了吹口哨，或许是激昂的曲子。

<kp> 狗狗热情的对你们摇着尾巴

<雷诺> 叹了口气，有些发愁的按了按额头

<茹泊尔> “哎可惜了，这要是个大小伙，就能给它喝上几杯了。”想起自己确实没给准备吃的，岔开话题开始 rua 狗子

<于热尔> 说起来现在几点了，看看时间会不会导致自己在 rua 狗的时候爆困

<茹泊尔> “解散前还有什么命令吗？”看了看雷诺

<kp> 大约已经快一点了！

<巴班> 那我打个哈欠睡觉去！

<雷诺> “今晚就好好休息，明天还有需要我们做的事情。”

<雷诺> “好了，解散。”

<茹泊尔> 抱着狗子去睡了

<普雷西> 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狗，回房睡觉了

<布玛> “晚安，嗯……凡尔赛离这里也不算远，我们即使是睡到中午起也没关系呢”

<布玛> 布玛说着，也去睡了

❖ 五、抵达凡尔赛

白天在马龙上尉叫你们滚蛋前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 6 月 4 日之前必须抵达凡尔赛——昨天是 6 月 2 日，凡尔赛离巴黎并不算远，更何况你们有一整天的时间，还有你们亲爱的马儿。

所以你们美美地睡了一个懒觉，又在军营里多灌了几口汤，准备完全才踏上旅程。

离开巴黎的时候，你们经过了包税总局所建的那堵笨重的城墙，数以百计的农夫们在外面排成了长长的队列，脸上大多露着闷闷不乐的表情，他们叫嚷着抱怨高额的税收。

墙外建立着几家小酒馆，选择这样为了偏僻的位置也是为了躲避高的离谱的税收。酒香从里面飘来，直引人胃袋里的馋虫

而过了这道墙，再穿过一两个小乡村，不远处就是凡尔赛。

凡尔赛的景色与巴黎令人绝望的街道形成了异乎寻常的反差。在晴朗迷人的夏日之下，是一大片正波光粼粼、受到精心修剪并且延伸至四面八方的广阔草坪与花园。穿着精致的绅士淑女们沿着小路悠悠漫步。而穿着拘谨的佣人们则站在有着摆满水果，奶酪，蛋糕与葡萄酒的桌子的凉亭一旁。这副如画般的景色在附近的一支小型管弦乐队的演奏之下愈显赏心悦目。

一排马车正停靠在车道上。

<kp> 可以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5/4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4/6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3/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4/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6/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6/65（困难成功）

<kp> 那么侦查成功的人都可以看到，成排的马车中一辆是带有红色镶边的白色涂漆马车，有一个乖戾的男佣等候在马车处。

<kp> 路过的贵族们表情凝重，低声谈吐而不失礼仪，他们好像正在分享今天的新闻。

<普雷西> “白色马车，让人想到了不妙的人物。”

<kp> 其中就有伯努瓦伯爵和他的女儿梅洛迪。她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走在路上时，她的金发正于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kp> 梅洛迪看到了你们，热切而痴迷的眼神投向你们的方向，但似乎是忌惮于古板的父亲，她不敢轻举妄动。

<kp> 离马龙上尉所约定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你们可以直接进去，也可以在这里随便走走，找这里的贵族或是仆人聊聊天。

<普雷西> 我看到了金发少女，眼神从马车移到她身上，眨了眨眼睛，投去不输于她的热切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柔和的微笑。

<布玛> “白色的马车——我记得是伯爵家的”布玛给你们指了指马车，“哦，或许我们可以找这里的贵族们打听一下消息？一些热衷于交际的女士一定不会拒绝展示他们的人脉和交际能力的机会。”

<巴班> “好主意！布玛！”

<茹泊尔> 长得很不适合交际的茹泊尔自个儿去随便转转

<于热尔> “你们看上去怎么都跟贵族打过交道。”那位大小姐的视线明显不在自己身上，自觉挪了挪位置。

<雷诺> 我也随便去转转！

<巴班> 我当下就进行一个好交际的人的找

<kp> 那么茹泊尔走到了一处可以躲避阴凉的地方，那里已经提前有两个贵族家的仆人在那边乘凉了，他们看到你，愣了一下，给你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0/55（成功）

<kp> 雷诺走到了喷泉旁边，贵族们似乎没有在意你的到来，低声聊着今天的新闻

<巴班> 我先光明正大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雷诺> 我听听他们聊啥呢

<kp> 巴班可以看到，在一处贵族夫人小姐聚集的地方，一个脸上白粉浓重的胖女士在那里像蜜蜂一样来回转，她的嘴皮不停的动着，旁边的夫人小姐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不时的点着头敷衍

<kp> 二位可以过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5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7/20（大失败）

<kp> 那么雷诺可以听到：

<kp> “噢，王太子的病情似乎又严重了一点。”

<kp> “王太子生病了？”一个小贵族问道

<kp> “哦——这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旁边那个个子高一点的贵族说，“王太子从小体弱多病，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病，几个月之前就被送往了巴黎”

<kp> “听说他的主治医生每天晚上监督巴黎外的尸体搬运工作，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个医生传染的。”

<kp> “噢，这真是。”小贵族说道，“我为王太子的健康感到忧心。”

<kp> 而巴班，则想要打开水袋喝一口水，心想也趁这个机会听听贵族们之间的交流，但是这个时候——

<kp> 天上一只鸟儿路过，‘噗通’，你就眼睁睁的看到什么白色的东西掉进了水袋里

<kp> 它还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雷诺> 默不作声的记下他们谈话的内容。

<巴班> 心底骂了一句法国粗口，若无其事把水袋合上，决定一会找个地方把水倒了！

<普雷西> 我还在挂念着那风情万种的金发女郎，但任务的事情显然也很重要，于是只能拉回注意力去找搭讪贵族的同伴们。

<巴班> 我回想关于王太子的其它信息

<kp> 灵感吧

<kp> 雷诺听到贵族们聊了一会儿王太子，他们又换了一个话题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3/60（失败）

<kp> “那些平民似乎打算独立于我们和教士们自己举办一个会议，估计很快就要向国王请愿了吧，天，这些人啊”

<kp> 高个子的贵族表情嫌恶

<kp> “国王不知道会怎么想，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件事。”

<普雷西> 走到对象身边时恰好听到了贵族们的计划，不禁皱了皱眉。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8/75（失败）

<kp> 高个子的贵族点了点头，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之后的他们就聊起了天气和漂亮的贵族小姐之类的事。

<普雷西> “来看我来晚了？”低声询问队友

<雷诺> “没有很晚”雷诺回过神，揽过普雷西的肩膀，把刚刚听到的内容挑重点低声给他讲了一遍

<巴班> 看着自己的水壶，面色沉痛地点了点头，悄悄把里面的水倒进喷泉

<巴班> “王太子怎么突然生了重病”

<普雷西> “……这还真是……”

<普雷西> 听到了贵族的计划，不禁皱起眉头，虽然心里有着不满和反对情绪，但还是尽量保持冷静：

<普雷西> “谢谢您，雷诺队长，我大概了解了。”

—————于热尔&茹泊尔—————

<于热尔> 把我找找有没有在聊天的仆人可以让我偷听一下，没有的话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盯着那

辆白色马车

<茹泊尔> “哥俩个挺悠闲啊，是在给哪位好心的大人当差？”同为底层人，自然地两个仆人搭话，晃了晃自己的酒壶，“要不要来点？酒钱嘛...有没有什么乐子？”

<茹泊尔> “乐子，嗯...我是说贵族们之间好像在议论着什么事，能说来听听吗？”一边跟两个仆人补充道，一边像靠近的于热尔挥挥手

<于热尔> 保持一定距离竖了个拇指，耳朵留在原地，眼神已经飘远了

<KP> 一个打扮像是男仆的人回应了茹泊尔：“我是兰德男爵家的仆人。酒就算了，如果夫人闻到任何的酒气，一定会把我开除的。”

<KP> 另一个人则是马车夫的装扮：“大人们能聊的还有什么呢，无非就是贵族之间的关系、巴黎和凡尔赛的热点新闻之类的，比如费南尼克伯爵和王后之间的花边新闻？哦说起来伯爵家的仆人真可怜啊……”

<茹泊尔> 一边回忆着有没有听说过兰德男爵，一边道，“喔，兰德男爵吗，难怪兄弟俩就算是仆人看上去教养很好啊。”然后瞪大了眼看向另一个仆人，“伯爵和王后？喔，该死的！真为国王陛下感到难过。”

<茹泊尔> 语气很是真诚，追问道，“嗯？给伯爵当仆人有多可怜？”

<KP> 你完全没有听说过！可能是不知道打哪个穷乡僻壤来的新男爵

<KP> “我刚刚跟其他人都聊了一遍”他指了指在不远处的其他男仆，“费南尼克伯爵要求，如果佣人们有任何未能恰如其分地服侍好他的差错，或者甚至是在他面前说话的行为，都要遭受鞭打。”

<茹泊尔> 即使想了半天没有头绪，茹泊尔语气中仍透出久仰兰德家大名的样子

<KP> “虽然责打这种事对我们这种人很常见……但是即使是说话也要遭受鞭打，即使在贵族中也是有失体面的吧”

<KP> “据说是由他的蛮横车夫负责抽打，而伯爵则总是在旁边特别注重地看着，仿佛他很享受这一切，嘶。”

<KP> “我听说有一次，伯爵故意推撞了一个年轻佣人的肘部，让他把酒全洒在了自己的身上，然后便赏了这个可怜的男孩一顿可怕的鞭打。这个男孩后来死于伤势过重。”旁边的男仆也忍不住加入你们的话题

<茹泊尔> “跟传闻里一样刻薄啊。和他比起来，国王陛下可真是大善人...！王后怎会和这种家伙

闹出绯闻？”摇了摇头，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所以那边也有费南尼克伯爵家的仆人？”

<茹泊尔> “还有你们说的车夫，长什么样？我个当兵的倒想看看他能横到哪里去。”

<KP> “那边是住在凡尔赛的其他贵族家的男仆，费南尼克伯爵住在普瓦西。”

<茹泊尔> “好吧，普瓦西...普瓦西。”有些扫兴地念叨着

<KP> “他似乎刚刚离开了一下……反正不在这里，穿着大概比我华丽一些，脸色惨白，不是贵族们用的妆粉，好像就是天生的一样，谁跟他搭话，他都会用那双无神的眼睛看着你……”

<KP> “反正特别吓人！我根本不敢接近他们，太邪门了”

<茹泊尔> 根据描述联想了昨晚看到的那俩马车上的人，“确实挺渗人的...让人忍不住想用枪子给他那白脸蛋上添些红色。”

<KP> “哈哈，如果不会被伯爵惩罚的话，我也早就想这么干了。”男仆被你逗笑了

<茹泊尔> “一人一下的话那脸可就变得太难看了，前提那还算是脸的话。”摊了摊手，压低了声音，“聊点别的吧，伯爵和王后的绯闻能详细说说吗？那老不正经的哪来的本事勾搭王后的...？”

<KP> “我也只是听说……听大家都说，王后见了伯爵之后心情就会变得很好，这谣言都在贵族中传疯了！而且很多看不惯这个作风混乱的伯爵的人，想要上国王那里去告他一状，都被王后拦下来了，他是王后的宠儿，所以才变得如此富有权势。”

<茹泊尔> “见了就会心情好？那种刻薄变态的老家伙有什么能够吸引女士的地方？听上去活像是对王后陛下用了什么巫术。”茹泊尔一脸厌恶，比起伯爵杀害印刷商，眼下这事更让他气愤，“若是我个草民也有机会面见国王陛下，不得把这当子事全给说明白咯。”

<KP> “说不定国王早就知道了呢。”车夫随意地跟你们搭着话

<于热尔> 车夫是从哪过来的

<茹泊尔> 抬头看向车夫，不慌不忙道，“这可真巧，先生，你也要加入穷鬼们的闲聊吗？”

<于热尔> 没插话的于热尔基本上都在注意两边队友附近的动静了

<茹泊尔> “陛下已经知道了？兄弟你有什么依据吗。”抚了抚额，“噢，我想也是，就算善良的陛下知晓了这些，也不忍心问责心爱的妻子。”

<于热尔> “再说下去也只是猜测而已了，这些话听听就好，之后可不要趁着酒劲回军营里也乱说。”看聊的差不多了，溜到他身后勾肩搭背

<茹泊尔> “好吧，谢谢伙计们，一起待太久要是沾上我身上的酒味，让你们的主子不悦可不妙咯。”

<茹泊尔> 自然地于热尔一起准备离开

<KP> 那么你们离开了这里!

——其他四人——

<布玛> “嘿，我们要不要去找那边的女士问问看”

<布玛> 布玛指了指在贵族夫人小姐中游走的胖女士

<布玛> “她看起来有无穷的分享欲”

<巴班> “不错的主意！好布玛！”

<巴班> 我先看看胖女士的穿着打扮

<雷诺> 往那边看过去

<普雷西> 我点了点头，低调走近人群中的胖女士，听听她在和其他贵族聊什么？

<kp> 胖女士看起来像是一个贵族，但又不像什么大贵族，从她的人脉和喋喋不休的话题来看，以前要么是王后身边的人，要么是沙龙常客。

<kp> （解释一下这个时代的贵族比较热衷于靠近凡尔赛←国王王后居住的地方，很多出身不是很高的贵族小姐是可能给王后做女仆的，她们很乐意）

<kp> 你走近那边，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再近就要被发现。

<kp> 过一个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75（成功）

<kp> “噢，我听说伯爵在普瓦西的庄园处举办着绝妙的宴会”

<kp> “他的筵席据说是生平所见中最具铺张以及淫靡的，”她搔首弄姿地眨了一只眼，“但是没有收到过伯爵的邀请，你们如何看？我记得爱尔莎你的父亲……”

<kp> 过个侦查吧关注着这边动静的调查员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0/6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0/6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5/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3/55（成功）

<kp> 那么侦查成功的人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夫人小姐几乎是在她刚提到伯爵时表情就变得十分难看，被点到名字的小姐更是吓得魂儿都飞了一样，脸色一白就晕了过去，两个贵族小姐趁机一左一右扶住了她，立刻对胖女士提出了告辞

<kp> 很快，胖女士身边的人就走的精光，只留她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表情

<普雷西> “女士，您好，请问您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普雷西> 等到周围的人都差不多跑光了便假装路过一般地上前询问。

<巴班> “噢，女士，刚刚无意间听到您在谈论伯爵的宴会？”

<巴班> “恕我冒昧，但我对这个话题十分感兴趣，忍不住想来找您听个后续…”

<巴班> 整了整一副走上前

<于热尔> 我也侦查一下 不过我应该听不到声音 就看看人群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70（极难成功）

<雷诺> 看到他们都过去了，起身把手插进口袋里也跟过去

<kp> “是的，我在聊伯爵的宴会——”胖女士见到你们过来，又开始喋喋不休，“据说那是生平所能见到的最奢侈的宴会，连国王的宴会都比不上呢！当然，在贵族们中广受好评的原因是据说它无比的——哦——淫糜，你们懂得”

<kp> “不过我还不够资格进入那里，但我太想和伯爵牵线搭桥了，他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贵族，

王后的宠儿”

<普雷西> “淫靡”

<普雷西> 我重复着里面的关键词：

<普雷西> “那里面的人……您所知道的被邀请的贵族。有哪些呢？”

<kp> “公爵和伯爵这个等级几乎都被邀请了，当然，住的离凡尔赛越近也越可能收到邀请，还有那些足以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说的上话的人，加入他的宴会就是身份的象征”

<普雷西> “……伯爵……那……”

<普雷西> 突然想到了刚才的金发少女，不自觉地紧张起来，面色变得十分难看，于是假装整理头发，后退两步，不至于让对方看出来。

<巴班> “那还真是难以想象的盛宴！”

<巴班> “您真是位消息灵通的女士”

<普雷西> “今天知道了不少有趣的消息……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么多。”

<kp> 胖女士受到了你的称赞看起来很高兴：“谁叫我十几年前也是王后门外守夜的女仆呢”

<普雷西> 总之还是勉强露出一个笑容表示感谢。

<普雷西> “那么，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就先告辞了，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普雷西> 向她行个礼，转身对队友使了个眼色然后先行离开。

<kp> “再见，士兵们。”

<雷诺> 转身摇了摇头，离开这里。

<巴班> “再见，了不得的女士！”

<kp> 离开胖女士身边的你们四人看到了朝着你们走来的于热尔和茹泊尔

<茹泊尔> “嘿，听我们说…” 小声地把另一边的情报告诉了其他四人

<巴班> 我也把这边听到的和另一边进行交流

<普雷西> “……我们这里也知道了一些情报，和你们的似乎有些许重合。”

<普雷西> 说着也将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两人

<茹泊尔> “普瓦西的宴会…越发觉得伯爵有什么蛊惑人心的巫术了，呸，真不要脸。” 茹泊尔骂咧咧，喝了口随身的酒平复心情

日头在你们探听消息的时候不知不觉被消耗，你们再度聚集在一起走向了凡尔赛宫，马龙上尉在庭院内等着你们，

<kp> 你们进入了凡尔赛宫

<kp> “还差十五分钟你们就要迟到了。”

<kp> 见到你们总算到来，马龙抿起嘴，狠狠瞪了你们一眼，显得稍有些不耐烦，“跟上。”

<kp> 他转过身，带你们走进宫殿的主体，穿过一个又一个曾经见证过辉煌的巨大镀金房间后，在里面，是一片荒凉冷落的气息，以及些许破旧的室内装横。

<kp> 朝臣们聚集在角落里低声交谈。

<kp> 你们跟着马龙上尉走进了一间客厅，里面是昨晚见过的医生里古，虽然他脸上涂着重重的妆粉，但是依然掩盖不了他疲惫的面容。

<kp> “马龙上尉，士兵们。”

<kp> 他对你们有气无力地打着招呼

<kp> “王太子——状况不是很好，我早上一直在照看他，已经快要精疲力尽了。”

<kp> 马龙对他表示关慰，一番客套话之后，马龙转过身对你们说：“现在，你们再重复一遍你们昨天的所见所闻吧。”

<于热尔> 往后退了半步，让雷诺站比较靠前，找机会进行补充

<巴班> 显然和于热尔是一样的想法，用眼神支持雷诺讲故事

<雷诺> “昨天，我们遵循着马龙上尉的命令，调查关于雷蒙德的谋杀案。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说道这里顿了顿“发现了他们一家人的尸体被吊死在了房梁上面，他的家…复印社，还有一些还没来的及分发出去的传单，上面用鲜血写满了‘认清你的地位’这样的字样。并且根据雷蒙德的房东女士的证词，她当时看到了一辆白色的四轮马车，应该就是伯爵的马车没有错。”

<kp> 在你说话时，里古打起精神，用他那目光如炬的眼神凝视着你们，似乎在留心着每一个词语。

<kp> 当提到费南尼克伯爵的白色四轮马车曾经在印刷商的住址处被看到时，马龙和里古的眉毛都抬了起来。

<kp> “看吧，费南尼克，他无论是对民众——”马龙说

<kp> 里古立刻接话道：“还是对王权，这位风头极盛的大贵族都是一个威胁。”

<kp> “说的没错，”马龙点点头，脸上显出一些忧愁的情绪，“尤其是，现在每个人都如此心绪不宁的时刻。”

<kp> 马龙把那个马车辙印旁边发现的白色手帕掏出来，递给里古。

<雷诺> “不过，根据房东的证词，他的马车里面那时候还有只惨白的女人的手伸了出来”

<巴班> “噢，那时他还丢掉了一块白色的手帕。”正了正帽檐

<于热尔> 于热尔的视线在队长和马龙之间游移，巴班提到手帕的时候跟着点点头

<kp> 马龙把马车辙印旁发现的白色的手帕掏出来，递给里古

<kp> “噢，噢！”里古拿过手帕，翻来覆去的仔细观察，“这是、这是……”

<kp> 显然他也看到了那令人在意的‘M.A.’

<kp> “好吧，”他说，眼睛紧紧盯着手帕，“这东西很重要，我保证我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将它私下呈递给我们尊贵的王后，说不定这样她就会撤掉对伯爵的支持了。”

<kp> 这个时候——

<kp> 在你们正进行一场秘密谈话的时刻，宫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尖叫声。

<雷诺> 愣了一下，朝着声音那边看过去。

<巴班> 下意识转头看向那边

<于热尔> 吓了一跳但还是站在原地等待命令。

<kp> 你只能大概判断出是凡尔赛镜厅的方向，你们需要穿过一个走廊和几个房间才能抵达那里。

<茹泊尔> 警戒着等待命令

<kp> 马龙和里古皱了下眉，朝着镜厅走过去。

<kp> “跟上来——”马龙说

<雷诺> 转身对着后面挥了挥手，示意所有人跟上。

<茹泊尔> 快步跟上

<巴班> 正合我意，跟着走了

<普雷西> 紧随其后

<kp> 你们赶到了镜厅，看到一部分贵族女士晕倒在地，绅士们将她们接住，一些人在低声窃窃私语着：“王太子已经……他才仅仅七岁……”

<于热尔> 跟了跟了，反应慢了我就殿后

此刻，宫殿内的佣人已经动了起来，国王和王后因为这悲伤的消息需要做紧急旅行，他们即将从凡尔赛离开前往巴黎郊外的默东堡。

在一片慌乱之中，一位贵族走了过来，他一副傲睨之势，穿着无可挑剔。他的假发安放得完美无瑕，而他的鞋子上的扣带更是闪闪发亮。他的表情严峻，仅带一丝满意之意。

<kp> 你们听到周遭的小贵族慌忙朝他问好：“下午好，费南尼克伯爵。”

<kp> 费南尼克伯爵对他们随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将目光锁定在了茹泊尔身上，他的凝视灼热而令人不适。

<kp> 茹泊尔过意志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伯爵的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2/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5/55（成功）

<茹泊尔>（好险 差点变成伯爵的情夫

<kp>（草 www）

<巴班>（被伯爵按在马车上亲）

<于热尔>【笑死了

<kp>（马车 伯爵 手.jpg）

<kp> 那么茹泊尔勇敢的抬起头直视费南尼克伯爵的凝视——伯爵的笑容变淡了，他眯起眼睛，嘴角的笑容变得僵硬，冷冷地看了一眼茹泊尔就移开了目光。

<kp> 他又打量了一下除了茹泊尔之外的其他人，朝着你们走来：“我是否认识诸位呢？我们或许曾见过面，你们看上去很眼熟。”

<kp> 虽然他使用着礼貌的用语，但是很明显，他的态度高高在上，嘲弄、自信而充满优越。

<于热尔> “下午好，费南尼克伯爵。如果有见过面的话，一定也只是我们单方面瞻仰过您的尊容吧。”学着周围人的态度向他问好，也仅限如此。

<巴班> “噢，我们这些人穿上了这套衣服就会像是一个人被复制了千千万万次一样。”

<巴班> “您或许已经见过我们很多次了。”

<茹泊尔> 低头行礼偷偷歪了歪嘴，“连几个无名小卒的样貌也能记住的话，可见大人平日里多么关心他人了，真令人佩服。”

<kp> 费南尼克并没有在意你们的嘲弄——至少表面上他看起来很平静，或许也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如此正式场合他需要保持着平静：

<kp> “我会记住我见过的每一个人，或许你们令我感到眼熟只是因为士兵之间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之后我会记住你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名字，马龙上尉。”

<kp> 马龙——你们注意到他握紧了拳头，他也不动声色地为伯爵介绍道：“雷诺，是这个小队队长。茹泊尔，布玛，巴班，于热尔，普雷西。他们都是优秀的士兵。”

<kp> “优秀的士兵——好的，优秀的士兵们。”伯爵的目光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深深停留着，“如果这样的队伍就是优秀的士兵的话……”

<kp> 他格外看了一眼于热尔。

<于热尔> 【早知道就不先开怪了】

<巴班> （笑得）

<kp> 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转向其他贵族和他们打着招呼：“下午好，王太子的遭遇实属遗憾，肺病，这太令人遗憾了。”

<kp> “我会亲自安抚王后的心情，让她不至于为男孩的死悲伤过度。”

<kp> “不知她是否曾听过宫廷内科医生里古一直在挖掘墓地？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医生感染了男孩？那可真是悲剧——一个不容原谅的疏忽。”

<kp> 贵族们流着冷汗应和着他，全然不顾里古医生明明在场，拼命指责着里古医生

<kp> 里古医生没有说话，在伯爵面前，他僵硬的像一块石头

<kp> 稍微谈了一会儿后，费南尼克伯爵对贵族们说道：“抱歉，我需要先离开了。公馆的晚宴还

需要一位主人，虽然王太子的事情让人感到悲伤，但是如果为此罔顾了另一些客人的期待，那便是新的遗憾了。”

<kp> 在询问过你们的名字之后，他都再也没有向你们投来任何眼神。现下他这么说着，向来时一样，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地离开了。

<kp> 立刻地，其他贵族收起装模作样，晕倒的女士从绅士们的怀里神采奕奕地睁开了眼睛，笼罩在这里的悲伤气氛一瞬间消失了，贵族们又低声交谈着、互相调笑着，从镜厅离开了

<巴班>（人均演员）

<巴班>（笑得）

。

<kp> “该死！”在其他人的走后，里古医生才恨恨地说道。

<kp> “现在王后绝不可能驱逐费南尼克了，”马龙上尉发出一声呻吟，抱怨道，“我们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来直接将费南尼克与印刷商谋杀案或者其他若干罪行联系起来，这样费南尼克才能够被公开起诉。”

<kp> “怎么办、怎么办……”他在室内焦急地踱着步，来来回回，忽然抬起了头。

<kp> “噢，宴会！对了，宴会！”马龙对着雷诺招招手，脸上恢复了一贯的严肃，“现在你们有了一个新任务，费南尼克的公馆位于普瓦西，你们需要潜入那里，就趁今晚宴会的时刻。”

<kp> “不许被看见，也不许引起任何怀疑。听着，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费南尼克，这个人非常危险，但是你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弄清哪里可以找到及缴获关于他的罪行的证据。”

<kp> “只要搜集到足够的情报和看到疑似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针对那座公馆来一次全面突袭，并利用他的罪证当场逮捕他。”

<茹泊尔> 伯爵走了之后茹泊尔迅速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好像什么脏东西终于离开了

<于热尔> “要是您在他记住我们几个人的脸之前说这件事就好了……”

<kp> 马龙瞪了你一眼：“你难道想直接闯入庄园吗？潜入他的公馆，潜入！”

<kp> 马龙向镜厅外经过这里的佣人要来了笔和纸张，给你们写下了一封授权信。

<巴班> “上尉你觉得，我们几个人乔装打扮看起来会更难以让人注意到吗”

<巴班> 搓搓下巴，看着自己和队友们发达的肌肉

<kp> “现在你们可以征用补给，只要是你们认为必要的物资——火药和大炮不在这范围内。”

<kp> 他将授权信交给了雷诺：“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普雷西> "我们或许需要得体的礼服和假面.....最好有一个化妆师"

<雷诺> 接下信点了点头，看向身后的队友们。

<kp> “如果你们是想假扮贵族潜入——这当然可以，不过邀请函你们要想办法自己解决，礼服和假面一会儿里古医生会为你们找来。”

<茹泊尔> “给我化妆...嗯，那化妆的伙计手艺可得好些。” 摸了摸自己的糙脸和伤疤

<于热尔> “邀请函可能比潜入还要难搞点。” 看了一圈周围的小贵族，又想起他们刚才在伯爵面前像孙子一样的反应。

<kp> 里古平复了一下心情，对你们点点头：“当然，凡尔赛宫这边我也有个房间，那里有许多礼服。”

<巴班> “不过如果潜入出岔子，被人认出是偷跑进来的，或许就要被送给现在穿着这身衣服的我们处置了。”

<巴班> “噢，古里医生，您真是大好人。”

<茹泊尔> “无论怎么潜入，换一身行头总是好的。” 点点头

<kp> “里古医生——” 里古带着假笑纠正你的发音。

<巴班> “噢，噢，好的！”

<kp> “还有别的需要吗？” 马龙问你们

<普雷西> "我们或许需要一点临时的礼仪补习，不然就算穿着这身礼服，进去行为举止也会一秒露馅。"

<于热尔> “前提是已经确定了假扮贵族进入而不是最简单粗暴的翻墙。” 认可普雷西的话，同时提出了更脑死亡的可能

<kp> “里古医生会给你们上课的。”

<kp> “那么，就这样。” 马龙环视着你们，“明天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kp> 他又鼓励了你们几句，离开了这里。

<茹泊尔> “礼仪吗...要老命了。” 耸耸肩，跟着大家离开

<kp> 里古则对着你们招招手，把你们带到了凡尔赛宫一处他的房间内。

<雷诺> 对着人的背影敬礼，然后跟着离开

<kp> “礼服——噢，礼服。”他招来一位女佣，为你们裁量了身体。

<kp> 女佣顺从地点头，一个一个为你们量过去的时候——

<kp> “呃……”她在于热尔面前停下了。

<于热尔> “您就这样量就可以了，虽然我比较瘦小，但是不会对您动手动脚的。”

<kp> “但是——好吧。”

<巴班> “没关系，他要是对你动粗，我率先把他从窗户上丢出去。”

<kp> 里古疑惑地看了于热尔一眼，但是他疲惫的精神状态让他没有多问什么。

<kp> 女佣量完尺寸之后，在里古面前低声报告，你们听见里古让她尽快改好几套合身的礼服给你们，随后女佣就立刻离开了这个房间。

<kp> “现在，为几个粗鲁的士兵恶补一下礼仪——真是艰巨的任务，不过要是能藉此抓住伯爵的小尾巴，我这点付出也算不了什么。”他打了个哈欠

<kp> “不过我仍然建议你们有一个或者更多人穿女式礼服，我这里也有提供假发，毕竟六个男性贵族一同进入庄园而不带女伴，着实少见。”

<于热尔> “至少一个的话，我来吧，当然最好有人跟我作伴。”

<kp> “嗯……我的建议是这两位，布玛先生和……普雷西先生？或者你们有自告奋勇的也可以”里古打量着你们的外貌，回忆刚刚马龙提到的你们的姓名，当然，他的眼神在被伯爵格外注意的茹泊尔身上停留的分外久。

<普雷西> “天哪！！我的小金丝雀看到我穿女装！！！！会！！！！”

<普雷西> 说了半截突然发觉不对劲，闭了嘴猛摇头

<巴班>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英俊来说，穿上女装一定会显得怪异。”

<布玛> “我……哎，好吧”

<布玛> 布玛丧气地说

<kp> “不过三位女士是正合适的，所以你们还需要一位。不如……这位队长？”

<kp> “或者，嗯，我看伯爵似乎很欣赏你。”里古对茹泊尔说

<雷诺> “我吗？”愣了一下摸了摸脸上的伤口。“不如，茹泊尔吧……”

<茹泊尔> “正因为伯爵那么在意我，热情的他恐怕会一眼看穿。”摆了摆手

<茹泊尔> 双手搭到于热尔肩上往前一推，“这小子的身材可要比我和队长哥俩合适多啦。”

<kp> “但我们的的确确还需要一个，不如这样。”他又让一个女佣找来四根木棍，和一个桶，“抽到最短的那一根的，就是贵族夫人”

<kp> 你们四个 rd100

<kp> 谁最小，谁做夫人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Babin 掷骰: D100=15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蒂埃里·雷诺掷骰: D100=77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 D100=96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 D100=33

<巴班> “噢”面目有些扭曲的看着自己手上的棍子

<巴班> “嘿，这样一来，你们三个得好好感谢我啊！”

<巴班> 把棍子随手一扔，很快想通了似的。

<布玛> “恭喜。”布玛看起来十分幸灾乐祸

<巴班> “你们三个人各欠我一顿酒！”

<普雷西> “竟然不能一起!!!”

<于热尔> “你们也得欠我一顿。”

<雷诺> “一起请了吧，三个人请一顿。”

<茹泊尔> “和贵族女士喝酒，成合体图嘛...”吹着口哨。

<kp> “咳，那么，我让女佣根据你们的身材改一套女装了，虽然你们看起来会比一般的夫人臃肿一些……但是被贬低的显然只有你们男伴的品味，没有人会侮辱一位女士。”

<kp> 里古又出去对女佣说了些什么。

<巴班> “那我要喝个痛快！”嚷嚷着

<kp> “好的，接下来，因为时间的紧迫，我们只能学习两个方面。”里古说，“基本的站姿和坐姿，以及舞蹈。至于用餐，虽然我不认为伯爵会准备餐点——即使准备了，你们也可以以减肥的名义拒绝它们。”

<普雷西> “事成之后好商量。”耸耸肩表示没意见

<kp> “首先是站姿方面，要挺直你们的脊背，收束肩膀，伸直脖颈，一举一动保持贵族的仪态。最重要的是，脸上时时刻刻带着微笑。”

<kp> 里古为你们展示了一下。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7/5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7/7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7/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9/75（成功）

<kp> 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形体已经变得僵硬而固定，其他人勉强可以靠着脑子生硬记下那些动作，普雷西和茹泊尔却缺少了这方面的天赋，做的歪歪扭扭，十分滑稽

<茹泊尔> “或许让咱多喝点酒反而能做得比现在好，哈哈哈。”尴尬的挠了挠头

<kp> “噢……”里古看起来很想说些什么，“不过已经要没有时间了，你们一会儿如果还有空档就多加练习，没有的话就自求多福吧。”

<于热尔> “你可以拿我们做些练习，我们保证不会笑出声。”

<巴班> “都是些什么东西……”僵硬的举起手模仿淑女的走姿，但走起来似乎颇为像一只海象。

<kp> “接下来是坐姿，依然是挺胸抬头——简单来讲就是保持着那样的姿态坐下来就好了，如果站姿都学不会，那么或许可以考虑一直站着，这样起码可以考虑少学几个姿势。”

<kp> “那么，下一项，交际舞，麻烦的贵族必不可少的东西。”里古抱怨了一句，“我简单教你们最常见的男步，和女步。”

<kp> 他为大家展示了几个动作。

<kp> 然后让你们现场练习，他一个一个指导。

<骰娘> KP 掷骰 雷诺、普雷西、茹泊尔+布玛于热尔巴班: 1D3=3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2=1

<kp> (好的，那么雷诺和巴班一组，普雷西和布玛一组，于热尔和茹泊尔一组)

<kp> 请灵感来验证你们的学习成果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49/6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52/6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39/5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31/75 (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6/70 (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44/70 (成功)

<kp> 看来你们对跳舞还是有天分的，也许跟舞步极其简单基础也有关系，一个个跳的有模有样，里古还格外夸赞了布玛扭得像个女人。

<布玛> “……谢谢。”布玛干巴巴地说

<kp> 女佣恰好也在这个时候把裁剪好的礼服送进来，分发给你们。

<普雷西> 率先拿起最适合自己的颜色，准备换上

<kp> “噢，那个，您的礼服比较复杂，请跟我出去我为您演示一下怎么穿。”她拉了拉于热尔的袖子

<巴班> 拎着自己的衣服一脸复杂

<于热尔> “行吧，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的不要太复杂，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穿这种东西。”

<kp> 女佣把于热尔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小声说道：“您请在这里换吧。”

<于热尔> “谢谢，这方面确实不大方便。”

<kp> 留在原地的你们拿到自己的衣服后，里古看了看发现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对你们说道：“我回去睡觉了……你们换好衣服就直接离开就行。”他脸上的白粉都已经盖不住黑眼圈了，看来的确是已经精疲力尽了。

<于热尔> 我尽快换了！

<布玛> 布玛也麻利地换好自己的衣服

<巴班> “祝你今晚能梦到个漂亮的好女人”

<巴班> 在不断的试错中颇为不顺利地套上了衣服，因为束腰而吸了扣起，脸上的肌肉又开始抽搐

<雷诺> 找了个地方尽快换上自己的装扮，刚刚的一通折腾甚至让自己的腰都痛了起来。

<布玛> 布玛顺手摸了摸你的细腰

<于热尔> 好家伙，我换衣服回来之后我也要摸

<巴班> “噢，这个东西，她们每天戴着这个不嫌难受吗？”抱怨

<茹泊尔> 有些粗鲁地换上这辈子都没穿过的衣服，然后毫不顾忌自己贵族形象地掏出酒壶补充水分

<布玛> “女士们为了追求美丽总是疯狂的……甚至有点可怕，可不要惹女人。”

<普雷西> 我打理好自己身上的礼服，尽量让它显得干净整齐没有皱褶和灰尘，并且试着活动一下看它能够有多大的行动范围，避免之后动作太大撕破衣服

<巴班> “这就是贵族的体面吗…”

<巴班> “恶，倒也是种奇妙的体验。”

<kp> 女佣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拿着一盒白粉敲了敲自己屋子的门，把于热尔叫出来：“我们应该可以回去了。”

<于热尔> “好的好的，不过没想到他们换衣服时间会比我还长。”

<kp> “毕竟也有几位……女士”

<kp> 女仆委婉地说着，和你一起回到了里古的房间。

<kp> “各位先生，我们现在需要抹上白粉，贵族们相当钟爱这样的妆容。”

<茹泊尔> “虽然平时也觉得你小子娘炮兮兮的。”喝着酒观赏战友穿完裙子，被于热尔吓了一跳，小声逼逼，“没想到真像那么回事。”

<巴班> “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女的啊。”

<巴班> 搓搓下巴

<巴班> “简直是完美的伪装”

<普雷西> “看来我们找到了不错的化妆师，至少能提高潜入的成功率了。”

<茹泊尔> “完美的伪装，嗯...”点点头，又嫌弃地看了看白粉，“不过涂了这玩意的话，比起装贵人，更像装死人似的...”

<雷诺> 雷诺沉默着，完全不知道该对这副场景作何评价

<kp> “虽然我也这么觉得，但您这话可千万不能让里古医生知道，他热衷于与贵族前沿风尚接轨。”女佣走向沉默的雷诺，按住他往他脸上抹粉

<巴班> “这玩意儿要是进到战场里，恐怕还没走出一步就被当成靶子吧。”

<巴班> 做了个 pong 的口型

<于热尔> “涂上之后更真实，比真的穿帮被发现了变成埋在地里的死人要好多了。”穿着从没穿过的礼服，哪怕是理应熟悉的女装也觉得新奇。

<kp> 女佣的动作看起来相当娴熟，三两下就为雷诺脸上涂满了粉，他的脸色变得惨白，看起来格外像一个狂热迷恋这种妆容的贵族——你们差点没有认出来，这是原本队长

<kp> 女佣又找了下一个目标，普雷西。

<茹泊尔> “涂完再成死人，出殡的时候需不需要涂第二层呢...跟在脸上砌墙一样。”托着下巴认真思考，时不时吹吹胡子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乔装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65（成功）

<于热尔> 好，那我开始往茹泊尔脸上抹粉，不用谢

<于热尔> 顺便把他的胡子也修一修

<茹泊尔> 胡子也请抹均匀

<kp> 她的动作依然干脆利落，迅速为普雷西化完了妆容：“女士们还要试试吗？”

<kp> 女佣问布玛和巴班

<巴班> “恶，我看易容效果挺好的。”

<巴班> “至少看得出来是一个人。”琢磨着雷诺现在的样子

<kp> 那女仆也迅速开始往你脸上刷粉，一边吩咐着于热尔：“剩下的那位‘女士’，也麻烦您帮帮忙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乔装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6/65（成功）

<kp> 同样是令人想多付给她几个苏的熟练动作，巴班感觉自己的思维甚至没有转过一个圈、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脸正在被女佣所摆弄的现状她就完成了乔装

<巴班> “阿秋”

<巴班> 看着女仆退后，忍不住偏过头打了个喷嚏

<kp> 而另一边，于热尔也接连为茹泊尔和布玛完成了乔装，你们现在都面色惨白，脸上涂着厚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白粉。

<kp> “还有这位小姐——”只差于热尔了，她握着刷子走过来。

<骰娘> KP 身后的影子似乎泛起了涟漪。

<kp> 虽然这次出现了一点小意外，她手抖了一下，刷子掉在了地上，不过她把它再度捡起来，多花费了一些时间修补过后，仍然顺利完成了乔装。

<布玛> “噢……如果这就是贵族的感觉，这可真不好受”布玛看起来很想伸手抹掉脸上的粉，但他忍住了

<巴班> 拿食指摸了摸脸上的白粉，很嫌弃地放到眼前搓搓

<于热尔> “如果是我自己来可能会更糟。”

<普雷西> “真想洗把脸……唉，算了，不化妆太很容易被发现。”

<茹泊尔> “咱们以后在军营食堂里整些面粉糊脸上，是不是天天能当贵族？”

<布玛> “恐怕你先会因为浪费食物被扣掉你的酒抵钱”

<雷诺> “说得倒挺对，但是我可不想再来一次”

<普雷西> “这玩意和面粉应该还是有区别的，不过……我可不想被厨子打。”

<茹泊尔> “噢！酒钱...那还是当个下等人更快乐。哈...” 刚想张嘴笑，但为了不让脸上的粉掉下来还是忍住了。

<布玛> “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这身衣服好累。” 布玛拿起放在一旁的假面一人发了一个。

<巴班> “哈哈哈哈” 看到茹泊尔的样子毫不留情地笑出声

<茹泊尔> 即便巴班是在笑自己，但也差点被带着笑起来

<茹泊尔> “我这土鳖也等不及去见识见识贵族们的宴会了。” 看向雷诺

<雷诺> 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于热尔> 我等着女仆给我们坐最后的确认后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前往下一个是非之地【

<kp> 你们在这里花费了四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六点了，花一个小时抵达普瓦西，加上预留的时间，应当是差不多的。

<雷诺> 那我总之就先带队出发

<普雷西> “第一次去那样的地方，还真是有点紧张……也只能说长痛不如短痛了。”

<普雷西> 我随时准备好和大家一起赴宴

<巴班> 因为放松笑了，现在还在束腰的收腹地狱中痛苦

<kp> “马车已经停到凡尔赛宫外面了……家里的男仆和车夫到时候会主动来接各位先生的。”

<kp> 女佣对你们嘱咐道。

<普雷西> “知道了，那我们先两两分组吧。”

<kp> 你们听从女佣的话沿着小路往外走，只要经过庭院、花园就可以抵达凡尔赛的郊外。

<普雷西> “我们还需要一个能仿照笔迹的人……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暴力行为。”

<于热尔> “各位有没有认识的贵族……之类的？”

<kp> “即使仿照笔迹恐怕是没有用的。” 女佣委婉地提醒道，“伯爵制作邀请函的纸张我们可弄不来”

<巴班> “嗯…即使笔迹能模仿，但是邀请函那种金贵东西用的纸恐怕不太好模仿吧”

<茹泊尔> “认识的贵族...咱是肯定没有的。倒是你们这些小子个个长得都不赖，没什么熟悉的贵族小姐之类的吗？”

<巴班> 转头看向进凡赛尔宫前被棒打鸳鸯的那位好同志

<布玛> “我可一点都不想认识那些娇滴滴的女人”

<茹泊尔> “现在你可也是娇滴滴的。” 指了指布玛的裙子

<布玛> “但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再说了，你见过这么高的女人吗？” 布玛白了一眼茹泊尔，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形，纤细、高挑，虽然腰细到完全不需要为束腰所苦恼，但是个头的确远超一般的女人，或者男人

<普雷西> “要是我知道她在哪里，倒也不必大费周章了。” 深深叹了口气：“目前我也只是听说她会来，至于在哪里，什么时候到，一概不知。”

<巴班> 刚想搓搓下巴的手在碰到皮肤的时候打道回府，交叠抱起。

<巴班> “嗯...船到桥头自然嘛”

<巴班> “先潜入进去，再想办法也是种办法。”

<茹泊尔> “那看来是只能碰运气了。” 搓了搓手

<布玛>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先过去” 布玛挠挠头，“在那边故意冲撞几个贵族我们偷偷拿走他的邀请函也可以”

<雷诺> 点了点头表示了默认他们的做法。

<kp> 那么你们商议过后，在女佣的建议下穿过凡尔赛的小道，来到花园，再往前就是庭院和马车停放的道路。

<kp> 来到花园的调查员可以进行一个侦查检定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6/4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7/6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1/6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2/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70（极难成功）

<kp> 那么只有于热尔和普雷西注意到了，在花园的另一侧的小路上，梅洛迪·伯努瓦，正独自一人，表情有些疑惑地打量着你们这个方向。

<kp> “普雷西……是你吗？”她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于热尔> 识趣地给小情侣让地，顺便告诉大家

<kp> 而雷诺，则受困于束手束脚的礼服，他摆弄着身体希望可以让自己在这套衣服中能够更舒服一点，但是衣服反而向他发起了剧烈的抗争，‘哧——’衣服的侧面开了一个小口。

<kp> 现在再回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祈祷没有人会发现这窘迫的一幕

<普雷西> “是我，亲爱的梅洛迪。”

<普雷西> 我见她身边没有别人。便阔步向前走到她身边，热情的牵起心爱之人的手：“一日不见，甚是想念……你的父亲呢？”

<kp> “我的父亲正在与其他贵族谈论政治，我便一个人在这里散散心。”梅洛迪在你靠近时微微睁大了蓝眼睛，“你的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

<普雷西> “我们被安排也来参加宴会了……你可以理解为是执行任务，总之，记得帮我保密就好。”

<普雷西> 想到之前的培训不禁露出苦笑，趁着短暂的相会叮嘱对方：

<普雷西> “我听说这宴会的活动内容非常的……梅洛迪，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在这样的场合，我可能无法时时顾及你，希望你能注意安全，不要被别人迷惑……”

<kp> “我的父亲从不让我参加宴会，他只允许我和年轻的小姐们一起玩。”

<kp> “不过，你要去的不会是……”她的蓝眼睛一下子变得有些水润，后退一步，悲伤地低下头：“我、我……”

<kp> 她啜嚅着说，声音颤抖。

<kp> 然后，她轻轻搂住了普雷西的肩膀，踮起脚尖，在他的侧脸上印下一个轻柔而短暂的吻。

<kp> “祝你好运，我的先生。”她轻轻地说。

<普雷西> “也只有这种时候才能感觉到你父亲的严格到底有什么用处了……诶，你怎么了？”

<普雷西> 对梅洛迪的眼神和吻有些措手不及，感觉有些茫然，但本能让自己点头回应对方，然后也轻轻拥抱了一下她，露出一个能让她安心的温柔微笑，因为已经反应过来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

<普雷西> “谢谢你，梅洛迪，让我们下次再会。”

<kp> 她又轻轻地抱了抱你，对你点点头，眼中噙满了泪水。

<普雷西> 我向她也点头道别，很快的又回到同伴们身边。

<巴班> 一位身材壮硕的淑女朝普雷西吹起来口哨，拍了拍他的肩

<普雷西> 感觉到队友的动作僵硬了一瞬，最后还是面不改色。

❖ 六、普瓦西之夜

在凡尔赛的郊外，里古家的男仆和马车夫主动迎接了你们，三辆马车朝着普瓦西驶去。

马车穿过圣日耳曼森林，向着位于巴黎西南的普瓦西匆匆赶去。现在是夏天，但是人流却很稀疏，并且其他旅客也都在匆匆赶路，他们甚至无法做出眼神交流。树影朦胧，野兽静谧。

抵达普瓦西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高大的房屋群环绕着广场，圣母教堂尖塔傲视着整座城镇，一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一路穿过城镇，通向费南尼克伯爵的围墙庄园。现在不过傍晚时分，普瓦西的街道上却空无一人。

马车在庄园外停了下来，男仆为你们打开门，可以看到外面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道，很多贵族不得不下车步行才能进入庄园

<kp> “请下车，各位先生。”

<巴班> 四肢不协调地挪下了车

<雷诺> 跟在后面下车

<于热尔> “这么多人倒是不错的机会，想办法搞上一张邀请函。”

<布玛>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和那些贵族稍稍擦过身，拿走他们的邀请函。”

<普雷西> “让我们看看谁是个那个幸运儿。”

<茹泊尔> ”那我也可得露两手。“跟在后面开始物色冤大头

<巴班> 一些对这些事一窍不通的淑女跟着四处张望

<布玛> “我先去试试。”布玛提着裙子走上前，很有技巧性的脚一滑倒在了一个年轻的贵族身上

<于热尔> 瞪大了眼睛进行一个学习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妙手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6/55（成功）

<布玛> “抱歉……”他假装柔弱的被贵族搀扶起来，在后面看的一清二楚的你们，能看到他手里已经多了一张黑色的东西，而小贵族则满脸通红，把他扶起来之后，左看右看不敢直视淑女。

<布玛> 他向小贵族道谢之后，朝着你们走来。

<于热尔> “比女人还像女人。”小幅度给他鼓掌

<布玛> “米拉波男爵及其夫人……”他打开邀请函扫了一眼之后放到了普雷西手里。

<kp> 那么茹泊尔可以过一个侦查

<巴班> “嘿，看到了吗，那小子脸红得像个番薯！”胳膊肘顶了顶茹泊尔开始笑

<普雷西> “喔，谢谢，这个确实是男士拿着比较好，你辛苦了。”收下了邀请函暂时贴身保管。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2/45（成功）

<kp> 茹泊尔四处打量，以自己刚刚学习贵族礼仪的经验来肯定附近的一个紧张四处打量，连男仆都没有带的年轻贵族像是一个乡下来的贵族。

<茹泊尔> 总之茹泊尔自然地向乡下贵族打招呼，“噢，朋友，你也是大老远来参加伯爵的宴会的吗？大家在这遇见可真是缘分，来来来，这是波尔多的上号红酒，虽然壶有些简陋，但里面装得可确实上等货。在宴会正式开始前，先生不妨赏脸来一起热个身？”

<茹泊尔> 嘴里叭叭地，一手将酒壶递到他面前吸引注意力，一手迅速往他口袋摸了过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妙手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7/60（困难成功）

<于热尔> “看样子还得再想办法弄两封邀请函……嗯?” 那我看戏台还未搭茹泊尔就已经戏瘾大发，有点吃惊。

<巴班> “怎么都这么熟练。” 端详着茹泊尔的背影

<kp> “哈、哈……你好，不对……是你好！实在对不起！” 他紧张地搓着手，一开口便是浓重的乡音，急急忙忙又放缓了语气纠正自己的读音后，他不停地道歉，连茹泊尔伸向他口袋的手都没有发现。

<于热尔> 已经晃悠过去准备迎接以外情况了，没想到比预想中还顺利。

<茹泊尔> “噢噢请原谅，先生这边染了些尘土，想必一路上比较颠簸匆忙吧。巴黎的家伙们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在这节骨眼咱们可不能掉链子。” 故意用上了加斯科涅口音，偷到邀请函后反手蹭了蹭他的衣服，假装在给他擦灰

<kp> “十分感谢您的美酒，但是如若沉醉在此地，无法赶赴伯爵的邀约就十分遗憾了。”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学着其他贵族的辞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听见茹泊尔的话松了口气，仿佛刚刚已经倾尽了他的毕生所学，“是啊，没错，住在凡尔赛就高人一等吗”

<kp> 他提起这个，口气中有些愤怒

<茹泊尔> “哈哈，可争口气别在宴会上给他们比下去咯。总之那些酒送给先生了，就当是…嗯，谢礼。” 拙劣地行礼道别，揣着信慢悠悠地回到了队友们身边

<kp> 他有些莫名其妙地跟你告别。

<kp> 那么你也拿到了一张邀请函！打开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年轻人的名字是‘扬’，同样也是男爵

<于热尔> “我记得上尉说，除了火药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报销。” 看他搭上了一瓶酒，倒也没有很亏

<巴班> “干得好啊，现在只差一张了”

<巴班> 我也看看有没有易于下手的目标

<kp> 侦查吧

<茹泊尔> “看来俺也是男爵大人咯。” 看完后跟其他人嬉皮笑脸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55（极难成功）

<kp> 那么巴班甚至还没有走出去！就眼尖的看到不远处有一张黑色的邀请函掉落，而离你们稍远一些的地方，似乎几个着急的男仆在转来转去

<巴班> 挪过去，假装自己的首饰掉在了地上，一并捡起首饰和那张邀请函

<kp> 那么你借着裙摆的掩护很顺利地拿到了一张写着‘弗雷曼维尔伯爵’名字的邀请函！

<巴班> 步步生莲一样扭回来，挤眉弄眼向我的好兄弟们展示手上的邀请函。

<巴班> “嘿，上帝保佑”

<雷诺> 吹了声口哨，意思意思对着他鼓鼓掌“比想象中能干，Lady”

<巴班> “...”带着笑容用力拍了拍雷诺的肩膀

<布玛> “没想到你的运气居然用在这种地方……就是丢了这东西的贵族估计急坏了。”

<雷诺> 以为对方不满意这样的称呼，思索了一下更正成了 Good girl

<于热尔> “弗雷曼维尔伯爵？”对着邀请函念了一遍这名字，能回忆一下我们对这位伯爵的印象吗方便大家扮演

<巴班> “没关系，还有两个丢了信函的贵族和他一起着急。”

<巴班> “他不孤单。”

<kp> 于热尔来个灵感

<普雷西> “你可真是恶趣味，要是他们碰头不知道会不会认为是连环偷窃。”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2/70（失败）

<kp> 那你虽然有所耳闻，但是之前忙于经商和服役的你并没有多加留意这些消息

<茹泊尔> “哪的话，他们得感谢我们才是，免了被那邪门伯爵的可疑宴会坑害。”义正辞道

<于热尔> “你们有谁认识这个什么什么伯爵吗，我估计这里认识他的人会不少。”

<于热尔> 这样让其他人也过一下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2/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0/5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3/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5/75（失败）

<kp> 那么成功的人可以联想到，曾经听闻这位伯爵是位相当激进之人，他激烈地拥护贵族所拥有的特权，并且向国王提出贵族应该只征收百分之一的荣誉税。同时他又很迷信国王的权力，认为只有国王才能维护贵族传统荣光，是坚定的君主制拥护者

<巴班> “嗯——我对这些老爷的事儿不感兴趣。”想了半天没什么印象

<于热尔> “好巧，我也一样。”想跟巴班击掌，想起来现在俩人都是女人，把手又缩了回去

<普雷西> “这位贵族老爷很激进呢，估计性格高调得很”大概简述一下想到的事情。

<巴班> “嘿”了一声

<巴班> “好兄弟。”

<巴班> 悄悄和于热尔比个同意的手势

<于热尔> 那我们偷偷击掌

<巴班> “噢，那或许，如果有个庄严的夫人就能让’他’少说点废话。”

<茹泊尔> “大贵族都是差不多的德行，不过因为拥护我们伟大的国王陛下这点，倒是比弗雷曼维尔给人的感觉舒服点。”也在一旁回想着

<于热尔> 那我看了我们一圈人，不知道庄严和夫人这两个词哪个词离我们更远

<于热尔> 叹了口气

<布玛> “请伯爵自己挑一位夫人吧”

<雷诺> 雷诺决定沉默

<于热尔> “请夫人自己挑一位伯爵吧。”

<于热尔> 站在巴班身后起哄

<巴班> 姿态别扭的挪到茹泊尔旁边，一脸“你赚了”的表情拍拍他的肩

<布玛> “恭喜升职，弗雷曼维尔伯爵。”

<雷诺> “不错，我觉得挺合适的。”

<茹泊尔> “实际上俺是更适合演些乡下小贵族的，既然如此...咳哼，好吧我是说，我很荣幸，我的夫人。” 挠了挠头然后自然地一转话锋，装腔作势起来

<巴班> “有我这么英俊的...恶，夫人。”

<巴班> “你赚了，兄弟！”

<普雷西> “你们两个，演戏留到宴会吧”

<普雷西> 摇了摇头

<于热尔> 因为听到上一句话还在说自己是夫人，下句话就变成兄弟实在太好笑，捂着嘴转过身去憋了一会儿才转回来【

<茹泊尔> “确实要比其他女士们强多了，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喜欢兄弟这样壮实的，额嗯...女性。”

<茹泊尔> 听到普雷西的话又轻咳一声，安静下来把精力留到后头

<布玛> “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分配？谁当这位男爵的夫人？”

<布玛> 布玛指了指普雷西

<布玛> 看向于热尔

<于热尔> “这样的话，布玛就跟普雷西一起吧，这样事后普雷西跟自己的恋人解释起来也方便。” 考虑到兄弟们之间最好不要有误会给出了自己的提案，却下意识忽视了性别方面的细节。

<布玛> “好！” 布玛挽起了普雷西的手，“男爵阁下。”

<普雷西> “亲爱的小金丝雀，我的女伴其实是个男人，哦，你放心，我还是喜欢女人的，只是我有苦衷。”

<普雷西> 干巴巴地念着可能会用到的话术。

<普雷西> “布玛女士，接下来请多关照了。” 摆出一副温和的社交用表情，这表情之后也得对其他贵族女性用上。

<布玛> “是这样的苦衷吗？” 布玛把自己的身体紧密地贴着普雷西，在他的耳旁轻轻吹气

<普雷西> “哎哟我的天，兄弟你别来这套。”

<普雷西> 被整得不寒而栗，背后一凉。

<普雷西> “我们赶紧走吧。”

<雷诺> 冲着于热尔伸出手

<巴班> 看着自己的手

<巴班> “嗯…或许我的儿子会高兴自己有了母亲的。”

<布玛> “好，好好”布玛得到满意的反应，放开普雷西，他看向雷诺那边，“那扬男爵及其夫人……我们要出发吗？”

<雷诺> “走了，亲爱的们，我们去参加舞会了”语气僵硬干巴巴的宣布。

<于热尔> 愣了一下，伸手搭在了雷诺的手上

<茹泊尔> 深呼吸了一口，然后回应着巴班和他站近

<kp> 你们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成功拿到了三封邀请函，当然，后果就会有三个贵族今天晚上会惴惴不安地担心被费南尼克报复

<kp> 你们手挽着手，勉强摆出贵族的姿态朝着费南尼克的庄园走去

费南尼克的公馆被一堵很高的砖墙所包围，墙顶覆有尖刺，遮住了视线内的大屋底楼；而二楼和屋顶则可以看见。仅仅打量一下高处，你们就发现那栋三层楼高的公馆似乎同时包含了古典希腊、中世纪和仿哥特式的风格。

费南尼克的公馆被一堵很高的砖墙所包围，墙顶覆有尖刺，遮住了视线内的大屋底楼；而二楼和屋顶则可以看见。仅仅打量一下高处，你们就发现那栋三层楼高的公馆似乎同时包含了古典希腊、中世纪和仿哥特式的风格。

在费南尼克庄园脸色惨白到如同死人（比抹了粉的你们还要白）的男仆检查过你们的邀请函后，你们穿过大门来到了花园。花园旁是铺有黑色石子的小路，在交叉路口处有着装饰用喷泉——喷涌而出的不是清澈的水，而是泛着粉红色的奇怪液体，温泉里有几个装饰用雕像。

<kp> 可以个过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7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4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2/6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1/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6/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1/65（失败）

<kp> 那么于热尔、茹泊尔、雷诺和布玛可以发现

<kp> 雕像的样子似乎与寻常贵族庄园内装饰用的雕像不大相同

<kp> 你们仔细观察了一下雕像，反感和恐惧同时从你们的胃里涌出来——这三个雕像分别你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伊卡洛斯、丘比特和圣母玛利亚，本应该是这样的。

<kp> 你们熟悉的神话人物，在雕塑师的刻画下让你们感到陌生。伊卡洛斯的眼神发狂，身后不是羽毛翅膀，反而是蝙蝠翅膀。丘比特在咬着普赛克的脖子。圣母玛利亚抱着她的孩子，她分离的嘴唇中獠牙清晰可见，她贪婪地注视着婴儿的头，似乎想一口咬下去。

<茹泊尔> 默默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忍住上去把雕像砸掉的冲动。

<于热尔> 即使对神话人物没什么刻意了解，也感到一阵不适

<雷诺> “……”沉默的扫了那边一眼，有些不适应的移开目光

<布玛> “唔，我说，我觉得……”布玛把雕像是给普雷西和巴班

<kp> 看到雕像的人都可以过一个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7/5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0/7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2/7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0/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1/60（失败）

<巴班> “怎么了？”转头看雕像去

<kp> 那么灵感成功的人可以回忆起来——马龙上尉命令你们来此搜集伯爵的‘罪证’，面前这个雕像，很显然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是大逆不道的。

<布玛> “这玩意应该也算一个费南尼克的罪证吧？”

<kp> 巴班可以过一个困难聆听

<茹泊尔> “上帝啊，这要是搁两百多年前，不得给伯爵大人上个火刑？”

<于热尔> 除了我们以外的贵族有什么反应吗

<茹泊尔> 小声逼逼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困难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10（失败）

<kp> 那你感觉花园里的玫瑰迷惑了你的鼻子，让你无法仔细辨别水池的异样

<茹泊尔> 看到自己的夫人在嗅着什么，自己也有样学样

<巴班> “嗯…这个东西，宴会完之后是不是就会被搬走？”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困难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1/27（成功）

<kp> 那么你绝不会闻错，粉红色的液体似乎是红酒——这个酒味儿香醇，看起来是纯正的好酒，但是有什么东西混杂其中，水吗？水有一部分，但是还有种格外令人不适却又熟悉的味道……是血腥味。

<kp> 这竟然是一池子酒、水和血的混合物

<普雷西> 我也走过去观察池水，看看其他人都在注意什么。

<kp> 你也可以过一个困难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困难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6/37（失败）

<kp> 那么因为周遭浓郁的玫瑰香，你没有发现这池水的怪异之处，即使它的颜色看起来分外怪异。

<于热尔> 我直接问他们几个查看水池的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于热尔> “我们也不要外面耽误太久比较好，可能会被怀疑。”

<普雷西> “确实如此，先进去吧。”

<kp> 至于其他人，布玛在打量着雕像，于热尔刚刚扭头去观察其他贵族的反应，巴班和茹泊尔都在这池水前面转来转去

<巴班> “嗯……这种粉色的东西总不能是放了什么红花吧”

<茹泊尔> “真是白瞎了一大坛好酒…罪孽太深了太深了。”摇摇头，仿佛这池子东西比起刚才的雕像更让茹泊尔气愤，并对跟过来的两人说，“这池子里混杂着水和酒，要知道我平时从不喝掺水的酒，更别说这里面还有不少血咧。”

<巴班> “糟糕的品味”

<普雷西> “血……到底是什么生物的血呢？”

<kp> 你觉得应该无法辨认出来。

<于热尔> “酒和水姑且还是能喝的东西，掺血进去就太……”

<普雷西> 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疑问，然后便沉默了，因为自己也不懂如何分辨。

<茹泊尔> “兄…我的夫人，你说的对，这主人家的品味真是糟透啦。”转向普雷西，“血大抵都是一个味儿吧。”

<普雷西> “也是呢，深究没什么实际意义，走吧。”

<布玛> “真是暴殄天物，贵族们享受着大量的特权却对这个社会毫无用处，在国家的都城明明还有吃不饱饭的人”

<布玛> 布玛看起来十分气愤

<布玛> “走吧，我一定要抓住这个伯爵的把柄”

<巴班> “走吧！”

<茹泊尔> 点点头跟着

<于热尔> 拖着雷诺队长跟上去

<普雷西> 我跟在最后

<雷诺> 跌跌撞撞的跟着于热尔走。

花园里的玫瑰品种繁多，海蓝色，青绿色，银色，草绿色等等都是你们从未见过的珍奇，但你们无暇欣赏眼前的景色，一同沉默地走向公馆的正门。这里也有一位面色惨白的男仆对着你们鞠躬。

而大开的大门内，是令你们意想不到的光景——

在大前厅上站立着一具保存完好，穿着教皇长袍的人类尸体！

它的右手被伸出了身前。你们前面，进入公馆的每一位客人都跪在无皮教皇的身前，亲吻他手上的金色渔夫戒指，旁边的一位管家服饰的男人对客人说了几句，他们苍白的脸上就流下了冷汗，满是痛苦地发着什么誓言。

<巴班> “这应该不是让人保密吧”

<巴班> 小声朝自己的丈夫说

<普雷西> “……真是令人不适的场景。”

<kp> 虽然你们是士兵，但是这样浑身没有皮露出下面筋和肉的尸体还是让你们感到反胃。sc
0/1d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3/70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0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6/60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3/70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0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7/80 (失败)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9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5/55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55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8/60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60 点

<巴班> “糟糕的品味，恶心的仪式感。”

<巴班> 又小声补充了对伯爵的评价

<茹泊尔> “恐怕是吧，但等我们把他们丢进巴士底狱，可就再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了。”厌恶地看着眼前的光景，小声回应夫人

<布玛> “哈……又一个罪证”

<kp> 那么你们要继续前进吗？

<kp> 但是你可以过一个侦查，巴班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8/55 (成功)

<kp> 那么你观察到，这座公馆的一楼是有许多窗子的，大面积灯光从其中透露出来，如果潜伏在墙下悄悄观察，可以把屋内的光景一览无余吧

<巴班> 我拍了拍一下茹泊尔的手臂，以一个淑女的礼仪遮住嘴在他耳边告诉他自己的发现，并隐

晦地指了指那些窗户。

<巴班> 再对我的队友们做个隐晦的手势指向墙根

<茹泊尔> 好丈夫心领神会，也转头向身后的两组眨眨眼

<于热尔> 那我们都靠眼神心领神会了

<雷诺> 指了指墙根确认了一下他们的意图，随后点点头，摸到边上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潜行为 30

<骰娘> 普雷西的潜行为 50

<骰娘> 于热尔的潜行为 70

<骰娘> 茹泊尔的潜行为 70

<于热尔> “有些事还是让更适合的人去做比较好。”对着巴班行了一个下午刚学的礼之后把队长的手交到他手上

<茹泊尔> 拍了拍巴班的肩，“兄弟家道中落，得去当男爵夫人咯。”然后轻轻松开了挽着的手

<巴班> “嗯，你的丈夫我很满意。”

<巴班> 一只手挽着雷诺的手臂，另一只手安抚的拍拍。

<巴班> “我的丈夫，也交给你了。”

<巴班> 像是什么临走前托付自己宝贵之物一样。

<布玛> “噗……”

<普雷西> “你们两个在这种时候这么入戏有何意义。”又开始不知所谓的吐槽

<雷诺> “……………噗嗤”

<于热尔> “……好。”掩着嘴看巴班入戏。

<巴班> “这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吧。”

<巴班> 自我认同般点点头。

<于热尔> 那我们重新包办婚姻完毕

<布玛> “那我们四个就留在这里？拜托这位男爵和他的夫人了”

<茹泊尔> “那么先生女士们，祝你们宴会中玩的开心。”这么说着摆摆手，准备遁入阴影。

<kp> 那么潜行组可以先过一个潜行 因为夜色的掩护可以多一个奖励骰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10=6

<骰娘> 茹泊尔掷骰 潜行: B=30[奖励骰:7]=30

<骰娘> 于热尔掷骰 潜行: B=92[奖励骰:0]=2

<骰娘> 普雷西掷骰 潜行: B=67[奖励骰:0]=7

那么借着夜色掩护和庭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你们贴着墙根潜行迅速把自己的身影融入夜幕，摸到了一处舞厅窗外。

而大门那边，雷诺挽着新妻子的手，走进了公馆，

管家对你们投来冰冷的视线，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冷冷地盯着你们，对着无皮教皇向你们做了个‘请’的手势

<巴班> “……” 恶，就挺恶心的。

<巴班> 对尸体模仿先前贵族的动作

<雷诺> 咧了咧嘴，抱着同样的心思模仿动作

<kp> 那么你们对着无皮教皇跪下，深吸一口气握住对方伸出来的右手，假装虔诚地亲吻他手上的戒指。

<kp> “忘却你们的身份、忘却你们的国家、忘却你们的忠诚、忘却你们的传统，离开这里之后，也要忘却今夜的一切。现在，对着教皇陛下说出你们的誓言，宣誓你们此时此刻一无所有。”

<巴班> 我以男爵夫人的名义发誓，我此刻一无所有

<kp> 管家的目光犹如一条毒蛇，在你们身上来回逡巡，他的嗓音沙哑冰冷，每吐出一个字，都有如刀锋在石雕刻下深深的划痕。

<雷诺> “我以我的名字，扬的姓名发誓。我将忘却一切，我此刻一无所有”

<kp> 管家深深地看了你们一眼，显然，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对你们轻轻点头。

<kp> “请前往舞厅等候，伯爵将在稍晚出席。”

<kp> 他为你指了方向

<雷诺> 牵住了巴班的手，用力捏了捏，向着舞厅的方向走过去

<巴班> 学着先前的那些夫人，适时地表现出一些不适和抹冷汗

餐厅的大门大开，窗户也是大开的，无论是前往餐厅的扬男爵及其夫人，还是窗户底下委身的一干贵族和夫人，都在那一刻看到了一副让君主制的拥护者们感到恼火和亵渎的光景

餐厅里放荡不羁的人群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假发和衣领歪了。虽然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是雪亮的。这些人都是贵族，而且都喝的很凶。他们围着餐桌，欢呼叫喊着。桌子上摆满了食物，有盘盘高叠的甜食，筐筐罗列的面包，以及一整只的烤鸡。

而在食物包围下的餐桌中间，则是一个满脸憨笑的男人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她戴着王后那种风格的假发，并且头发被高高的盘了起来，他打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样子。

<kp> 普雷西可以过一个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50（困难成功）

<kp> 你曾千里迢迢赶来凡尔赛和梅洛迪约会，那时恰好对回宫的王后惊鸿一瞥，你很确定这条裙子和你看到的王后穿的那一条一模一样，甚至有可能就是同一件衣服

一个女人正在抽打着他，她打扮成了路易十六的样子，穿着国王的那件或者说是差不多的一件貂皮饰边的王袍。

贵族们在一边鼓掌叫好，指着‘国王’和‘王后’指指点点、嘻嘻哈哈

<kp> 认为自己是君主制拥护者的人，可以对这样的情景 sc 0/1，可以小窗找骰子 sc 也可以公屏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4/55（失败）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4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0/70（失败）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9 点

<于热尔> 那于热尔在外面看着里面的不堪入目的行为

<巴班> “嗯，这就是舞会必要的娱乐活动吧！”

<巴班> “真有趣。”

<巴班> 忍住脸上的抽动，眼皮狂跳的棒读

<普雷西> “噗嗤”

<普雷西> 忍不住笑出了声。

<布玛> 布玛看起来一副很想鼓掌的模样：“噢……精彩。”

<kp> 那么雷诺和巴班，要走进餐厅吗？

<巴班> 来到这里不就是要走进去的吗，打算进去了。

<雷诺> 进去。

那你们走进餐厅，里面贵族们并没有在意你们的到来，依然嬉闹着。

正当这里的气氛达到高潮之时——

双开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并走进来了费南尼克伯爵。

<kp> 窗外的调查员都可以过一个困难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8/6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0/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1/70（失败）

<kp> 那么茹泊尔一直看着门口的方向，你认为你可以赌咒发誓他们并没有看到他的手倚靠在门把手上：门就这样在他面前打开了。

<kp> 房间里的气氛立刻变了。

<kp>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费南尼克，你们可以从这些贵族当中很多人的表情中看到恐惧和激动。

<kp> “我的爱人（Mon amour），”他对着那位男“王后”说到，“如此的美丽，而又如此的在劫难逃。继续吧。”

<kp> 女“国王”重新开始了鞭打，但它已不再是一场游戏。

<kp> 她狠毒地挥出了长鞭，将那个男“王后”抽打得浑身是血。

<kp> 当她沿着桌子抽打他时，他只能拼命地跑开，并把食物踢翻，踩烂得到处都是。

<kp> 他想向那些贵族求助，那些贵族却都无情地踢踩他，他哀嚎着，在房间里爬动着，经受了无数的鞭打和踢踩，他爬到了雷诺和巴班脚下。

<巴班> 看着那些被踩踏的食物和被打翻的美酒，缩了缩脖子，露出恐惧的表情。

<雷诺> 把巴班护在身后，悄悄的就只用眼睛观察了一下人的伤势。

<kp> 费南尼克捧起一杯红酒，闲适地看向你们的方向，当他看到你们的动作时，他皱了皱眉。

<kp> ‘王后’绝望的继续爬动着，他的声音渐渐虚弱。

<kp> 费南尼克这才抬起了他那修剪过的手。贵族们开始后退，而他们的鞋上则都是血。

<kp> 费南尼克弯下腰，将这个呜咽的受害者扶到自己脚边，吻了他一下，并揉乱了他的头发。

<kp> 然后，他把一杯红酒全部从‘王后’的头上浇灌而下

<kp> ‘王后’发出了痛苦的呜咽，但这可能只是这个人最后的气力。

<kp> 伯爵向贴身男仆做了个手势，而后者则召来了两位男仆。“照看好他。”

<kp> 他嘱咐道，之后男仆们便帮着这个受伤的男人，跟在贴身男仆的身后退出到了走廊。他们向左转之后，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kp> 场内立刻就又恢复了热闹，这个可怜的人很快就被忘记了。

<kp> 费南尼克挽着女“路易十六”的胳膊，并对她摆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我亲爱的陛下，现在是舞蹈的时候了。”

<kp> 女“路易十六”对他矜持地点点头，伯爵牵着她的手，走向了雷诺和巴班的方向。

<kp> “国王的陛下就交给你了。”他用冰冷的嗓音对雷诺宣布道，然后他向巴班伸出了手，“美丽的夫人，介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巴班> “噢，我，我想我很荣幸，尊敬的伯爵大人。”

<巴班> 模仿起了一些淑女的礼仪

<雷诺> 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对着伯爵微微鞠躬致意，看向了女国王的的方向，俯身，伸出了自己的手

<kp> 他牵起你的手，你感觉到那双手分外冰凉，。女‘路易十六’也有些颤抖地把手搭在了雷诺手上。

<kp> 伯爵领着巴班出餐厅，来到了隔壁的舞厅，而人群则跟了过去。再一次，门在他的面前被推开。

<kp> 窗外的调查员依然可以进行一个困难侦查，茹泊尔和布玛可以是普通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5/55（成功）

<巴班>（我要被伯爵按在马车上亲了）

<巴班>（救救）

<雷诺> “陛下，请。”示意

<kp> 女路易十六极力露出微笑，跟着你一同和伯爵前往舞厅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9/6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2/4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困难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35（失败）

<kp> 她现在嫉妒的恐惧、敬畏、害怕等多种复杂的情绪混合在一起，你注意到她的眼神还流露出

一种格外的疯狂，她此刻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太正常。

<布玛> “见鬼了！”布玛在伯爵走后才敢稍微大声的嘟哝，“我确信伯爵面前那扇门在以自己的意志凭空转动，天啊”

<于热尔> “他身上有见鬼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在这短短两天时间里。”同样不敢大声嚷嚷

<kp> 人群跟着伯爵涌向了舞厅，欢笑声开始从另一扇打开的窗户里传来，餐厅内空无一人，你们现在要怎么做？

<茹泊尔> “我们可不能放着兄弟们在里面不管。”探头看看教皇干尸前的男仆还在吗

<于热尔> “按照那位的记性，我们刚才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之后再凭空冒出来的话一定会被注意到的。”

<于热尔> 于热尔打算溜去舞会那边的窗户

<布玛>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不用去伯爵那一边，直接在屋子里转转，那些男仆又认不出我们！”

<茹泊尔> 点点头赞同于热尔，“绕到另一边，紧要关头大不了把这宅子的亮堂玻璃给他砸咯。”

<茹泊尔> 拍了拍，让瘦小点的于热尔先上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6/4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60（困难成功）

<kp> 于热尔虽然穿着裙子，但是她有着灵活的腿脚，借着茹泊尔的托举，轻轻松松翻越了窗台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60（成功）

<kp> 而在普雷西托举茹泊尔的时候，因为礼服的束缚，茹泊尔不能很好地展开身体，所幸普雷西稳稳地托举着他，并且恰如其分的用力帮他翻越，茹泊尔也顺利翻过了窗台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6/50（成功）

<kp> 布玛也同于热尔一样，虽然穿着裙子，却没有限制他敏捷的身手，他翻过窗台之后对普雷西伸出手：“来，我拉你一把”

<kp> 普雷西的攀爬可以获得奖励骰

<茹泊尔> 在窗边伸手准备接普雷西

<骰娘> 普雷西掷骰 攀爬: B=39[奖励骰:6]=39

<kp> 那么你借着队友的帮助，寻找好最容易攀爬的地方，直接一个翻越就轻松过了窗台

<kp> 现在餐厅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室内只剩下散落的酒杯，踩烂的食物，和在血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滑稽剧之后被丢掉的沾血假发。

<kp> 你们要怎么做？

<于热尔> 我也一样走出房门，但并不是去舞厅，然后在出门前还要先看看外面

<kp> 外面是空旷的大厅和矗立其中的无皮教皇，公馆的大门在客人们抵达之后就被关上了，管家也离开了那里，外面零星有几个打扫的佣人。

<kp> 餐厅对面就是舞厅，中间隔着面积并不算小的大厅，舞厅的门半掩着，热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kp> 于热尔可以过一个侦查检定

<茹泊尔> 茹泊尔稍慢些跟着来到了大厅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3/70（失败）

<kp> 那么你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只是觉得这个屋子的构造似乎有些奇怪。

<kp> 茹泊尔也可以过一个侦查 来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0/45（失败）

<kp> 那么你也一样，没能察觉这栋房子布局上的不合理之处

<布玛> 布玛捡起了假发，跟了过来

<布玛> “这东西，足以作为上尉所需要的证据了，该判点什么？蔑视国王罪？”

<kp> 来到走廊的普雷西也过一个侦查吧

<于热尔> “我相信只要正常人站在大门口看上一眼，都够伯爵先生喝一壶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65（极难成功）

<布玛> “但是那东西我们又运不走。”

<茹泊尔> “奇怪的是难道从来没正常人来看上一眼？”耸耸肩

<kp> 那么普雷西可以注意到，大厅附近的墙上有着些斑驳的血迹，以及一个无主红色手印。

<于热尔> “说得对，但是这东西也不是那么好藏。”我看了看布玛和自己的裙撑，若有所思

<kp> 你联想到刚刚被抬走的那位男‘王后’。

<kp> 这些斑驳的血迹沿着走廊，尽头是一扇结实的门，按照你们在外面所观察到的伯爵的公馆的形状，门那边的房间要么很小，要么里面有着通往地牢的楼梯。

<kp> 这些斑驳的血迹沿着走廊，尽头是一扇结实的门，以及门前的两个男仆。按照你们在外面所观察到的伯爵的公馆的形状，门那边的房间要么很小，要么里面有着通往地牢的楼梯。

<普雷西> “这个方向……或许有地牢？血迹都往那边去了。”说着指了指那扇大门。

<布玛> “想方设法地让它在裙子里挤一挤吧”布玛唉声叹气

<于热尔> “可惜有人在看守。”语气里倒是没有可惜的意思，甚至捏了捏指关节

<茹泊尔> “好极了，要是刚才那伙计还有一口气就可以拿来当人证了。或者那下面还有别的倒霉蛋，和他们留下的东西。”

<布玛> “以我们返回凡尔赛报告再将军队带回来的速度来看……指望他还活着不现实，不如指望他还穿着王后是衣服”

<茹泊尔> “你说的对。总之，只要想办法进去我们总能有些收获。”边说边盯着门前的两个男仆

<普雷西> “看来你们都要进去了？”

<布玛> “如果能保证伯爵不会发现的话……我倒是赞同。”布玛用眼睛瞟了一眼对面的舞厅

<茹泊尔> “在给这宴会闹点小插曲前，我们先去楼上看看？毕竟见不得人的东西不是在地牢就是在阁楼。”边说边慢慢往楼梯的方向去

<普雷西> “其他地方都逛一遍吧，以防万一。”

<普雷西> 我也跟着上楼

<骰娘> KP 身后的影子似乎泛起了涟漪。

<kp> 在你们离开餐厅想要上楼的时候

<kp>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楼梯上下来，他的目光锐利，远超过这座庄园其他让你们觉得仿佛是无生气的男仆，他打量着你们，缓慢开口道：“几位先生和夫人……你们要去哪儿？伯爵正在舞厅举办舞会，你们是为而来，对吗？”

<普雷西> “确实如此，但这豪宅与我所知的风格差距颇大，我们对它的装潢设计颇有兴趣，刚才热闹非凡的宴会让我们有些疲累，所以准备出来透透气再专心投入舞会——您可以认为是一种中场休息，那么，可以允许我们参观一下这里吗？”

<kp> “年轻人。”老人抚摸着自已的手套，你被他的目光注视着，浑身上下升起了刺骨的寒意，他的语气平淡，你仍然从中听出了一种警告的意味，“好奇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于热尔> 把自己准备好的说辞咽了回去，点点头，身子一歪手搭在茹泊尔肩膀上。“参与伯爵大人的舞会实在是所有贵族的荣幸，人数比我相信的还要多，刚才甚至险些被某些乡下来的乡巴佬踩到，好在没有受伤。”

<茹泊尔> “您知道的，我们都轻吻过了教皇的手背，关于伯爵大人的宅邸我们自然不会泄露半点出去。本以为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被准许进行，嗯...有限的参观。当然，如果先生您认为这不合礼数，我们当然不会强求。”识趣地后退了少许

<kp> “人类的宅邸充满着回忆。”他答非所问，“回忆在有心人眼里就是不言而喻的秘密以及……证据。亦或者称之为把柄”

<茹泊尔> “伟大的伯爵大人身上哪有把柄与秘密可言。”边说，我能仔细观察下老人的外表吗

<kp> 他头发花白，皮肤松弛、脸上显示着老态，除了那双令你不寒而栗的眼睛，外表毫无疑问是人类无疑。

<于热尔> 能对老人那句话过个心理学吗，证据或者把柄那句

<骰娘> KP 身后的影子似乎泛起了涟漪。

<kp> 他的语气平淡，你觉得你无法分辨出他的所思所想。

<kp> “也就是说，诸位是一定想要‘参观’不可了？”

<于热尔> “别光顾着聊天了，扶我回舞会那边吧。”

<茹泊尔> “看来先生是会错意了，我们尊重伯爵大人，自然同样尊重这个宅邸以及其中的所有人。您若建议我们就此打住，我们自然会将多余的好奇心吞进肚子里。”拙劣地行个礼

<茹泊尔> 然后准备离开

<茹泊尔> 挽着于热尔去舞厅

——巴班&雷诺——

巴班被伯爵挽着手，雷诺牵着女路易十六跟在后面，以及一些其他的贵族不敢离开费南尼克，你们一大群人呼啦从餐厅涌向了舞厅。

舞厅铺有一层镶木地板。墙壁四周则没有椅子可供跳舞的人休息。天花板上画着一幅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激烈景象，这与往常的天堂图案主题相去甚远。

在舞台一端的一个小高台上，站着一个矮小的侏儒，他身边有一个脸上涂着红色胭脂的交际花，紧紧握着他的手，低声安慰着他。

<KP> 伯爵在这个时候带着你们走进了舞厅，贵族们紧随其后，但是他们的神情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他们不喜欢这个房间，也不喜欢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KP> 费南尼克带着你们一走近，交际花便放开了侏儒的手，并走到了一旁。

<KP> “舞会即将开始了，是时候表演你的杰作了，迪特里希·赞，”费南尼克宣布道。

<KP> “是时候表演……域外之音了。”

<KP> 那个侏儒——迪特里希·赞怯缩着，样子跟被打了一样。

<KP> “我、我的音乐还没准备好……我练习的不够，您不会喜欢的。我的小提琴的弦旧了，最好换一根新的……”

<KP> 他语无伦次地给自己找着借口以逃避表演。

<KP> 费南尼克立刻瞪向了他。

<KP> 不知不觉中，像是牵线木偶一样，赞开始用手指拨弄起了指板，并将琴弓搭在了弦上。

<KP> 他划出了第一个音符，一个让所有人都踉跄着后退的刺耳哀嚎声。

<KP> 赞的表情几近要哭出来，他的手却不由自主地动着，刺耳的音符从琴弦上不断飘出，你们第一次觉得原来琴也可以拉的这么难听。

<KP> 贵族们惊恐地捂住耳朵，费南尼克却露出一个笑容。

<KP> 这时，交际花打断了这一瞬间：“拜托，拜托，我们可不能就着这个跳舞啊！让我们来一首婚礼进行曲吧！”

<KP> 她像是在模拟婚礼那样将伯爵和巴班的手牵在一起并举得高高的：“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KP> 她的计策奏效了。

<KP> 赞不知所措地停下拉琴，咒语被打断，而贵族们则大笑到哭，一部分人虚弱地滑倒在地上，嘟哝着“国王万岁！”或是“上帝保佑！”

<KP> 费南尼克就这样纹丝不动地站在欢呼的人群里，冷冷地看着她。

<KP> 他对这并不好笑的笑话露出礼貌性的笑容，但是他的眼睛却仍旧黑暗而冰冷。

<巴班> “??”不管多出色的士兵在这一刻都会很懵逼

<KP> “非常好，赛琳娜。”他缓慢的说道，深深看了一眼赛琳娜，随后转向了“但是你，迪特里希，会在盛大动物狂欢节上演奏音乐的，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的下一件衣服将会是那种乳猪款的。”

<KP> 赞低着头没有说话

<KP> “现在，舞会正式开始。”伯爵宣布道。

<KP> 几乎是在他话音结束的同时，房间角落的乐器就开始自发演奏起来，你们确信没有任何人在操纵这些乐器——也许只是你们所看不见的人在弹奏他们。

<KP> 是一曲交谊舞曲。

<KP> 伯爵转过身来，微微倾下身对巴班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巴班> 露出一个和刚才的演奏者相似的僵硬笑容，努力运用那些填鸭式的淑女教学，机械的将手放在伯爵的手上。

<KP> 伯爵拉着你下了舞池

<KP> 巴班过一个敏捷看看跳得怎么样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巴班？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65（困难成功）

<KP> 其他贵族也在这个时候纷纷邀请自己的女伴下了舞池

<KP> 女路易十六带着期冀的眼神看向雷诺

<雷诺> 看着他们的动作，看看旁边的女路易十六，微微俯身冲着她伸出手。

<KP> 很好，即使只经过了一个下午的学习，巴班也顺利掌握了舞蹈，得益于他灵活的身手，他的女步比场上大部分身体僵硬的贵族夫人跳的都要优雅。

<KP> 女路易十六矜持地点点头，搭上了你的手。

<KP> 你们也一起进入了舞池。

<KP> 雷诺过敏捷

<雷诺> 牵着女路易十六进入舞池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1/55（成功）

<KP> 那么雷诺也想方设法地拼命回忆下午的所学——万幸，他想起来了，还成功将他们运用于实践，你们跳的很顺利，没有撞到那边的伯爵及其‘夫人’，女路易十六明显松了口气

其他四人

你们走下楼梯，向着舞厅走去，由于要伪装成贵族的模样，生疏的动作让你们的行动很慢，但是即使这样，走到舞厅前背后的寒意还久久不能散去。

舞厅的门在你们面前自动打开了——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确定，这扇门的转动是它自主的想法。

你们步入舞厅的那刻，音乐戛然而止，舞池里的贵族都惊异地看向你们这个方向，伯爵在挽着巴班跳完最后一圈之后也停了下来。

<kp> “看来，我有几位迟到的客人。”

<kp> 伯爵对着你们说道。

<于热尔> 感觉在伯爵面前开口讲话都有暴露的嫌疑，只能先提着裙子行个礼以示歉意

<茹泊尔> 同样默默行个礼

<巴班> 很惊讶，但在撇了一眼伯爵后没选择开口说话

<kp> “好，很好。”伯爵用食指不停地敲着自己的拇指，“你们对于时间观念的精准超乎我的想象，让我想想你们叫什么……”

<kp> “弗雷曼维尔伯爵和米拉波男爵？真的很有意思。”他似是回忆一般说出这番话。

<kp> 巴班可以过一个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2/55（困难成功）

<kp> 那么站在伯爵身边的你很轻易地就可以发现，伯爵刚刚并不是在回忆，他的嘴唇在轻微开合，似乎说了些什么，他也许是……在和人沟通？

<kp> “弗雷曼维尔，我的好朋友，这是你第一次在我的宴会上迟到，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伯爵拍了拍手，一大群男仆从外面涌进来。

<kp> 他们朝着每位男性贵族都递出了一封黑金色的信封

<kp> 雷诺、普雷西和茹泊尔都收到了它。

<kp> 要打开吗？

<茹泊尔> 等其他贵族们拆开后才缓缓打开

<kp> 一些贵族忍不住打开，朝里面偷偷看了一眼，神情立刻变得很差。

<kp> 你也打开了它，这是封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邀请函

<kp> ‘费南尼克伯爵邀请您参加6月13日周六午夜时分凯斯的盛大动物狂欢节。（一行小字）如果您无法出席，将邀请您的妻女或者兄弟前来出席。’

<茹泊尔> 将信封内容给一旁的于热尔也看了看，随后郑重地收好

<雷诺> 慢慢的打开信件看了一眼，之后就放了回去，放在手里拍了拍。

<普雷西> 我也打开信件查阅内容。

<kp> “这将是最为精彩、永生难忘的一个晚会……我期待着各位的出席。”

<kp> 他打了个响指，男仆们又退出了这个房间，而伯爵本人也大步离开了房间

<kp> 之前一直在舞厅角落极力隐藏自己的存在感的交际花赛琳娜一下子滑到在地上，脸色苍白地喘着气，汗水从她的额头滴落，赞在她身边对她说些感谢的话。

<kp> 看起来像是派对结束了，贵族们急急忙忙离开，每个人都看起来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kp> 房间里又只剩下你们几个了

<巴班> “恶…”嗓子眼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巴班> “噢，你还好吧？”

<巴班> 凑过去问交际花

<kp> “我……还好，谢谢你……”她下意识地回答着你的话，而后抬起头看清了你的样子，

“噢，刚刚真的很抱歉，夫人。”

<巴班> 一时没反应过来称呼，顺着刚才自己的话说下去了。

<巴班> “你真是个机敏，有勇气的小姑娘！”

<于热尔> “这位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也最好不要留太久……。”如果有需要，我也去帮巴班，虽然跟他搭话的这人不熟

<雷诺> 往巴班的方向走过去

<巴班> “恶，不过怎么说我也是…嗯，有夫之妇。”

<巴班> “这样突然被宣布自己成为新婚夫妻，实在是有些……”

<kp> “谢谢。”赛琳娜在赞的搀扶下站起身，“我只是想尽可能的帮到他……”她指了指和她牵着手的手。

<kp> “噢，很抱歉，我以为您是伯爵的情人。”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巴班女装好看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50（失败）

<巴班> “伯爵对女士的包容真是…”

<巴班> “海纳百川。”

<巴班> “我第一次接触伯爵…伯爵他一直这样吗…？”

<巴班> 抹了抹不存在的冷汗

<kp> “是的……费南尼克伯爵很喜欢年轻的女孩，我也是落入他的圈套的人。”赛琳娜露出了有些悲伤的神情，“虽然我也因此结识了赞，但我拼命想要远离这个地方。”

<kp> 或许是在一位看起来表现善意的夫人面前，她才说了如此之多。

<巴班> “……”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表现出被夸年轻感到很高兴吗，思索 ing

<kp> “噢，不好，我们现在还在伯爵的庄园。”她面色一变，“我们赶紧离开吧，这里到处都是伯爵的耳目，那些消息总会进入伯爵的耳中……明明没有任何人在现场，我们不要久留。”

<巴班> 刚想开口说话的嘴闭上了，顺着她的话点了点头

<巴班> “我们走吧。”

<茹泊尔> 跟在同伴们身后准备快速离开

你们从公馆的正门走了出去——当然又一次路过了无皮教皇，穿过摆满邪恶雕像的花园，走

出正门，可以看到一副混乱的景象——大小贵族的车架堵在车道上，男仆来来往往忙于协调，恐怕想要彻底离开普瓦西，要等到凌晨了。

<kp> 赛琳娜和赞与你们告别，又对着巴班说了好几次抱歉才离开，她到最后也没有发现巴班是个男人

<普雷西> “可惜这次……”想到了那个令人生厌的老头，不禁叹了口气

<茹泊尔> “那种情况下被用那种好像非人般的口气威胁，咱们也是实在没法子啦。”走远后茹泊尔变回了乡巴佬的口气

<kp> 那么你们找到了里古家的车架，车夫表示这里已经完全堵死了，需要你们在马车上稍作等待，你们可以在车上稍微聊聊或者干脆睡个大觉。

<kp> 那么现在要聊些什么吗？

<于热尔> “大家还得穿着这身再回去，呃，忍一忍，布玛之前藏的那个没弄丢吧。”

<茹泊尔> 上到马车后把楼梯上老家伙的事也告诉了队长和巴班

<于热尔> 我松了一口气，开始掀他裙子

<布玛> “在这里”

<巴班> 一些夫人倒在了座椅上，又开腿一副大老爷们儿地坐姿。

<巴班> “什么东西”

<布玛> 他从裙子底下掏出来一个假发——掀开裙子的于热尔可以清楚看到假发是被卡在了裙撑里

<巴班> 我也把我在舞厅和餐厅的所见所闻告诉队友们

<布玛> “噗……伯爵的新妇”

<布玛> 布玛哈哈大笑

<普雷西> “藏在这，还能随便走动，不知为什么有点佩服你。”皱着眉看着假发。

<茹泊尔> “好伙计，这下叔叔我可总算能放下心了，那家伙下回兴许就不会用恶心的眼神在咱身上乱瞅了。”打了个犯恶心的哆嗦

<茹泊尔> “毕竟有了新宠。”

<巴班> 做了个干呕的表情，翻了个白眼

<巴班> “有自己想法的门，到处都是眼线，和空气说话。”

<巴班> “邪门的家伙。”

<普雷西> "还有那个【人类】的称呼.....真是处处透露着诡异。"

<茹泊尔> “哼，这么一想，在那宅子里见到的还真都不是人能办的事。”抖了抖已经被剃掉的气胡子，“要咱说，真想调些炮兵兄弟来把这给轰了。”

<于热尔> “希望上尉在得知这些证据后会这么做。”许了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摊摊手

<巴班> “加我一个！”做了个摇摇举杯的姿势

<雷诺> “那个‘路易十六’也不是什么正常的状态，明明是个上位者但是害怕过头了”

<布玛> “毕竟又不是真的路易十六，不过说实话，我想象中的国王就这样子，哈哈”

<茹泊尔>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跑这么趟，物证光只有那个假发，上尉兴许会摆臭脸吧。”摊摊手，听到布玛又在说国王坏话，直摇头

<普雷西> “而且描述这个假发相关的人物.....我想可能某些人会很难理解，穿女装的男人.....”

<布玛> “这不也是证据”布玛的手在茹泊尔身上摸来摸去，摸出那封邀请函。

<巴班> “或许可以让上尉亲自去一趟，看看那雕像。”

<普雷西> "哦，这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也拿出了邀请函

<茹泊尔> “这倒是。”有些别扭地对布玛点点头

<茹泊尔> “这倒是。”有些别扭地对布玛点点头

<雷诺> “不错的想法”

<kp> 你们在马车上闲聊着今夜的遭遇，又稍微睡了一会儿，叫醒你们的是车夫的声音

<kp> “已经回到凡尔赛了，可以下车了。”

<巴班> 一些夫人像是刚打完仗般头发杂乱，听到好消息后猛地坐起来

<雷诺> 睁开了眼睛，晃晃脑袋保持清醒，准备走下马车

<于热尔> 因为一晚上的经历，几乎没怎么睡着，半合着眼晃悠了一路

<茹泊尔> “从没想过这凡尔赛能让我这种小人物感到...嗯，怀念。那宅子简直是地狱。”

<茹泊尔> 跟在大家后面下了马车

❖ 七、策划与告别

男仆把你们领回了里古宅子空置的房间，又给你们烧好了热水，你们的衣服也还给了你们

虽然临时住宿提供不了太好的条件，住的也是佣人的房间，不过茹泊尔说得对，离开了伯爵

那恐怖的宅邸，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已经宛如天堂般安稳

一夜过去，吃了里古家的早餐之后，马龙上尉在大厅等着你们。

<kp> “昨天，你们有在费南尼克的公馆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只要是任何你们觉得可疑的地方都可以，”

<于热尔> “那可不止是蛛丝马迹了，简直就是回家看到母亲变成了蜘蛛。”

<雷诺> “或者说掉进了蜘蛛窝”

<巴班> “那位可丝毫没有掩饰的意思。”

<茹泊尔> “不如说事到如今没人发现才是最奇怪的。”

<茹泊尔> 边说 总之先把自己的那份邀请函给上尉看了

<于热尔> “首先是伯爵的宅邸，您只要走进门口瞧上一眼，就能看到那些邪门的雕像，还有喷涌着红酒和血液混合物的喷泉。”先从进门讲起，又补充了下雕像具体什么样子。“这还只是开始。”

<kp> “去那里的人往往是伯爵的追随者或者畏惧于他的权势之人……很少有你们这么胆大包天的。”

<kp> 马龙边说着，边接过那封邀请函：“这不是邀请函，这像是一封死刑判决书。”

<巴班> “噢，餐厅里由女性扮演的国王被男性扮演的王后像个…嗯…奴役似的抽打，在厅堂里爬行，被在场的其它人用脚踹。”

<巴班> 由于印象过于深刻，描述的顺序有些颠倒。

<巴班> “门口还放着扒了皮肤只剩下肌肉的教皇，进去要先吻过它手上的戒指。”

<于热尔> “啊，嗯，就如巴班所说，大部分人贵族都这样做了，而我们一些人选择了翻墙。”

<茹泊尔> “死刑，说的很对长官。动物狂欢节，动物恐怕指的是去参加的倒霉蛋们咧。”耸耸肩

<普雷西> “而且还以参加者的亲人们做要挟……真是做得很绝呢。”

<茹泊尔> “或许是那戒指有什么蹊跷。”顺着另两人的话说，“可是咱们的队长还有巴班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异样，难道是冒名顶替的缘故？”

<kp> “真是令人作呕的场景，光是听你们的描述就让人感到邪恶和亵渎。”马龙背着手开始踱步，“动物狂欢节……这真是个好机会，只要我们在当晚发起一次武装突袭，就能够抓获这个男人以及他众多沉溺于颓废和非法活动的跟班。这样一来，罪犯，证据和证人均可被一网打尽，足

以确保定罪。”

<kp> “你们现在是对费南尼克的公馆最了解的人，所以我将委任你们带头策划这次突袭”

<巴班> “我们并没有拿自己的名义起誓。”

<巴班> 搓搓下巴

<kp> “最多，我将提供给你们 50 名士兵，只在必要时他们才会知道自己的任务。武器和装备方面，大炮最多一门，火药需要太多的话，你们需要自己前往巴士底狱的兵工厂领取。”

<kp> “安排好这些，”马龙写下一张清单递给你们，“以及，行动时不准任何人离开，庄园内的每个人都要被逮捕。费南尼克伯爵必须被活捉，这样他才能接受庭审。”

- 何时开始突袭。
- 你们会在进攻开始前的何处集结你们的队伍。
- 你们发动袭击的时间点。
- 人员如何分配。以小组为单位吗？分别由谁来指挥每个小组？
- 每个小组的人员将分别布置在何处。
- 开始突袭的信号。
- 每个小组分别将如何突入庄园。
- 要确保的目标。

<kp> “庄园内每样东西都是证据，管好你们的手，不许私吞一针一线。所有东西我都必须过目。任何日记，书籍，信件，以及其他书面证据都要保存下来交予里古医生，他将会发起对费南尼克的诉讼。”

<于热尔> “那家伙会威胁其他贵族的家人，自然也有可能摸清我们的身份后动手，如果可以的话……”

<于热尔> “这期间最好能保护一下我们的家人。”

<kp> “这个自然，我会另外派一些士兵去保护他们”

<于热尔> 我能回忆一下，庄园的最外面的墙，是能以人力翻过去的程度吗

<kp> 是的，围墙大概 3m，如果互相帮助是可以翻越的

<于热尔> 把大家商量了一晚上【字面意思】的计划书递交给马龙上尉

<kp> “这是一份策划而不是一份计划。”马龙收下你的计划书看了看，“那么收到暗号的时间——暗号是什么？场内组、场外组和留守组分别由你们之中的谁负责呢，考虑好这些具体安排，我才会批准你们执行”

<巴班> “嗯…就我这腿脚，恐怕没办法顺利地潜进去。”直接否定了自己当场内组的可能。

<茹泊尔> “场内组首选自然是当时收到邀请函的三人，包括我在内。根据那邪门伯爵的记忆力，恐怕变更人选会有些风险。”

<普雷西> “确实是这样比较好，那么剩下的人就要麻烦你们留下驻守了。”

<巴班> 又起腰 “那我便带人驻守吧。”

<于热尔> “其他三人，巴班，普雷西，以及我于热尔分别负责 bcd 组的队长职位，具体人员分配需要我们确认 50 名士兵的个人情况，然后 e 组总共有四人，每人负责在突击后看守一面围墙。不过我要说的是，毕竟这件事情是您分配给我们的，并且非常危险，如果您不愿意批准执行，对我们，至少我这种平民的个人安全来说反而是好事。”

<kp> “……那就按你们的想法执行吧。”马龙摆了摆手，“对了，里古医生似乎有些帮助想提供给你们。”

<kp> “算不上什么帮助。”里古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我认为费南尼克的破坏行为以及他对王后造成的反常影响都必须停止。而且这个恶人有着难以置信的体魄，已经在决斗中杀死过数名男子；所有被杀死的人都比他高大且比他强壮。他是一个危险的对手，绝对不容小觑。”

<kp> “不过我仍然发现了疑似他的弱点所在。，在一次王家晚宴上，我注意到费南尼克对食物中的某些东西有着强烈的反应，并且这些东西还让他昏迷了好几分钟。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另一次的晚宴。”

<kp> “不过我仍然发现了疑似他的弱点所在。在一次王家晚宴上，我注意到费南尼克对食物中的某些东西有着强烈的反应，并且这些东西还让他昏迷了好几分钟。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另一次的晚宴。”

<kp> “我已经拿到了也许是跟晚宴中的配料相同的东西，它们已经被我磨成了粉末，如果你们

陷入危急，可以丢出粉末来让费南尼克瘫痪。”

<kp> “总之，祝你们好运。”里古把小袋子塞进雷诺手里，带着笑容对你们说着，看起来他的心情非常舒畅。

<雷诺> “感谢您。”看了看手心里的小袋子，冲人点了下头。

<巴班> 我看看小袋子的粉末有多少

<于热尔> “这么说起来，里古医生最近也尽量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好。”虽然最开始对这个医生没什么好感，但考虑到他提供的帮助还是出言提醒，“伯爵不是已经打算在王后面前抹黑您了吗，这方面也不要放松警惕。”

<巴班> “看来这袋东西可以分成三份给进去的人？”

<巴班> “不管谁遇到了危险都有用武之地了。”

<雷诺> “说得对，来吧。让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分开……就当是底牌。”

<巴班> “只有这么点，这难道是什么金贵的材料吗？”转头问里古

<茹泊尔> “嘿，至少比什么都没有要让人安心些。”瞅瞅粉末

<茹泊尔> “这要是能加到酒里让伯爵大人喝一壶不知会怎样。”

<kp> 可以对粉末过一个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2/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0/2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3/75（成功）

<于热尔> 说起来如果是跟晚宴中的配料相同的话，我能不能过个烹饪看看我能不能辨认出来

<kp> 成功的人可以发现，这是标准的烹饪调料，洋葱或是混合了其他的厨房常用的调味的东西。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烹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6/70（困难成功）

<茹泊尔> “洋葱...”意味深长地念叨着

<kp> 你认为这包含了洋葱、大蒜——还有其他调味的东西。

<于热尔> “洋葱和大蒜……嗯，我们还可以试着自己再做一些，可能不如医生这样专业，以防万一。”

<kp> “那么就多准备几份吧，我搞到的那一份一定要带在身上一些，在遇到费南尼克的时候，就把它丢出去。”里古很高兴地说着

<kp> 可以灵感这里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5/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9/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2/5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7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5/70（成功）

<kp> 那么你们认为——他和伯爵之间的相互仇恨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宫廷竞争对手的范畴，他只想要费南尼克滚蛋。

<于热尔> “我们一定会用医生亲手调制的粉末对付伯爵的。”

<kp> 他满意地点点头

<kp> “在你们真正开始突袭之前，别忘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马龙看着里古和你们交谈，忽然对你们说道，“亲临伯爵的公馆的你们应该比我更明白这次任务的危险性，要抱有死的觉悟。能在死前和家人们见上一面的幸运儿可不多。”

<巴班> “这玩意儿能代替弹药吗。”

<巴班> “就是全部填进炮弹里，炸开，让我们的好伯爵享受无微不至的关怀。”

<巴班> 看着那个袋子

<于热尔> “估计不够全部当做弹药吧……啊，确实该回去看看妹妹了。”

<kp> “如果四散在空气中，我认为反而会削弱它的威力”

<巴班> “害，我家那臭小子可没什么好看的。”

<巴班> “还不如去热热闹闹喝一顿，看看街头艺人的拿手好戏。”

<巴班> 哈哈笑着，摸了摸已经被刮掉的赛博胡须。

<巴班> “那真遗憾。”耸耸肩

<雷诺> 在讨论家里人的话题面前沉默了下去。

<茹泊尔> “没有家人的咱老茹泊尔，这时候反倒是轻松不少。”笑着灌了口酒

<雷诺> 想了想才开口。“不错，虽然不想让她们担心，但是不论成败我也想回去看看家人了，实在是太想她们了……”

<于热尔> “我们也可以陪队长一起的。”

<巴班> 似乎没注意到茹泊尔在喝酒，乘这个时候拍了拍他的肩。

<巴班> “你们还欠我一顿三人份的酒。”

<雷诺> “你不是还要回家看妹妹吗，我亲爱的于热尔”

<普雷西> “哦，你的记性过于好了……”目光游移

<于热尔> “这个……哎，也对，当然喝酒这种事也等到看过家人之后吧。”

<巴班> “噢，也是。”对于热尔

<巴班> “那我勉为其难的跟着队长去看看我的两个好侄女吧。”

<巴班> 搓着下巴，眼中闪着诡异的光

<雷诺> 没察觉到巴班眼中的奇怪的光芒看向于热尔眼神询问要不要凑一桌。

<于热尔> “恭敬不如从命，毕竟时间还有一周多。”干脆地答应了

<普雷西> “决定的话就出发吧，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的，随大家就好。”

<茹泊尔> “酒，哼哼，等咱们都回来后，倒是可以破例把我藏着的好酒拿出来。”对巴班

<巴班> “那可太好了”

<kp> 那么，在你们决定好先去巴黎接一下小狗狗、再前往雷诺家看他的女儿之后，便和马龙上尉以及里古医生告别

<kp> 凡尔赛到巴黎不算远，对于骑着马的你们来说路程就更短

<kp> 你们很快回到了军营

<kp> ——茹泊尔——

<kp> 在马龙上尉说出那句话时，你看到其他人流露出或是兴奋或是思念的表情，突然感到了孤独。

<kp> 你的爱人早就逝去，你感觉你的心也在那一天之后被深深封在了尘土里。

<kp> 现在你已经没有任何家人了，你又该往何处去呢？

<kp> 你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军营，身边的队友在外面等你，他们畅想着解散后该如何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只有你无处可去。

<kp> 但是这次回到军营，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狗狗——马尔贝欢快扑了上来，对你‘汪汪’了几声，它显然还认得你。

<于热尔> 那我先伸手 rua 狗！

<巴班> 我第二个伸手 rua 狗！

<雷诺> 从缝隙里面伸手接狗勾。

<于热尔> “要不要带上马尔贝克一起回去，队长的女儿应该不怕狗吧。”

<kp> 你们无耻地当着主人的面疯狂 rua 狗，狗勾虽然被 rua 地很舒服，但还是努力地想从你们的缝隙中钻出去找主人

<雷诺> (我不知道我女儿怕不怕)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露西怕狗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7/50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奥利维亚怕狗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4/50 (失败)

<kp> (都不怕！)

<茹泊尔> “他们有儿子，娘子，马子。”看看身边的同伴们，又看看眼前被自己用黑葡萄酒命名

的它，一把捧起来，“嗯...至少我还有狗子。”

<kp> 狗勾亲昵地蹭了蹭你的脸

<雷诺> “不怕，想带的话当然可以。”

<茹泊尔> “当然要带去了，我想队长家的姑娘们会喜欢的。”

<于热尔> “往好处想，你和你的狗子在一起我们都支持，但是普雷西和他的马子还要过老父亲那一关呢。”

<普雷西> “嘿，你这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茹泊尔> “能陪着孩子们一起与狗狗玩耍的话。虽说是别人家的女儿，我这老家伙多少也能体会到一些当父亲的乐趣吧。”对雷诺挠挠头，爽朗地笑道

<普雷西> “茹泊尔的心态真不错，我也得向你学学。”点头点头

<巴班> “嗯——这就是你提前体验带孩子的机会了。”

<于热尔> 那我们准备去队长家了！

<雷诺> 走了走了，带着他们回家

<kp> ——雷诺——

<kp> 你们在军营抱好了狗子，让它安安稳稳在怀中睡着，骑着马跟着雷诺回到了他在巴黎城内的家

<kp> 这里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舒适和温暖，更别提里面还有两个活泼伶俐的女儿在等着雷诺回家。

<kp> 你们下马时，听到清脆的女孩子嬉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茹泊尔> “光有咱的心态可不够，还得学会在酒桌上搞定你那边的老父亲。”路上拍了拍普雷西的肩

<kp> 打开门，两个女孩儿看到雷诺便立刻扑了上来：“爸爸！！你回来啦！”

<kp> “噢，这些叔叔是谁呀”

<kp> 虽然长相相似，你还是能一眼认出来，露西——在你的怀中探出头，好奇地看向后面的其他士兵问着你

<kp> “笨，肯定是爸爸的朋友”

<于热尔> “我们是雷诺队长的战友。”自认为长得比其他几位看上去和善一些，半蹲下来回答她。

<雷诺> “来了宝贝们——快给我抱抱。”

<kp> 露西看了你一会儿：“你是阿姨，怎么会是爸爸的朋友？妈妈从不让爸爸靠近女人”

<巴班> “可以叫我们叔叔。”看了一眼茹泊尔

<巴班> “或者爷爷。”

<巴班> 开了个奇怪的玩笑

<kp> “嘘，这是爸爸的小秘密，我们不能告诉妈妈”

<kp> 那么她们一左一右地扑进你怀里，和你抱了抱

<kp> “爸爸亲亲！”

<雷诺> “哎哟我的宝贝女儿……亲亲。”把脸凑上去和她们贴贴

<于热尔> 被喊阿姨没什么反驳的余地，抓抓脑袋尴尬地笑了两声

<于热尔> “哇哦。”

<kp> 那么她们一左一右地亲了你一下！然后从你的怀里跳出来

<kp> “哇，狗勾！”

<kp> 马尔贝克醒了，从茹泊尔的怀里跳下来围着两个小女孩转来转去

<kp> 看得出来，她们都相当惊喜

<巴班> “嗯…童言无忌”

<巴班> 拍了拍于热尔的肩权当安慰，随后又感慨到。

<巴班> “多漂亮的两只小鸟啊。”

<雷诺> 直起身，我找找玛格丽特在哪

<于热尔> “队长的人气看起来比马尔贝克要差上一筹。”

<kp> 玛格丽特似乎在厨房里忙碌，她听到了两个女儿嬉闹的声音手里端着一碗土豆汤走出来，知道是雷诺回来了，却似乎并没想到这么多人。

<kp> “欢迎回来，蒂埃里——嗯，这几位是？”

<雷诺> 对着于热尔指了指两个小女孩，摇头晃脑的炫耀着，比划着口型说。这可是我女儿

<普雷西> 心想着自己或许也可以和梅洛迪有这样可爱的女儿，只要能活着回来……

<普雷西> 想到这里眉头紧锁，双手抱胸一言不发，听到玛格丽特的声音才点头微笑起来：“夫

人，午安，我是普雷西。”

<于热尔> 头一次见队长这种看上去不怎么聪明的老父亲的样子，有点想笑

<雷诺> “啊，这些是我的队友们。在难得的假期，就一起回来看看”

<kp> “午安，我叫玛格丽特·雷诺。”玛格丽特看起来有些局促的样子，“嗯……是否还要留下来吃点午饭？我再去做几碗汤。”

<雷诺> “我去帮你吧……亲爱的们，和叔叔们好好玩，可别让他们欺负了你们。”

<kp> “谁要是敢欺负露西我不会答应的！”奥利薇娅蹦了起来，露西在一旁嘟哝着，“明明我才是姐姐。”

<雷诺> “受欺负了就打他们——不用留手。”

<kp> 你们在雷诺家吃了一顿不算丰盛但是足够填饱肚子的午餐，更何况还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作陪，热闹的家的感觉让你们觉得无比舒适，却也更想自己的家人。

<kp> 所以在午餐后，就相互告别，四散而去。

<kp> ——普雷西——

<kp> 尽管从性格上看起来不像，但你的确成长于一个修道院。

<kp> 院长在你小的时候收养了你，把你培养成神职人员，又在你决心进入军队发展的时候为你谋得了军队的职位。

<kp> 你再一次回到了巴黎郊外的修道院，你到达的时候是吃过午餐、下午的祷告刚开始不久时，你估算着他们的习惯，在外面又稍微等待了一段时间，等到休息才进入修道院。

<kp> 老院长看到你回来，并没有露出几丝意外，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欢迎回来之后，便温和地问你：“最近过的怎么样？”

<普雷西> “亲爱的院长，一切顺利……只是最近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任务，想要喘口气，所以回来看看您。”

<普雷西> 振作精神掩盖自己的顾虑，假装这只是一次久违的探望，露出笑容拥抱院长并亲吻她的脸颊。

<kp> “上主关爱世人，一定会垂怜你的，你不必太过担心。”

<kp> 老院长对你说道

<kp> “上帝的光辉会驱散一切邪恶的阴霾……”

<普雷西> “感谢您的祝福，主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想到他在庇佑着我们，我的心里也稍微

轻松了一些，果然来拜访您是正确的选择。”

<普雷西> 再次拥抱了院长，然后向她告辞

<kp> 你跟院长简短的说了几句，虽然没有太多交流，但修道者的虔诚和关怀却让你感到无比的宁静，你再次回到了军营。

<kp> ——于热尔——

<kp> 那么与其他队友不同的是，于热尔和茹泊尔一起回到自己的家，她或许是抱着一些同情这个老实人的心态，茹泊尔也许是想感受一些家的温暖——或者单纯是为了于热尔手中的好酒

<kp> 由于付不起城内的房租，于热尔在巴黎郊外租了个房子，她的妹妹（表面上是她的妻子，军营都见过的）居住在那里。

<kp> 回到家时，正巧碰上邻居扛着一把铁犁回来，他见是于热尔，爽朗地笑起来：“于热尔兄弟，你回来了啊！”

<kp> 妹妹泰雷兹这下便从门里探出头来：“姐姐！今天军队放假了吗？”

<kp> “哦，不，咳，我是说哥哥……”

<kp> 她这才注意到于热尔身后还跟着个人，慌忙地开始解释

<于热尔> “不，你应该喊先生，算了，怎么样都好。”

<于热尔> 拍拍她肩膀，看她很有精神的样子也就放心随她喊了。

<茹泊尔> “管咱也叫哥哥也没问题的，毕竟我和你哥是军队里的兄弟嘛！”

<kp> “嗯……先生……嘿嘿。”泰雷兹看了看茹泊尔和他怀里的小狗，“怎么称呼，这位哥哥？”

<kp> 她眨了眨眼睛

<茹泊尔> 对自己的长相心知肚明，没有凑太近，只是在于热尔的身后对他老婆（妹妹）笑笑

<于热尔> “后面这位是军营里的队友，茹泊尔，你去随便取些酒就可以将他打发了，封口费也一起付了吧。”

<茹泊尔> “茹泊尔就好。”点点头，同时伸出手把狗子凑近给泰雷兹看看，“瞧你老公说的话，实际上肯定是我准备了好酒吧，看在这可怜小家伙的份上。”

<kp> “咱们家的酒可是要两个利弗尔呢……”泰雷兹嘟哝道，“好吧，看在这只可爱的狗的份上”

<kp> 她旋风般的进入了厨房，很快又拿着一瓶酒回来

<kp> 打开塞子，茹泊尔闻了闻，确实没有骗人，在城外的小酒馆大概要 2 个利弗尔才能喝到，黑心些的还要多付 10 苏

<于热尔> “谁的份都不用看，掺水也没问题。”当然水是不会掺的，拥着妹妹进屋了，让茹泊尔自己进来自己关门。

<茹泊尔> “要是你家的酒掺了水都能这么香，我觉得倒是没什么问题。”

<茹泊尔> 跟在后面带上了门

<kp> 屋子里，泰雷兹确实是在准备晚饭

<kp> 可以看到她精心地把面包切成了好几个小条，有几份被放到一边，似乎是要存放起来的样子

<kp> “既然姐……既然先生回来了那就多吃点，您是当兵的，需要力气干活”

<kp> 她兴高采烈地把那些要存起来的面包又放到盘子中，也顺便给茹泊尔准备了一个盘子

<kp> “晚餐简陋，不过配着我们家的酒也很香！”

<于热尔> “这可是比留在军队跟他们抢土豆汤要好上不少，不用客气，这种好事就这么一次。”招呼妹妹先不用忙了，拖着椅子坐在她旁边一起吃晚饭。

<茹泊尔> “谢谢，谢谢年轻的夫人。”吃着面包，“想当年我家那个也是这么贤惠…”

<kp> 泰雷兹乖顺地坐下来，陪着你一起用餐

<茹泊尔> “就这么一次吗，哎，也是，打扰小夫妻总是不太好的。”挑了挑眉，“作为过来人，老兄弟我想给个好心的建议。”

<于热尔> “下次你手里那瓶东西就要收钱了，所以是就这么一次。”

<于热尔> 用餐叉敲了敲他的瓶口。

<茹泊尔> “赶紧要个孩子吧。”说完，在他敲瓶口之后，迅速又给自己灌了不少

<于热尔> “……”

<于热尔> 那我把餐叉插在茹泊尔手背上，然后自然地拿过妹妹手上的餐叉继续吃饭。

<kp> “啊、呃……”泰雷兹沉默了，用手抓着面包继续吃。

<茹泊尔> “噢…但愿这个餐叉不用收费。”有些小疼，将手缩了起来

<于热尔> “那当然是我们家的东西。”快速吃完了自己那份面包，从妹妹看不到的角度对他竖了个中指

<茹泊尔> “我看呐，好心的姑娘一定比你丈夫长寿！等老了还是得有自家崽子来陪，不然只能像俺一样和狗狗相互取暖咯。”见饭吃得差不多，在被丢出去前，对弟妹小声叮嘱

<kp> “我、我……” 泰雷兹一下子红透了脸，干脆跺了跺脚就跑进厨房收拾餐具，也不阻拦外面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

<kp> 于热尔家的晚餐就在偶然发生的、不为人所知的流血与暴力的事件中过去

<kp> ——巴班——

<kp> 你回到了家，但是家里并没有人

<kp> 你的养子凯撒现在应该正在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学习医学，你向来为他的优秀感到骄傲，但是此时此刻你不禁有些想念他。

<kp> 推开家门时，一封信从门缝中飘然落下。

<kp>

“尊敬的父亲：

蒙彼利埃的阳光近来非常充足，每一天都是让人感到愉快的绝佳的好天气，我希望巴黎那边也能是如此。不知父亲的手最近还有没有感到疼痛或是其他的烦恼？多多在太阳下行走也许有助于缓解您的疼痛，希望您可以身体健康、生活顺利。

我的学业也十分顺利，每日都能学到许多新知识。这里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十分友善的人，我们都希望毕业之后能够为法国的人民有所贡献。蒙彼利埃的生活节奏十分缓慢，因此大家也都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友好相处，我听说巴黎及凡尔赛那边的形式令人感到担忧，希望父亲可以保护好自己。

您的孩子 凯撒”

<巴班> 拿着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脸上忍不住露出欣慰地笑来。

<巴班> 那我去房间取来纸笔，没怎么思索的提笔就写。

<巴班>

“臭小子，你老子我好得很。

整天研究算什么事，去找找漂亮姑娘，再和朋友去好好喝一顿，四处玩玩。整天闷在屋里小心闷出其它的毛病。

这些钱你就拿去好好玩吧，多在娱乐上学学我！可别在那边给我省吃俭用的了。”

<巴班> 随信附了目前大半的钱。

<巴班> 写完拿去寄了就拍拍屁股去看街头艺人耍手艺了。

<kp> 那么你的爱都随着你的信和你的钱一起寄往法国的南部，虽然没有家人在身旁，但是因为

着远方的牵挂和寄托，你并不感觉孤单。

❖ 八、动物狂欢节

你们在开战前短暂的小长假尽情享受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当然，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6月12日晚你们归队集结士兵，于6月13日一早就开拔前往普瓦西

大约中午十二点，你们按照计划，在圣日耳曼森林中扎营。

派出去的侦查人员很快归来，报告你们，有一群男仆们赶着包含马，骡子，牛，猪，羊，鹿和狗等在内的众多动物穿过费南尼克的公馆大门。

他们粗暴地对待着这些动物，拖拽着套在它们脖子上的绳子。这些牲畜对进入庭园都显得犹豫不决并且都发出了阵阵恐惧的叫声。而蛮横的男仆们则很快使用鞭子让这些动物变得屈服。

<kp> 要在几点前往费南尼克公馆附近 200m 处呢？

<于热尔> 先确认一下我们的军火情况，巴班最喜欢的大炮带了吗

<kp> 带了，你们亲自去巴士底狱的兵工厂申请的，并且吭味吭味运回了军营，现在又带到了普瓦西

<于热尔> 时间方面的话，队长有什么想法吗

<巴班> 我觉得是在贵族进去之前人不多的时候或者进去之后再从远一点的地方凑近

<雷诺> “鉴于安全考虑，我们等到天差不多黑下来的时候，那些贵族都在享受他们那该死的闲暇时光的时候再靠进过去准备突入。到时候自己每个人都机灵点。听明白了吗”

<kp> 士兵们大声地答应你：“是的，长官！”

<巴班> “是的，队长。”

<巴班> 笑了笑，站在自己负责的小队前等待出发。

<kp> 那么你们按照定好的计划，在天黑之后才靠近庄园。与此同时，接到邀请的雷诺、普雷西和茹泊尔，也就是 A 组做好了进入庄园的准备。

<kp> 里古家那个化妆很好的女仆也被你们带来了，她在你们现场换好衣服后开始忙碌地为你们化妆

<kp> 过了接近一个小时后，她从茹泊尔身前站起来呼出一口气：“大功告成，几位贵族先生们”

<kp> 你们现在脸上又被抹上了一道厚厚的白粉了。

<雷诺> 带着完全不能呼吸的皮肤站起身准备进场

<茹泊尔> “但愿弟兄们一会儿冲进来别把咱们也按地上了...”活动下筋骨跟在队长身后

<巴班> “嗯~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认错的。”搓搓下巴

<普雷西> “我希望我这辈子不会想再有抹这玩意的机会。”皱着眉头抱怨

<普雷西> “我希望我这辈子不会再有抹这玩意的机会。”皱着眉头抱怨

<kp> 你们穿好厚重的礼服，拿好邀请函，再度确认过名字后便一人一辆马车驶向费南尼克庄园

<kp> 前面已经有其他客人们马车到场了。

<kp> 费南尼克出现在前门处，亲自迎接着每一个人。

<kp> 男仆们把马车挡在大门口，一次只让一辆通过。

<骰娘> KP 掷骰 茹泊尔普雷西雷诺: 1D3=2

<kp> 那么米拉波男爵的车驾稍稍靠前。

<kp> 在男仆为你打开车门的时候，你看到他掩盖不住的颤抖和恐惧。

<kp> 费南尼克的管家——就是那天的老人，在旁边意味深长地对你笑了：“这位先生，请摘下您的假发，然后，戴上我们为你准备的假发吧”

<kp> 你可以看到他手中提着一只猴子的脑袋，里面原应有的脑髓和血浆已经被挖空了，但还是残留着许多红或白的混合物

<kp> 而他的脚边，还有更多的动物的头颅——老虎、绵羊、狼、狐狸、猪……

<普雷西> 有些不明所以的多看男仆几眼，心里有点不太妙的预感，假装没察觉到什么，然后转头应付老人，看到动物头颅之后尽量保持冷静，依他所言摘下假发：

<普雷西> “是这样吗？”

<kp> “是的，然后请戴上假发吧。”

<kp> 他把那只猴子的头颅递给你

<kp> 费南尼克在旁边冷冷地凝视着你，盯着你的动作

<kp> 老人继续说：“从进入费南尼克的公馆开始……您就是这只猴子了。不，您本来就是只猴子，难道不对吗？”

<普雷西> 内心深处非常反感，但表面却甚至露出了营业性的假笑，故作冷静的接过戴在头上，尽量不去在意费南尼克的目光。

<普雷西> “是的，您说得对。”

<kp> “小猴子，欢迎和我们一同共度今晚愉快的……动物狂欢节。”

<kp> 他侧过身，给你让出了进入庄园的道路

<普雷西> 戴上头套之后赶紧快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先行一步进入庄园。

<骰娘> KP 掷骰 茹泊尔雷诺: 1D2=1

<kp> 那么下一位——弗雷曼维尔伯爵

<茹泊尔> 尽量优雅地走上前去

<kp> 他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绵羊的头颅：“这位先生，请摘下您的假发，然后，戴上我们为你准备的假发吧”

<茹泊尔> “相信您已经将这可怜畜生的脑袋清洗干净了，不然我那干净的脑袋可要哭泣了。”边说边摘下假发

<kp> “您说什么呢，这不就是您的头吗？难道……您还会有第二个头颅吗？”

<茹泊尔> 配合地接过头颅戴上，“行吧，我是说，是的。老羊儿已经迫不及待赴宴了。”

<kp> “希望您可以享受今晚的动物狂欢夜。”

<kp> 他也为你让开一个进入庄园的道路

<茹泊尔> 向管家行了个礼，跟上猴雷西

<kp> 那么雷诺的车驾紧跟着在公馆门口停下

<kp> 管家拎着一只猪的脑壳刚要说话，伯爵便开口了

<kp> “我认识你，那天与国王跳舞的那个人。”

<雷诺> “是我，感谢您能记住我，这是我的光荣”

<kp> “而且您的夫人现场与我结为夫妻……为了补偿您，今夜就用这个吧，好歹不会那么担惊受怕。”

<kp> 他指使着管家拿起一只老虎的头颅，意味深长地说

<雷诺> “啊……是这样的吗。真让我感觉到了受宠若惊……”有些惶恐的给人鞠了一躬“感谢您

的慷慨……”

<kp> “请吧，百兽之王，享受您的欢宴吧。”

<雷诺> 可以带上虎头套进去吗，不敢多说话

<雷诺> 带上了虎头套，进入庄园

<kp> 进入庄园的三个人可以看到——沿路都有着男仆，在你们前面的贵族，已经完完全全保持不了属于贵族的体面了

<kp> 他们四脚着地，或是驴叫，或是狗叫，或是猪叫地爬进了屋里，具体要取决于他们扮成了什么动物

<kp> 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过一个意志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8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2/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1/55（成功）

<kp> 那么除了普雷西，另外两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和贵族一样行动

<kp> 普雷西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你的心底油然而生

<kp> 你是猴子的代表，是猴子们的骄傲！只有你才可以参加伯爵的宴会！

<kp> 骄傲吧！欢呼吧！以自己最原始的姿态前进吧！

<雷诺> 我能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保持着正常的姿态进入会场吗

<kp> 你看一下，没有，完全没有，这些整天沉湎于快乐，除了为了权势和所谓的荣耀勾心斗角的贵族，根本没有你们一般强大的意志

<茹泊尔> 我总之先四脚着地，同样观察一下有没有还正常的人

<雷诺> 我也开始四脚着地

<kp> 他们抵抗不住‘身为动物’的本能，四脚着地前进着

<普雷西> 那么我要做一只快乐的小猴儿，我抓耳搔腮蹦蹦跳跳

<kp> 那么你们或爬、或蹦地进入了主屋，走廊的地板上已经摆好了巨大的酒槽。

<kp> 一些人畜开始酗酒，并且很快便酩酊大醉。

<kp> 普雷西再过一个意志

<茹泊尔> 我随意地咩咩着，给雷诺一个眼色，就加速混到畜生堆里了

<kp> 另外两个人要喝酒吗？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1/55（成功）

<雷诺> 我不喝。

<茹泊尔> 我...

<kp> 那么你模模糊糊升起了一种属于人类的本能，抵抗住了酒的诱惑

<普雷西> 猴儿不喝酒，猴儿吃果子！

<普雷西> 我坚定着作为猴的原则然后远离了酒

<茹泊尔> 咬咬牙，对着酒摇了摇头，不稀罕狗伯爵的酒。

<茹泊尔> 我到处蹭地板装作羊吃草一样，同时注意着四周，等着伯爵和他的管家出现

你们到达的时间稍晚，这座公馆在茹泊尔和雷诺看来就像一个疯人屋一样

贵族们将自身置于如此卑劣的本能之上，他们完全变成了一只忘记人类自尊的野兽。所有的家具都被推到了各自房间的角落，而狂欢节的动物们则在房间之间纵情奔跑。食物和寝具都已摆在了地板上。客人只能用嘴吃东西并且很快便沾满了食物的污渍。

骡子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鹿变得容易受惊而到处乱窜。

每一处角落，都有客人像动物一样在发情着。一些猛兽争吵并打斗，试图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一群打扮成狗的客人很快集结成了队伍。朝着打扮成绵羊的人扑来——

<雷诺> 混入兽群尽量不参加斗争，并且开始小心翼翼挪动

<kp> 茹泊尔，过敏捷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4/45（失败）

<kp> 雷诺要做什么吗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情况

<雷诺> 我能过去接近那群狗吗，扑一下

<kp> 可以！你也过一个敏捷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7/55（成功）

<kp> 那么在狗群凶狠地扑向羊群，即将把四散窜逃的羊群中落在后面的茹泊羊撕碎时

<kp> 在场唯一一只老虎冲向了狗群

<雷诺> 咬最前面一只狗

<kp> 它作势要吃掉这群鲜美的狗肉，原本表现得无比凶猛的狗群立刻溃散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贵族狗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3/40（成功）

<茹泊尔>（真就狗贵族）

<kp>（狗贵族笑死）

<kp> 那么你面前的狗惊慌地逃跑了！

<雷诺> 我能把茹泊尔叼(?)到一边自己享用(?)吗

<kp> 那么这只老虎在狗群离开后，扒拉着老弱病羊到角落，开始享用起战利品

<雷诺> 不是真的享用，意思意思啃两口。

<茹泊尔> 老羊很配合地被叼走，时不时还扭几下做做样子挣扎

<kp> 那么另一角——猴雷西抵抗不住自己的本能，他想爬树，想摘果子！

<kp> 这附近没有树，只有三层楼可以攀爬

<kp> 猴雷西顺着打开的窗户跳了出去，攀着窗户想要攀爬

<kp> 过一个敏捷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6/70（失败）

<kp> 那你毕竟不是真的猴子，上窜下跳，抓耳挠腮，大脑的欲望被未经大自然训练的身体所阻止，你在爬到一半时，就手一滑从一楼多一点摔了下来

<kp> 一个 1d4+1 的伤害，请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1D4+1=4+1=5

<kp> 那么你摔得很重，直接断了一只胳膊。左臂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剧烈的疼痛中，你感觉好像回忆起了什么

<kp> 请过一个意志看看能不能清醒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5/55（失败）

<kp> 但那种回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你很快就忘记了它，尔后开始怀念你亲爱的大自然，你摘过的果子、你想做猴子首领的梦想、你暗恋过的隔壁那只好看的母猴子

<普雷西> 我换只手抓耳搔腮，不过摔断了手，不能攀爬，我钻进人群在里面窜来窜去

<普雷西>（可恶）

<普雷西>（我什么时候才能醒）

<kp> 现在已经接近凌晨，费南尼克回来了，他像一个照看着渎神羊群的牧羊人，独自迈着坚挺的步伐，漫步于房间之间。

<kp> 而外面，男仆们在确认所有的客人们都已到场后关上了正门，开始在前台阶上抽烟喝酒，下注赌哪些客人没法活着回家。

<kp> ——bcde 组——

<kp> 那么外面驻扎的其他人，在接近午夜的时候听到侦查兵来报：“费南尼克公馆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巴班> “里面还没有动静，我们先把距离缩短！”

<巴班> 用确保每一个都能听见的声音说着，但没有太大声。

<kp> 士兵们立刻整齐划一答应你：“是！”

<kp> 他们也尽量控制了音量，注意不被费南尼克发现

<kp> 他们也尽量控制了音量，注意不被费南尼克公馆的人发现

<kp> 那么你们靠近了公馆 200m 内！公馆内传来震天的欢呼混杂着嘶吼声

<kp> 下一步要如何行动呢？

<kp> （看看聊天记录！你觉得现在要正式分好队然后出发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于热尔> 【我们应该是等暗号的 哪怕只有一个人有理智【？

<于热尔> 【如果再过十五分钟没有信号就突突

<巴班> （是这样）

<kp> （行！）

<kp> ——a 组动物狂欢节——

<kp> 你们四处转悠观察情况，老虎叼着茹泊羊的尸体来到了舞厅。

<kp> 可以看到，迪特里希·赞正穿着王太子服饰，苦不堪言地站着，同时嘴里还叼着一个红苹果。赛琳娜和他站在一起，打扮成了天使的模样。

<kp> 迪特里希拿着一把琴，崭新的，他的身体正微微颤抖

<kp> 而费南尼克——

<kp> 可以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8/45（失败）

<kp> 那么你们都发现他时不时莫名其妙地消失，经过一扇门而却没有出现另一边上，而雷诺可以赌咒断定，你刚刚有一瞬间在所有那些打扮成动物的人中，看到了一只真的狼或者，甚至更为夸张的说，看到了真正的一只老虎。

<雷诺> 我先想办法提醒一下我嘴里的小羊羔别被真的老虎吃了，而后想办法按照约定向着窗边移动

<kp> 那么你过一个潜行吧，因为你发现所有的动物都在朝着舞厅来，你在他们之中显得格外显眼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潜行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0/30（失败）

<茹泊尔> 我点点头，趁机和队长分开

<茹泊尔> 摸去另一边窗户

<kp> 茹泊尔也过一个潜行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潜行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9/70（失败）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2=2

<kp> 那么朝着窗户潜行的雷诺忽然发现，那只真正的老虎突然一瞬间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kp> 猴雷西正在浑浑噩噩跟着其他动物一起朝着舞厅过来！

<kp> 茹泊尔虽然在移动时笨拙地发出了声音，但是所幸，伯爵朝着雷诺去了

<kp> 伯爵已经不屑于掩饰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掩饰

<kp> 他在雷诺面前当场变成了人形

<kp> “你想去哪儿，小老虎？”

<kp> 茹泊尔以牺牲队长为代价顺利摸到了窗户边上！

<茹泊尔> 摸到窗边后，在窗边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柴，不停晃动挥舞。

<雷诺> 仰着头先装傻充愣的看着伯爵

<kp> 他直接把你的老虎脑袋摘了下来。

<kp> 请过一个幸运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幸运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9/60（失败）

<kp> 那么虎头中，那堆血水和脑浆的混合物，在漫长的时间里冲刷着你的脑袋。

<kp> 被伯爵猝不及防地摘下来的这一瞬间

<kp> 你猛地意识到

<kp> 你脸上的粉，已经被冲刷殆尽。

<茹泊尔> 到了窗边的茹泊尔感觉外面的队友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干脆掏枪转身瞄准伯爵

<kp> “扬男爵……或者说，我该叫你，雷诺队长？”

<茹泊尔> 扣动扳机

<雷诺> “哈哈……第一次这么见面啊，伯爵。”我能不能摸出身上的粉泼他

<雷诺> 摸出身上带着的一份粉末朝着他的脸泼过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步枪/霰弹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8/60（成功）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D10+4=8+4=12

<kp> 那么在茹泊尔直接看到，在你的子弹即将贯穿伯爵身体的一瞬间，他猛地化为烟雾

<kp> 子弹猛烈地炸开在墙上

<kp> 而即刻间，伯爵又变了回来、

<kp> “无聊的小把戏。”

<kp> 目睹这样一场大变活人的雷诺和茹泊尔需要 sc 1/1d6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3/54 (失败)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6=4 点,当前剩余 50 点

<kp> 而猴雷西，你觉得这很正常，不就是大变活人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8/79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8 点

<kp> 伯爵一把提起雷诺的领子，凝视着他的眼睛。

<kp> 雷诺想扭过头去，却感觉自己完全无法反抗伯爵的力量，你感觉你的灵魂在渐渐迷失

<kp>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你想……你想毁灭自己，天啊，这神圣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社会，这充满了神的照耀的社会，令你厌恶，你想逃避，你想毁灭

<kp> 从现在开始，每轮过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斗殴/力量，在开始前可以进行一次意志试图挣脱

<kp> 在将雷诺催眠后，伯爵看向茹泊羊，露出一个笑容，又再度化成一道烟雾消散

<kp> 从舞厅敞开的大门里飞来一只蝙蝠，在你们眼前化成了人形，是伪装成管家的那个人！

<茹泊尔> 在伯爵消失的同时，掏出了自己的那份粉末捏在手里

<kp> —————bcde 组—————

<kp> 在庄园外 200m 驻扎，焦急等待指令的你们，忽然听到了一声清晰的枪响

<于热尔> 对自己带领的人点点头，直接上了

<巴班> “上吧，小伙子们，速度尽量快些！”挥了挥手，做出一个前进的动作

<于热尔> “尽快，我们还要翻墙的。”

<kp> 巴班带着他心爱的大炮和身后的士兵们，按照你们的计划从正门攻入

<kp> 而布玛和于热尔则一左一右带着士兵们翻墙，从侧面攻入

<kp> 你们训练有素的部队很快就包围了公馆的主屋。

<kp> 费南尼克的男仆们就像是失去知觉一样朝着士兵的枪口和刀子冲过来，士兵们不忍心开枪，却抵抗不住这些已经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的癫狂之人。

<kp> 男仆挥舞着鞭子和刀具，士兵们被迫还击，几声枪响之后，敌人就像僵尸那样发着嘶哑的声音平静地滑到在地。

<kp> 你们三个人没有管身后的士兵们，在人最多的舞厅前集合了

<kp> 透过大开的窗户可以看到，管家和雷诺、茹泊羊对峙的情景

<kp> 要进去吗？

<于热尔> 进进进！

<巴班> 我的大炮在哪儿呢

<kp> 你的大炮在正门那边！

<巴班> 有人用吗就是

<kp> 强轰有可能害死一票贵族和销毁珍贵的财物，确定要强攻吗

<kp> 暂时还没有

<巴班> 算了，作为后手再说吧。我两只手拿着粉包来了

<kp> 那么你们架好梯子，翻窗进入了舞厅

在这瞬间，贵族们一下子蜷缩起来，脱下动物头套，他们的神情多少变得有些茫然

但是他们很快就理解了当前的景象，就像是记忆渐渐从脑海里涌出来那样，他们开始发出惊慌失措的尖叫。一些人从舞厅的大门朝着逃跑，也有人向士兵们求饶，大声嚷嚷着他们的贵族身份。

<kp> 猴子大王也在这个时候清醒了过来

<kp> 你们带兵包围了公馆，来到贵族聚集的舞厅前。贵族们在你们到来的那刻如梦初醒，四散奔逃，透过舞厅的窗子，你们看到了管家、雷诺和茹泊羊对峙的场面，旁边还站着一只猴子大王。

<于热尔> “去几个人分别看守住门窗，不要让贵族们逃出去，这是上面的命令！”

<于热尔> 我们刚进来的人能看到伯爵吗

<kp> 士兵们点点头，立刻开始四处拦截想要逃跑的贵族，忠实地执行你们的命令

<kp> 这个时候，于热尔和巴班可以看到，管家想要朝着雷诺袭击而去

<kp> 要加入战斗吗

<巴班> “噢，我亲爱的伯爵老爷呢？”

<巴班> 先把这个袭击的人拦住再说

<于热尔> 加入战斗，打他丫的【？

<kp> 普雷西在他们闯进来的一瞬间就恢复了作为人类的意识，扮演猴子时的记忆尽数向你涌来，来不及仔细思索，就看到眼前一触即发的战斗形式

<kp> 要怎么办呢？

<普雷西> 那我就毫不犹豫加入战斗，这是士兵的本能。

<kp> 战斗顺序：管家 70 普雷西 70 于热尔 60 雷诺 55 布玛 50 巴班 50 茹泊尔 45

<kp> 即使有你们几个突然闯入的袭击者，管家看起来也毫不在意，他露出锋利带血的前牙，朝着雷诺袭击而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咬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9/50（失败）

<kp> 但是在即将靠近雷诺的时候，他忽然狠狠打了个喷嚏，雷诺身上有种令他很不舒服的味道，这一下使他错失了战机，攻击落空

<kp> 下一个 普雷西

<普雷西> 那我举起枪向管家射击

<骰娘> 我记下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2/85（极难成功）

<kp> 那么你迅速拿起了枪，进入庄园时被胁迫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你咬住牙，放平心态稳稳地开枪，就好像你在训练中面对一个移动的靶子一样，或许是仇恨的加持，或许是你身为士兵的天赋，你的子弹头一瞬间贯穿了面前那只生物的心脏，它顿时发出了痛苦而刺耳的尖叫，好像烟雾

一样瞬间消散

<kp> 你冷静地收起枪，歼敌完毕。

<kp> 战斗结束。

<于热尔> 手还没来得及伸进怀里拿出来自己调制的蒜粉 敌人就灰飞烟灭了

<巴班> “干的好啊兄弟，不过你们头上这个东西……”

<巴班> 表情扭曲了一下。

<巴班> “现在没必要带着了吧？”

<于热尔> “牛逼……”

<普雷西> “确实，我很讨厌这东西，能不带真是太好了。”说着迅速取下头套扔到一边，然后整理自己的仪容

<于热尔> 我去看看队长茹泊尔

<kp> 雷诺过个意志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1/80（成功）

<kp> 那么雷诺在管家哀嚎着消散时并没有任何触动，仍然麻木地把手伸向刀子，把刀尖对准自己的心脏，在那锋利的尖刺即将刺破你的皮肤时——你的大脑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kp> 这种迅猛的信号让你得到了一瞬间的清醒，随后你的意志坚定战胜了伯爵的指令

<茹泊尔> “干活也太麻利了吧，伙计们...”把头套摘下来透透气，“狗伯爵通已经过什么巫术消失不见了，把剩下的‘小动物’们都逮住，也去宅子外面看看有没有伯爵逃跑的痕迹吧。”

<kp> 你并不是一个在神圣的世界里想要自毁的可怜的可恶生物，你是人类，是蒂埃里·雷诺

<巴班> “嘿，雷诺！你在干嘛！”

<茹泊尔> 指了指那些参加宴会的贵族们，然后对于热尔和队长，“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宅子也翻个底朝天？”

<巴班> “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在哪？”

<于热尔> 见茹泊尔还能讲话，挥挥手让一部分士兵先按照他说的去做

<茹泊尔> ” ‘pong’地消失了。在我面前。”摇摇头

<雷诺> “……”片刻的清醒和巴班的喊声好说歹说是把自己从那种幻觉之中拽了回来。下意识的用另一只手搭在了那只握刀的手腕上面，有些脱力的大口喘着气。“……妈的，死老虎。”

<kp> 士兵们跑出了舞厅，开始搜查

<于热尔> 那我们也开始搜查？边翻屋子边交流，嘴和腿一起动

<茹泊尔> 茹泊尔快速复述了他们攻进来前的宴会经过

<kp> 就在你们想要走出舞厅的时候，士兵们拖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矮子进来了

<雷诺> 恍惚的开始搜查

<kp> “报告！这两个人一直试图逃走！其他人都老实安分了，这两个人还一直不死心想要逃走！”

<于热尔> 我们眼熟吗这两个人

<巴班> 正打算搜查的时候顿住了脚步，走向前去看看是不是之前的乐手和好姑娘

<kp> 你们可以看到，是打扮成天使、现在极其狼狈已经看不出花容月貌的赛琳娜和穿着王太子服饰的迪特希里·赞

<kp> “各位长官，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不是贵族，我们也是被费南尼克胁迫而来的”

<kp> 赛琳娜不断哀求着你们，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巴班> 先往队长那边看去

<于热尔> “呃，你们认识他们？”

<雷诺> 对上了巴班的眼神，然后点了点头。“在舞会上，被迫结婚的时候见过他们。”

<茹泊尔> “反正就我所知，倒也确实没听说过哪户贵族家里有侏儒。”挑了挑眉

<kp> “被迫结婚……您、您是那天的？”赛琳娜十分惊讶地望着雷诺

<雷诺> “抱歉了，先生还有这位小姐”对着他们的摊了摊手“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

<kp> “那你们离开这里以后……我们会被放走吗？还是会被杀掉呢？”

<巴班> “嗯，聪明大胆的姑娘…我们是不能违抗上级的命令的。”搓搓下巴

<雷诺> “这个不在我们的插手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你们与这些真的没有什么关系”随手指了指周围“判定无罪的话，说不定不会那么糟糕”

<kp> 听了你的话，她显然情绪十分低落，不过她明白你们也无能为力，低下头去还是接受了现实，赞握着她的手安慰着她，他们两个人又被一起带了下去

<kp> 那么要正式开始搜查吗？先去哪儿呢？

<于热尔> 分头行动？楼上去点，地牢也去点

<茹泊尔> 茹泊尔去地牢，因为之前没去成很在意

<雷诺> 我去楼上。

<于热尔> “我就去楼上看看了，希望伯爵不会有什么金屋藏娇。”

<于热尔> 于热尔选择带人上楼【

<雷诺> 跟着于热尔走走

<布玛> “我也去楼上看看！还没逛过贵族的宅子呢”

<巴班> “嗯…那我和茹泊尔一起去看看吧”

<kp> ——楼上——

雷诺、于热尔和布玛带着一队士兵上楼，虽然你们之前未曾探索过这栋宅子，但是你们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完全恰如其分地符合你们对贵族糜烂生活的想象，光是二楼的客房多达十个，每一个都用金银宝石点缀，摆件是叫不出名字的各国古董，被子是遥远的东方国度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上的丝绸，加上比客房更为恢弘的主屋，你们只觉得——

妈的，狗贵族！

<kp> 不过 你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总觉得哪里十分奇怪

<kp> 请过一个侦查或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6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2/7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1/55（失败）

<于热尔> “上尉说，我们什么都不能碰。”像是念给自己听，努力说服自己一样。

<雷诺> “……”咳嗽了两声，压低声音看向周围却是对着于热尔那边说道。“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只有这次，我会装作没看到的，”

<kp> 那么成功的人可以发现或回忆起，你们一路所见的这栋建筑，任何部分都互不为直角。屋顶的轮廓是弯曲的；墙也是如此，看起来随时准备分崩离析。门楣巧妙地伸到了通向它的楼梯的上方。

<于热尔> 那我对队长比了个手势“我也一样。”

<kp> 这种奇怪的现象让你们感到深深的忧虑

<kp> sc 0/1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9/70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0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00/78 (大失败) 真是出人意料的惊喜呢，让我看看，接下来你会带给我怎样戏剧化的改变呢？(笑)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最大值=1 点,当前剩余 77 点

<雷诺> “这他妈的到底是……”没忍住一串脏话直接从嘴里面飙了出来，晕眩感和不自然的违和感让自己十分的不安，后退了一步不想在这里久留，示意于热尔如果有好东西请分给自己，然后转身离开

<于热尔> 那我虽然同样对这种诡异的建筑感到不安，但是想了想家里的老婆【?】还是决定拿一些东西再走

<于热尔> 【拿个+15 的程度 兄弟们见者有份【?】

<kp> 你从伯爵的主卧里毛走了很多的古董，虽然你并不认识它们，但是你肯定伯爵的品味

<kp> 在伯爵的卧室可以过一个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70（成功）

<kp> 那么你在翻找古董和珠宝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伯爵床头那个无法移动的花瓶居然是一个机关，只要稍稍扭动它，伯爵的床就会自动移开，露出下面一个铺满了柔软丝绸的棺材来。

<雷诺> 缓和了一下心情，重新回到房间。我回去的话能看到吗？

<kp> 那么雷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还是觉得不能放过那些财宝，回去找于热尔分赃的时候就看到她扭动花瓶的一幕

<雷诺> “在找什么呢这是。”随口问道的同时就已经走了过去，看到那个棺材愣了一下，壮着胆子伸手进去摸了摸。“……真是富人的趣味啊。睡棺材。”

<于热尔> “大概也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混账事情，随时有可能入土吧。”

<于热尔> 打开棺材看看【？

<于热尔> 就是 丝绸也掀开看一下

<于热尔> 没东西的话就保持原样，等着上尉他们来看现成的

<kp> 没有东西了！只有厚厚的丝绸

<于热尔> 那，我扯两段拿来包古董【？

<于热尔> 这丝绸估么着转手还能换两瓶酒【

<雷诺> 露出了不愧是你于热尔的表情

<kp> 你扯了两段丝绸做成袋子把古董打包全装了进去！

<kp> 你们在楼上又转了一段时间，每一个房间角落都被你们仔细搜刮过，你们认准那些值钱的东西就拿——当然也不可能拿太多

<kp> 最后一人一包东西下了楼。

<kp>（每人信誉+15 视你们是否分给队友有所增减 幕间再算）

<kp> ——地牢——

那么茹泊尔、巴班和普雷西三个人则带了更多的士兵往地牢而去

你们带着士兵用蛮力凶狠地破开了地牢的大门——门口那两个忠心耿耿的男仆和其他人一样滑到在枪口下——地牢里面所见的骇人景象，你们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

门被你们打开之时，尘土味就混着血锈味蜂拥而来，长而陡峭的台阶直直地通向深不见底的地牢，小心翼翼地踏入死亡的国度之后眼前的光景远比你们想象的惨烈。

牢门中有许多是开着的，不过还是有剩下一些是关着的。所有的里面都有尸体，有的被车轮碾碎，有的被拉肢架扭曲。有两具尸体被绑在一起；其中一具戴着新娘的头纱。最近的受害者是那个穿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红色礼服的男性，他的身体曾受到过鞭痕的洗礼。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没有人发出一丝声音，哪怕是恐惧、愤恨或者是些别的什么，这些恐怖的景象使他们无言，他们生前遭受了何等残酷的对待你们根据这一具具几近腐烂的尸骸可想而知。

<kp> 看到了如此恐怖的景象，每人 sc 1/1d4+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7/50 (失败)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4+1=2+1=3$ 点,当前剩余 47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9/69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8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6/59 (成功)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8 点

在通道尽头处的最后一间房间是最为可怕的。

房间内一幅众多受害者被锁在后墙上，并且四肢交叠、扭曲成各式形状的惊悚景象不禁让人觉得这是在书写着一种陌生而又可怕的语言。长长的棺木被用来当做桌子，并且上面平铺着摊开的卷轴，卷轴上记载着阿拉伯文字并配有着剥皮与拷问的可怕插图。一个小架子上放着一些用来路不明的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其中包含有一本漆黑色封皮和黄铜镶边的书籍。天花板上开有着许多不确定用途的小洞。

在这个房间的中央伫立着一尊白瓷人像，它反射着光线，并闪烁着令人反胃的微弱虹光，暗

红色的液体正在雕像的底部慢慢渗出。这尊人像没有面容，但是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所爱之人的面容，国王的面容，他们自己的面容。尽管这尊雕像酷似某个他们认识的人，但是它的凝视却是如此的无情，与永恒，并且嘲弄着人性。

<kp> 与雕像的对视使你们恍惚，一瞬间好似灵魂飞越出身体，冲向更遥远更冰冷的地方，另一瞬间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拉力，把你们接引回这个星球。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感觉 $sc\ 1/1d4+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8/47$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46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1/58$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4+1=1+1=2$ 点,当前剩余 56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6/68$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7 点

<巴班>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巴班> “光是这间地牢的恶行，就足以治伯爵的罪了吧。”

<巴班> 总是乐呵呵的脸上不免布满了厌恶

<茹泊尔> “……”扶着墙好一会儿才出声，“差点把我下午喝的给吐出来。”

<茹泊尔> “这些尸首必然是要运出去的，另外，看到那边的书了吗？我敢保证那上面一定都记满了巫术。”边和同伴们说着，边慢慢往书架那走

<普雷西> “地牢里面发生的恶心事儿看来还不少，可怜了这些受害者……”

<普雷西> 我走向那些摊开的卷轴

<茹泊尔> 看一眼漆黑封皮的，书，面上有写什么标题吗

<巴班> 他们看书，我四处看看这间地牢还有什么东西

<kp> 茹泊尔的书也一样，不过茹泊尔并不认得那是拉丁语，只觉得这些单词的拼写和法语差得远，就是拆开每一个字母你都认识，合起来就完全不认识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0/20（失败）

<kp> 那么你虽然感觉某个地方有模模糊糊的声音，但你无法准确分辨

<茹泊尔> “噢，该死的！上面写的都不是人话，一定是咒语没错了！”茹泊尔对新发现很是满意，“伙计们，这些会和尸首一起成为最好的证据。”

<巴班> “嗯……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在响？”四处转转

<巴班> “噢，邪恶的…巫师？”

<普雷西> “嗯，这个……应该是拉丁文？”端详着卷轴上面的文字：“不过我也只能说看得出是拉丁文，翻译程度的事是做不到的。”

<kp> 其他人想帮助巴班可以过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3/75（失败）

<kp> 那么普雷西在仔细分辨后也确认这个屋子中有一种诡异的声音存在，但你也完全无法分辨它的来源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55（困难成功）

<茹泊尔> “好像还真有什么…”静下来听

<kp> 而茹泊尔——他在巴班说完之后也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他把眼睛闭上，全神贯注投身于听力的世界中。

<kp> 虽然非常轻微，但是你还是察觉到，雕像内部发出了几声虚弱的呻吟。你认为，这是一个恶魔般的拷问笼子，有什么人正被困在里面。

<茹泊尔> “等等！见鬼…好像有人被封在那雕像里，还有气！”

<茹泊尔> 这么说着招呼大家去仔细看看雕像，检查下有没有机关或是开口。

<kp> 就在这个时候——瞬息之间——

<巴班> “*法国粗口，你说什么？”

<kp> 烟雾从上方的洞口中倾泻而下，填满了整个房间。

<kp> 全员过一个体质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体质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1/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体质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9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体质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0/50（失败）

<kp> 那么烟雾一瞬间充斥了巴班和普雷西的口鼻，这种呼吸不畅的感觉让你们不能违背自己的生理反应，不自觉地弯下腰咳嗽了起来。你看到周围有许多士兵也这么做了。HP-1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3=1

<kp> 烟雾散去，而费南尼克站在了你们身前

<kp> 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他是如何出现的。伯爵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咆哮着冲向了离他最近的普雷西

<kp> 战斗顺序：费南尼克 80 普雷西 70 巴班 50 茹泊尔 45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5/80（成功）

<kp> 普雷西闪避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0/58（成功）

<kp> 那么伯爵在电光火石间冲向了普雷西，在他的尖牙即将刺入普雷西白嫩的皮肉的瞬间，普雷西向后退了一步并且偏开了头，你回过神来，不禁冷汗直流

<kp>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被咬到就完了，必须速战速决，刚才千钧一发差点受伤的我清楚认识到这点，再次举枪射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4/85（成功）

<kp> 你的子弹十分精准的命中了他的身体，你本对自己的枪法有着绝对的自信，刚刚楼上的那只生物就是如此死于你的枪下的。

<kp> 但是费南尼克显然比管家手段要高太多，在你的子弹穿过他的身体之前，他又狡猾地变成了一团雾，子弹怎么会伤害到一团雾呢？

<kp> 子弹最终落到了墙上，狠狠打出一个弹坑，墙发出了沉闷的响声，不难看出这一枪的威力

<kp> 下一个巴班！

<巴班> 看枪对他没用，掏出手上的两包粉，一手一个同时往他脑门上砸。

<KP> 过投掷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投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6/45（失败）

<kp> 那么由于你并不精湛的投掷技术，粉包在接近伯爵之前就呈一个完美的抛物线——掉在了地上

<茹泊尔> 能把粉末抹在刀上然后砍吗

<kp> 巴班身上的粉包-1

<kp> 下一个茹泊尔

<茹泊尔> 茹泊尔迅速把粉包拆开，往佩刀上胡乱一撒，挥向伯爵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28/85 (困难成功)

<kp> 那么你的刀贯穿了那团雾, 伯爵在一瞬间变了回来, 剧烈地咳嗽, 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你的刀尖也在他变回来的瞬间, 滞留在了他的右肩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 $D4+2+1D4=4+2+4=10$

<kp> 你稍稍用力, 扭动刀柄, 随后这把锋锐的刀便削掉了伯爵的右肩

<kp> 他发出痛苦的尖叫, 嗜血的眼神恶狠狠地瞪着你

<kp> 随后他又在瞬息间化为一团烟雾, 飘向了天花板上的小孔

<kp> ——第二轮——

<kp> 随着战斗进行, 雕像诡异的呻吟声变得越来越大。

<kp> 本轮每个人开始行动之前均可以过一次智力鉴定, 占用行动机会。

<kp> 费南尼克的回合。

<kp> 这团雾似乎凝结在天花板上一样, 一动不动, 但你们知道, 这绝不是简单的逃走, 而是魔鬼的蛰伏, 一双冰冷而充满恶意的眼睛始终在黑暗里凝视着你们

<kp> 费南尼克 HP+1

<kp>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我也学着茹泊尔的样子, 把自己的粉包洒在刀刃上, 挥剑攻击

<骰娘> 我记下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佩剑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94/70 (失败)

<kp> 你发现这样很蠢, 除非你的刀可以挥到天花板上

<kp> 你根本够不到天花板

<kp> 巴班的回合

<巴班> 我过智力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智力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60（失败）

<kp> 你的脑袋空空，是榆木脑袋！

<kp> 第三轮

<kp> 雕像的呻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kp> 伯爵的回合

<kp> 伯爵继续蛰伏在天花板上，HP+1

<kp>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我过灵感把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8/50（失败）

<kp> 你也脑袋空空，脑子里仿佛塞了一团伯爵做成的雾

<kp> 巴班的回合

<巴班> 没掉的话我就，再过个智力好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智力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60（极难成功）

<kp> 巴班持续冥思苦想，终于灵光一闪

<kp> 你想到那座呻吟的雕像

<kp> 这诡异的雕像就犹如一座囚笼，战斗的进行让缠绕在那囚笼上的荆棘不断收缩，它的呻吟愈发剧烈。既然它被如此珍重的放在地牢深处，一定对费南尼克有重要的意义。

<巴班> “试试攻击把那个雕像砸烂！”

<巴班> 我朝队友喊到

<kp> 茹泊尔的回合

<茹泊尔> 冲向雕像把它撞烂

<kp> 过力量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0/80（成功）

<kp> 你狠狠地冲向雕像，在你的挥舞的拳头和雕像冰冷的外壳接触的一瞬间，它产生了裂纹，发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kp> 天花板上的那团雾——费南尼克却在这个时候惨叫起来。

<kp> 随着这全力一击，雕像的裂纹从中心点不断延展开来，碎片随着裂纹一片片的掉落，。腿臂飞出，躯干落地，而头则滚滚离去。

<kp> 费南尼克被迫落地一下子化身成人形，他的四肢折向不可能的角度。

<kp> 他痛苦的尖叫着，向后扭曲并弯下腰，就如同他身上的每块骨头都已经被折断了一般。他崩溃了，但仍尖叫不止，他的思想已被剧烈的疼痛所击溃

。

<巴班> “ummmm”

<巴班> “看来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kp> 你们谨慎地观察了一会儿形式，确信这个强大的伯爵已经彻底将他的虚弱展露于人前。

<茹泊尔> “呵，等到了牢里，在行刑前有他好受的。”说完持着武器迅速上前，招呼面目模糊的士兵们过来把伯爵绑了

<kp> 士兵们冲了上去，手忙脚乱地掏出绳子捆绑住伯爵，一左一右架起伯爵往外带走

<普雷西> “原本以为会是一番苦战……没想到解法却如此简单，看来以后得多学习怎么动脑子了。”一边感慨着，一边目送被带走的伯爵。

<kp> 你们带着伯爵回到了一楼，看到了拿着大包小包下楼的其他三个人

<巴班> “你们有什么战利品吗？”搓搓下巴

<雷诺> “……”有些诧异的看了看他们。

<巴班> 得意地嘿嘿笑了几声

<茹泊尔> “或许，要比我们的更加值钱？”戳了戳绑着的伯爵

<kp> 那么——你们在大厅相顾无言的时候，马龙带着一队士兵走了进来

<kp>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雷诺和于热尔身上的大包小包，叹了口气：“算了，你们也够辛苦了，仅限拿这些，我不会和国王上报的。”

<于热尔> “谢谢！”

<kp> 然后他的眼神便投向了被五花大绑的伯爵：“不错，你们制服了这个怪物，虽然作为贵族他不会被处死，但是里古医生告诉我他会帮忙开具一个伯爵已经精神失常的证明”

<kp> “疯人院是他最好的结局了”

<巴班> “嗯…或许需要定制喂他特制的食物。”

<巴班> “噢，对了上尉。”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kp> “怎么了？”

<巴班> “有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大概这么高吧。”用手比了比那个侏儒的身高。

<巴班> “小姑娘之前帮过我们，听起来也只是被胁迫来的仆人。”

<巴班> “如果确认是事实的话，减轻点刑罚，或者让人在摆脱这家伙后好好活下去吧。”

<巴班> 指了指旁边被绑起来的扭曲玩意儿

<kp> “如果和伯爵的阴谋没有关系的话，这里被抓住的倒霉蛋可以被释放，毕竟他们人数众多又影响力巨大，国家的蛀虫们，真是麻烦。你说的那两个人也可以如此。”

<kp> 马龙回答你。

<于热尔> “上尉既然让我们确保所有人都活着，当然不是为了滥杀无辜的。”因为没被梭哈走古董，捧他一下。

<巴班> “噢，那真是太好了。”

<巴班> “慷慨仁慈。”

<巴班> 做了一个干杯致敬的动作

<kp> 处理完你们的报告，马龙又绕过你们，在这栋屋子里转了一圈，从地牢走出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尤其沉重，告诉士兵们将地牢房间内的所有东西带走，收缴卷轴，收集拷问工具，捡起皮革

书籍。

<kp> 最后，他下令将地牢的大门永远封闭：“就让这里成为那些尸体的最终归宿吧。”

<kp> 楼上，士兵们正在把犯人们像牲口一样赶出去，更有上进心的类型则把葡萄酒桶们都搬了出来，这是马龙直截了当就下令要充公的东西。

<kp> 而一楼有两个人在小心翼翼地搬运着无皮教皇（很显然他们不愿意碰它）。

<kp> 在满足于这里有足够多的证据之后，马龙便要求里古将这间大屋付之一炬。

<kp> “让大火把这栋该死的建筑送回地狱去吧。”

—— 《恐怖统治》第一幕：1789 END ——

❖ 后日谈

虽然费南尼克的罪行板上钉钉，但是作为一名贵族，他并没有被处决。不过那天从那恐怖的夜晚活下来的多数贵族都对他发出了指控，里古医生也声称费南尼克已经疯了，并建议将他无限期关押在沙伦顿的疯人院里。

国王同意了。

在伯爵被带走的时候，里古笑了，一副完全胜利的姿态涌现在了他的脸上，这副表情就跟他开始去收拾书籍和卷轴的时候，命令一名佣人去捡起那本厚重的黄铜镶边黑色书籍之前看着它时的古怪表情一样。

【第一幕奖励】

- 逮捕费南尼克 san+1d10
- 帮助过迪特里希·赞和赛琳娜·贝赛特逃脱 san+1d4
- 可以选三个使用过并成功的技能成长

幕间-革命之路

❖ 网球场宣言

国王夫妇在回到凡尔赛之时，仍然沉浸在王太子去世的悲痛当中。国王显得优柔寡断并对时下日益失控的政治局势表现出了退避；作为替代，他听取了宫廷中权威人士的建议。

你们在这个时候被马龙上尉叫到了凡尔赛，负责维护这暗潮涌动的一个月期间凡尔赛的秩序。先前三级会议上，代表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分歧：如果每个代表都有表决权，则对第三等级有利；如果按等级投票，则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在为这一法律问题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三等级代表宣布自己的会议为“国民议会”。只有国民议会才能真正代表国民的意志，如果解散国民议会，国民就不纳税。

但是，在6月20日之时，国王越过军官们直接对士兵下了命令：“关闭万国大厅——”这是国民议会预计举行会议的地点。

这无疑是一个关键时刻，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你们。在国王和他身边围绕着的大小贵族走后，你们和其他士兵面面相觑。一些忠诚于国王的士兵已经朝着万国大厅走去，一些渴望着第三等级可以摆脱贵族和教士施加的政治枷锁的士兵则大声抱怨起来。来开会的人们似乎想要在封锁下强行闯进万国大厅，也有不少士兵对今天的事作出袖手旁观之态。

你们知道，现在你们都被放在了历史的岔路口，现在你们也该作出你们的选择了。

<kp>（end 开始 rp 吧 可以根据人物卡的预设立场来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经历对你多少有些触动改变了你的想法的话就也可以 rp）

<于热尔> “维持秩序的话，这种情况凭我们几个上去也拦不住吧。”嘴上说着，腿都没什么要动的意思。

<普雷西> “说的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看还是少掺合麻烦事，如果场面控制不住再说。”

<布玛> “那家伙快连我们的薪水都发不起了，还在这里摆国王的架子。我觉得现在的人民还是太软弱了，就该告诉一下国王，什么叫人民的愤怒。”

<茹泊尔> “当外面的那群人从陛下那里分得权力，渴求只会愈演愈烈。到时那些代表先生们...呵，我可不想头上从一位陛下，变成成百上千位‘陛下’。”看了看同伴们，耸耸肩。茹泊尔向队长行礼致歉后，前去加入那些忠于国王的士兵。

<布玛> 布玛对着茹泊尔离去的背影哼了一声：“那是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国王，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雷诺> 沉默了一下，而后向着其他的士兵敬了个礼。“好了，那就在这里待命吧。士兵们”随后转身紧跟着茹泊尔加入那些人的队伍

<巴班> 看了看远方住宅区的方向。

<巴班> “噢，即使我决定如此，但还是希望你们和他们好运。”

<巴班> 打了个哈哈，一边挥手一边走了。

<巴班> “我不在乎谁掌握权利，不过既然现在这位国王陛下下达了命令，那我作为士兵显然得尽责。”

<于热尔> “那我们就算在这里待命，也不会真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的。”尽管大家立场有别，但两位队友都是值得尊敬的士兵，点点头看了看周围的人。

<kp> 在你们身边，有很多和你们作出了一样的选择的年轻人们。

<kp> 无论他们是否忠诚于国王，或者心中的天平早就倒向了第三等级，但是忠于职守的士兵显然是更多的

<kp> 他们沉默地封锁了万国大厅，把滞留在那里的代表们赶走。

<kp> 而代表们在一开始的愤怒之后，再也没有造成什么骚动，此刻竟然顺从地在士兵们的驱赶下离开。

<kp> 在离开凡尔赛宫后，你们看到代表们聚集起来，向一股洪流一样，朝着某处涌去。

<kp> 那是一个网球场。

<kp> 一早聚集在凡尔赛的乌云已把天空渲染成黑沉沉的颜色，大雨猛烈地倾盆而下，但是没有人发出抱怨的声音，一份文件在他们手中传阅着，每个人都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kp> 一个中年男人站到了他们的面前带他们郑重起誓——

<kp> “如不满足人民的要求、制订出一部王国宪法并使之得以实施，决不解散。”

<kp> 士兵们和会议代表们就在大雨中僵持着，不少密切关注着这件事发展的好事者已经把风言风语传入了国王的耳朵中。

<kp> 虽然不知道路易十六听说了网球场的宣誓时究竟如何想，但是结果就是他让步了，他承诺贵族和教士也会加入国民议会。

<kp> 当国王的代表用尖锐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的传达国王的‘命令’时，网球场一下子发出震天的欢呼，人民彼此拥抱着、庆祝着他们的第一次胜利。

<kp> 革命的种子自此而始。

<kp> 在场的调查员可以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6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1/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6/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0/4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6/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65（失败）

<kp> 那么成功的调查员可以发现

<kp> 在参与宣誓的人中看到一个十分眼熟的人，里古医生，他宣誓效忠人民，不再为国王服务。

<kp> 但是还未等你上前搭话，他便与身边的一些进步贵族一同庆祝着离开。

❖ 攻占巴士底狱

网球场宣誓之后，国民议会在 7 月 9 日召开，宣布国民议会改称国民制宪议会，意在制定法国新宪法。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很多城市的人民表达了对新的议会的支持。

皇室公开表示支持的同时，却私下里雇佣雇佣兵团来推翻议会。这一消息泄露出去，法国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在致力于改革的法国财政部长内克尔被解雇后，巴黎人民开始了暴动。

巴黎的工匠，技工，和工人与外籍军团发生冲突，抢劫面包师，并迫使剧院关门。民众指责富人们囤积粮食的行为是企图制造人为饥荒以及消灭第三等级。一部分巴黎驻军士兵们因同情人民而开始违抗命令，同时包税总局之墙处那令人憎恨的税收关卡被摧毁。

三级议会的巴黎成员组兼了一只市民自卫队，这只队伍在不久之后便成为了国民警卫队，并招摇地佩戴着蓝白红的三色帽徽——一种巴黎的红蓝色与国王的白色相搭配的帽徽。巴黎正处于革命的边缘。

整个 7 月 13 日晚上都在散播着数以千计的军队正在向巴黎进发的谣言。大约有 60000 人集结成了一只队伍，开始前往各处索要武器装备。他们先是闯入了荣军院，一个存放着滑膛枪的军事综合设施。荣军院中领取抚恤金的军人们拒绝向人群开枪（同时无视了销毁滑膛枪的命令）。而在此附近，法国卫队则是拒绝了攻击的命令。人们缴获了超过 28000 只的滑膛枪，不过现在还需要火药和子弹。

为了寻找火药和子弹，革命者们准备袭击位于巴士底狱的军工厂，袭击预计在 1789 年 7 月 14 日下午一点半时开始。

<kp> 你们自网球场宣言之后已经分道扬镳，此刻却又在巴士底狱的门口命运般的相遇——

<kp> 你们现在分属不同的队伍，巴班、雷诺和茹泊尔此刻正在巴士底狱的门口执勤，而在网球场宣言之后离开了军队的布玛、于热尔和普雷西此时此刻站在了民众的队伍中

<kp> 你们面面相觑。

<kp> (end 可以先 rp 想动手的话我们就开始战斗轮 不过除非你们完全说动另一方 不然强制触发战斗轮)

<普雷西> (好家伙……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普雷西> (非常河狸的战斗轮……)

<于热尔> 【思考】

<茹泊尔> (感觉打赢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大局 hhh)

<kp> (但是你们的 pc 不知道啊)

<kp> (pc 不知道未来的历史 只是坚守着自己的立场)

<雷诺> (只能决定我们命运罢了 x)

<巴班> (是这样的)

<于热尔> “还以为不会在这种场合看到队长在对面的，茹泊尔倒是出乎预料……”

<巴班> “中午好啊，朋友们。”

<巴班> “吃了吗。”

<巴班> 耸了耸肩，露出些无奈的笑来。

<雷诺> 稍微有些苦恼的笑了笑。“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和你们这样再见面”

<茹泊尔> “俺倒以为你早就带着老婆离开了。”看看于热尔，眼神满是可惜。

<普雷西> “各位下午好，但现在的情况还真是有点……”面色尴尬

<巴班>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打一架？”搓了搓下巴

<普雷西> “不太想在这里做无谓的争斗，不知各位有何打算。”

<于热尔> “就像你说的，我也想那么做，不过在这之前没有那样的机会，能从这场战斗活下来的话。站在哪边倒是次要了。”

<布玛> “……我会继续前进。”布玛擦了擦还没有子弹的滑膛枪

<茹泊尔> “对，争斗是无谓的。所以眼下可以是对面的三位先生离开，那样的话还能把这壶酒给大家送行。”把腰间的酒壶拿出来，挤出笑容。

<巴班> “害，我这老胳膊老腿可经不起折腾。”

<雷诺> “如果你们愿意离开的话当然是最快捷不过的方式。我也不想在这里产生冲突”

<布玛> “茹泊尔，国王在剥削我们！他不敢向着贵族征税，也怕触怒教皇，就把名目繁多的沉甸甸的税压在人民身上！如果你跟着我们一起革命，成功之后有更多的酒的”

<布玛> “你们还不明白吗，现在是历史的关头！”布玛说道，“法国的人民需要自由，法国是人民的法国，而不是国王的法国。路易十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法国慢慢失去辉煌的反而是王室这些蛀虫。”

<布玛> “一次又一次卖出官职又收回它，事无巨细想要管理所有事的总督和法庭却根本没有考虑到人民的意愿，永远在更新中、永不会过时的法律。北边的英国佬恐怕正在偷笑，就等着何时侵吞法国的领土吧。但是我们的国家已经陷入了如此灰暗的境地，但是王室却拒绝承认，仿佛只要永不承认，那些社会的黑暗就不存在，太阳不会落下、黑夜就永远不会到来一样！如果当权者拒绝分享权力，那么人民就有权收回它。为此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

<布玛>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只是被会装模作样的王室骗了而已，但是已经到了最紧要的时候了，他们丑陋的面目会暴露的一干二净的，来加入我们吧，各位同胞”

<于热尔> “维持着现状下去，就算我们现在回去了，也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再次有人民无法忍受而站出来。”

<巴班> “毕竟我们前不久才推翻了一位大贵族的骄奢。”

<巴班> 怀念的语气，但还是那副吃了吗的笑容。

<普雷西> “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我想各位应该心里都有数吧，维护这种政权有何意义？我们是人民，自然也该站在人民一边。”

<巴班> “但我是一名士兵，这是我的指责所在。”

<茹泊尔> “酒是帮助我活下去的燃料，但不是我活下去的目标，搞错这点的话可就伤脑筋了。”听完好挠头爽快地笑道，“让外国人有机可趁，不正是因为各位现在正在掀起的动乱吗？如果真为了法兰西，就应该维护现在的立宪制度，给那位仁慈的陛下多一些时间。”

<布玛> “你的天职应当是守护你的国家而不是守护你的国王，巴班”

<布玛> “噢，断尾求生和被尾巴拖累然后被兀鹰吃掉，再傻的蜥蜴也知道怎么做”

<茹泊尔> “普雷西，不知道你和那位小姐如何了。但如果要站在那一边的话，或许也意味着包括她的家族在内的所有贵族为敌，没关系吗？”

<普雷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普雷西>（国王被推翻的话我老婆家会怎样）

<kp>（其实贵族也是反对国王的 但是很悲剧的是人民也反对贵族（））

<kp>（所以下场估计……）

<普雷西>（果然。）

<普雷西>（那只能叛变了）

<kp>（普——雷——西——）

<雷诺> “我早就选择好了我的道路，所以保护如今的国王就是我应当做的事情，我也相信这一切也都会慢慢的——复苏起来吧。我厌倦混乱的场面。”

<茹泊尔> 又转向了于热尔，“就像布玛说得一样，断尾求生。如果掺和进来的话，在这动乱的世界你能保证自己那断掉的‘尾巴不会是你家里的那姑娘吗。”

<茹泊尔> 又转向了于热尔，“就像布玛说得一样，断尾求生。如果掺和进来的话，在这动乱的世界你能保证自己那断掉的‘尾巴’不会是你家里的那姑娘吗。拜托，她做饭的手艺可好了，未免太可惜了。”边说边摇头

<巴班> “…”

<巴班> 看着那边乌泱泱的人群。

<巴班> “这我当然知道。”

<巴班> “我的儿子求取医学，或许想治愈的便是这些吧。”

<kp>（哦熊熊，虽然你可能不太能跑但是你可以袖手旁观（））

<kp>（就是做混子，中立）

<巴班>（我摊牌了，我是混子）

<kp>（那就是布玛 1v3 了 笑死）

<普雷西> “……”

<普雷西> 提到梅洛迪，我便沉默下来，试图去想象了一下国王被推翻之后发生的事，然后终于反应过来，明显自己不应该再坚持现在的立场。

<普雷西> “茹泊尔，或许你说的有道理，虽然我有我的信念，但是为了梅洛迪，我需要一些……妥协？”

<于热尔> “但是不能否认，你也好，我也好，还有我家那位，大家的地位原本都应该是站在我身后的那些人。” 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我现在的选择只是为了能在此时此刻的战争活下去，如果要谈为了法兰西怎么样，那我现在就不在这里了。”

<布玛> “你们……” 布玛抿了抿唇，端起了带刺刀的那把滑膛枪，叹了口气，“好吧，我早该知道的，革命者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普雷西> “只能说我爱上了一个麻烦的女人。” 只是短暂的回应了一句，不愿再多谈此事。

<kp> 战斗顺序：雷诺 55 布玛 50 茹泊尔 45

<kp> 雷诺的回合

<茹泊尔> “站到这边来吧兄弟。让那些冲昏头脑的先生们安分下来。” 对普雷西点点头，然后对于热尔，“恕我直言，此刻活下去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

<雷诺> “做的不错，就这样举起枪吧，士兵，革命者。这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举起枪瞄准布玛的小腿开枪

<kp> 过技能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手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4/9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8/60（失败）

<kp> 那么你一枪对准了他的小腿神经最密集遍布之处，虽然不是人体的要害，但你知道哪里最容易让人失去战斗能力，甚至连清醒的意志也无法保持。几乎就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布玛的小腿被贯穿，他连疼痛的闷哼声也没能发出就晕了过去

<kp> 战斗结束。

<kp> 你们简单帮布玛做了包扎，由于热尔和普雷西以运送伤员的名义带回了人民的军队中

<kp> 在分别之前，你们又简单地聊了几句，知道恐怕之后几年、或者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

<kp> 于热尔和普雷西在把布玛送回去之后，就自行离开了队伍。雷诺、茹泊尔和巴班则坚守到了巴士底狱被攻破前的最后一刻。

虽然发誓要保护君主制的士兵们占了上风，但是在总督杜·洛奈于下午五点宣布投降后，巴士底狱还是陷落了，不少人对此非常气愤，如果不是洛奈这个胆小鬼，你们本该守住巴士底狱的。你们都十分清楚，君主制的荣光自这一刻就彻底烟消云散。

1789年8月，国民制宪议会起草并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民主、自由、平等，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被刻印在了字里行间。

第1条规定——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恐怖统治》幕间·革命之路 END——

幕间完成奖励：San+1d4

第二幕 1794

自1789年进攻巴士底狱以来，法国彻底被卷入一场历史的、必将发生的革命浪潮中。那些事虽然与你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你们并不能超脱时代的局限性来真正认识到这场革命究竟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你们更关注的是你们当下的生活和境遇。

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自此对战争厌倦，想要退役，却发现自己又被强征入伍重新服役。被征召的人大多在 1792 年的 8 月进攻了杜伊勒里宫，也有人去了旺达，那里的本地人为拥护天主教会及反对国家征兵而在 1793 年 3 月发起了叛乱。

你们的所爱之人没有死去，但食物是匮乏的，时代是绝望的，只要邻居一句多疑的话便会遭致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温饱难以为继，安全更是无从谈起……断头台没有一日停过行刑，梅洛迪的父亲伯努瓦伯爵和马龙上尉也都因为荒谬的指控而死去。

<kp> 雷诺现在仍然隶属于军队，因为曾经的经验他在新的政府组建后同样担任着小队长，薪水确实比曾经多了一些，但是两个女儿脸上的笑容变少了，一家人整天生活在担心因为雷诺曾经的任职被举报从而被抓上断头台的恐慌中

<kp> 布玛本来在革命后想带着他的父亲回老家继续在地方开展革命，但是考虑到父亲的身体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kp> 巴班的养子凯撒现已完成他的医学学业，他现在以一名军医的身份在服役。你们生活的还算安稳。

<kp> ·于热尔现在终于可以马蒂娜·于热尔的身份登场了。现在的世界已经被颠覆：妇女们在 1792 年的凡尔赛游行，再加上人民的崛起，为妇女创造了全新的机遇。你在军中仍有必要保持着伪装，但也许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由于社会的改变，你的妹妹也一起在巴黎工作，帮你分担家庭的压力、

<kp> 茹泊尔在路易十六被砍头后大醉了一场，虽然感觉到了漂泊和无处可去，但是小狗勾在那个时候拼命地咬着你的衣角，对着你汪来汪去。是这个小东西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军队任职，努力赚钱给它买更好的食物

<kp> 伯努瓦伯爵去世后，梅洛迪失去贵族的身份嫁给了普雷西，由于曾经是贵族小姐，她深居简出，藏在深闺从不露面，出门必定打扮的和普通市民一样，你在军队中也绝口不提你的妻子，生怕被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找上门来。你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 一、地底的墓穴

<kp> 时间的车轮来到了 1794 年 6 月 2 日，因为持续进行的“红弥撒”，巴黎笼罩着沉重的气息，而在六天后的共和 II 年牧月 20 号（1794 年 6 月 8 日），则将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弥撒，在由罗伯斯庇尔亲自起草的新国教，至高存在节进行时，举行。

<kp> （红弥撒：代指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砍头）

<kp> （砍头之后会向围观的市民发面包和酒什么的，所以即使很多人很厌恶，还是来看）

<kp> 巴黎的地下墓穴自法国持续开展去基督化的运动之后就很少见到牧师来到这里，倒不如说是牧师已经很少出现在你们的视野里了

<kp> 但当今天，被再次召集到地下墓穴的你们不禁好奇起来，这次如果并非为保护牧师而召集军队的话，是为了做些什么呢？

<kp> 虽然已经分属不同番号不同编队，但是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使然，你们今日一同来到这里，并且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彼此。

<kp> （end 先叙叙旧吧）

<巴班> “嘿，我的朋友们，吃了吗？”一如五年前般的问话

<于热尔> “又被召集到地下墓穴这种地方，不管吃没吃，都最好当做没吃过。”

<布玛> “啊……好久不见。”布玛有些怔愣，仔细辨认了一下你们的容貌，随后对你们打招呼。

<普雷西> “现在这个点，怎么想都是吃过了，宵夜……再说吧，估计回去也没胃口了。”对着老朋友们也不太忌讳什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答。

<茹泊尔> “看你们都没缺胳膊少腿的，挺好挺好。夜宵的话，也只有这个了。”说着跟当年一样给他们分点酒喝

<巴班> “还是老茹泊尔上道。”接过了酒

<雷诺> 在旁边沉默的点了点头，对着其他人笑了笑才开口。“嗯，大家都还好好真好”

<普雷西> “喝点酒暖暖身子也行，半夜总会觉得有点冷。”我也喝两口

<布玛> “我就不用了，这点酒我怕我一口就喝干了”

<茹泊尔> 给他们传递着酒壶，耸耸肩，“咱们暂时是还好好好的。不过现在一周砍的头，比以往一年砍的好多咧。”做着怪脸，在自己脖子那比划比划

<于热尔> “我也不用了，你们先喝。”看看布玛的腿脚有没有留下什么影响。

<茹泊尔> “嘿。该说是真客气，还是一点都不客气。”对着布玛晃了晃脑袋

<kp> 由于你们当时救治及时，现在他只是看起来走路偶尔有些别扭，但是总体不影响

<雷诺> “当时没来得及说，那一枪真是抱歉，布玛”

<巴班> 笑了笑，拍拍雷诺的肩膀。

<巴班> “现在还能好好过日子已经是万幸了。”

<布玛> “没有事，当时毕竟我们立场相悖。”布玛摆摆手，小声说，“我也要为我当年说的话道歉……现在的境况反而比国王还要可怕。自由变成了最沉重的词，为了国家的自由反而限制了人民的自由……没有事物不被调查，没有人不被举报，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被打倒。”

<普雷西> “本来以为是二选一，现在却变成了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人生无常啊。”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

<茹泊尔> “所以当初就说过，不过是一群陛下推翻了之前那一位陛下罢了。”夹杂着些许嘲弄地苦笑道

<于热尔> “只有我看起来状况还不错。”

<kp> 在你们聊天的当口，街上传来了马车的辘轳声。

<kp> 来了六辆马车。

<kp> 车夫们脸色阴沉，而他们的马则抖动着耳朵，翻滚着眼珠，像是被吓坏了一样。没有牧师随行来保佑死者。

<kp> 领头的马车后有着十二位安静的乘客，就坐在骨头堆中。他们所有人都穿着罩着头的麻布衣。

<kp> 卢西安·里古骑着马与第一辆马车并行而至。

<kp> 他的形象已改观：更消瘦，且不再有紧张情绪，也不再因年事已高而呼吸急促。他轻车熟路地驾着马，并试图从马背上荡下来。

<kp> 他现在不再是医生里古了，因为委员会已解散了所有的医学协会并赋予了任何人行医的许可；他现在只是公民里古。

<kp> 里古的脸苍白如雪。

<kp> 可以对他进行灵感+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6/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7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7/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7/6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1/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2/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3/7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2/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8/65（成功）

<kp> 灵感成功的人可以想到，上次你们看到他这个样时是因为他化了妆，但是这种款式随着革命的开始就不流行了。

<kp> 侦查成功的人可以发现，他的皮肤变得更白了——或许是因为灯光在作祟？他穿着一件高领的夹克，但你仍然辨别出他脖子处的皮肤有着一块斑纹，正在他的衣领下消失

<kp> 困难成功人可以看出这块似乎是斑纹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极小的头骨。

<kp> 他下了马车以后，低声吩咐了几句什么，戴兜帽的乘客就开始着手卸车。

<kp> 他们一言不发就下了马车，并且每人拿起一捧头骨，僵直地走向了地下墓穴的入口

<kp> 里古则走过来，对你们吩咐道：“清走其他的人群，今晚不需要任何工人，你们必须给我守好入口，不许任何人入内，也不得阻拦我的手下们搬运骨头。”

<kp> .1d6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6=5

<kp> 像是这个时候才在昏暗的灯光下勉力辨认出你们的样貌一样，里古忽然停住了声音，细细地打量了于热尔一番：“你！我认识你吗？”

<于热尔> “……或许认识？”看他问的话过于离奇，以至于自己也有些意外，愣了一下

<kp> 里古思索了好一会儿

<kp> 才恍然大悟一般，对你露出笑容：“啊是的，你为了我——我的意思是，为了法国——做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

<kp> 他的笑容如同豺狼一样，朝着你伸出了手

<巴班> 我上去和里古握手

<巴班> “好久不见啊医生”

<巴班> “没想到我们这次还能再次见面”

<kp> “哦，你也是……”里古愣了一下，打量着你，随后环视四周的其他人，“你们都是当年的那些士兵，没想到你们还没有解散。这真是太好了……我是说，太巧了。”

<kp> 他跟你握了握手，你的手被他大力攥住，狠狠摇动了几下，有些发疼的感觉让你觉得不适，但更在此之上令你惊奇的是里古那滑腻的、冰冷的、如同蛇一般的皮肤——

<kp> 里古笑了笑，收回了手。

<巴班> “医生，看来你的生活变好了，皮肤也变好了，真是恭喜你。”

<kp> “是的，我更乐意你叫我公民——”

<kp> 里古抛下这句话，转过身，提着一盏灯笼走进了地下墓穴，只留你们在外面的独处。

<茹泊尔> “他现在的恶心感觉和当年的那狗伯爵不相上下。”嫌弃地嘀咕

<布玛> “我也这么觉得”布玛赞同地点头

<巴班> “他那个脖子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普雷西> “这人怎么怪怪的……他以前是这样的吗？”用和茹泊尔同样的音量嘀咕

<茹泊尔> “是有些怪玩意，还以为是俺看错了，像是骨片似的。”抖了抖胡子

<于热尔> “要跟上去吗。”

<茹泊尔> “反正应该还有别的弟兄们在守备，我是不介意，小心地，进到更深的地方保护那位公民先生。”

<巴班> “我记得我们上次到这里，还见到些奇怪的东西吧。”看向入口

<布玛> “他看起来要搞什么跟伯爵一样的大阴谋似的，我记得他上次还不敢下去”

<茹泊尔> 点点头，“奇怪的...小怪物。”

<kp> 兜帽客来来回回走动，不停地搬运那些头骨上去又下来

<巴班> “走吧？保护古里公民不被怪物吃了。”

<布玛> “我赞成，我有些好奇这家伙想做些什么。”

<雷诺> “真麻烦。”小声嘀咕了一句，准备跟上去

<茹泊尔> 茹泊尔也打算跟着

<于热尔> 那我也跟上去

你们取下了入口的灯笼，沿着楼梯向下，几个带着兜帽的身影出现在你们眼前——他们两手空空，正想要顺着楼梯向上，继续搬运下一趟骨头。

你们的灯笼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实在太过显眼了，它清楚地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但是那些兜帽客，就好像就对这份明亮无知无觉一样，既没有朝着你们的方向走来，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或者作出任何报信的举动，反而继续向楼梯上走去。他们没有拿着灯笼，却依然在黑暗中稳步前行。

很快，在他们走后，另一批（也许）兜帽客就走下了楼梯，沿着主道一路而行，之后沿着第三条隧道走向右边。

<茹泊尔> 他们对我们没有反应是吗，擦肩而过时先看看兜帽下一张张脸是不是也跟古里一样衰

<kp> 那么——你大着胆子伸手摘下了他的兜帽

<kp> 兜帽下的那张脸惨白而没有生机，了无神采的瞳孔僵硬到不会转动，直勾勾地盯着你

<kp> 嘴唇干裂，脑袋和脖子的连接处被急躁粗暴的手法歪歪斜斜地缝好，裸露的皮肤上是大块大块暗紫和深绿色混合的尸斑

<kp> 看清这个兜帽客的样貌后，你们不由自主感到一种战栗和呕吐感，纵使你们已经对尸体司空见惯，但是当你们已清楚了解其死讯的人再度‘活生生’地出现在你们眼前时，仍然不能从恐惧中免俗。

<kp> 是的，这个人是伯努瓦伯爵。

<kp> 看到这一场景的人，全部 $sc1/1d4$ ，普雷西 $sc1d3/1d6$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45/81$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0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9/63$ (失败)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4=1$ 点,当前剩余 62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9/64$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3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3/75$ (失败)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D4=1$ 点,当前剩余 74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9/79$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8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2/65$ (成功)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64 点

<茹泊尔> “尸...尸体？这些都是被处刑的人吗。可他们为什么...” 向后大退一步，给自己来了个耳光

<巴班> 表情有些扭曲的退后一步

<巴班> “这是...什么东西。”

<于热尔> 往后倒退几步，防止那些原本不应该活着的人突然动手。

<布玛> “这是不是普雷西的老丈人吗？说起来普雷西娶了梅洛迪没” 布玛还有心思想动想西

<普雷西> “……岳父大人？很遗憾在这种地方以这种方式见到你。”

<普雷西> 虽然看到的瞬间确实内心受到了冲击，但对方是无法交流的行尸走肉，这让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谨慎观察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巴班> “他这个脖子，是在红弥撒后又缝起来了？还能动？”

<巴班> 皱起眉

<kp> 伯努瓦伯爵——以头部来命名这位兜帽客的话也许他可以被你们如此称呼

<kp> 伯努瓦伯爵显然十分生气你们打搅了他的工作，他扔下手上的头骨，张开他满是污泥和霉菌混合物的爪子，朝着茹泊尔扑过来。

<kp> 而他身边的那些兜帽客，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怒气一般，也纷纷丢下手中的工作，朝着你们袭击而来。

<kp> 战斗顺序：普雷西 70 于热尔 60 雷诺 55 布玛 50 巴班 50 茹泊尔 45 伯努瓦伯爵 35 兜帽客 ABCDEF 30

<kp> （从伯努瓦伯爵的回合开始，跳过 ABCDEF，然后第二回合回复正常）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重拳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9/30（失败）

<kp> 伯努瓦伯爵显然无法适应崭新的身体，仔细一看他的头还被缝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kp> 他一拳朝着茹泊尔打出，却挥空了，还差点摔倒把自己的头甩掉

<kp> 第二轮 普雷西的回合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8/85（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D10+4=2+4=6

<普雷西> 这种不男不女的怪物明显已经不是岳父，不如说看着就恶心，虽然这想法确实很不礼貌，但是现在我只想解决掉对方，于是毫不犹豫举枪射击

<kp> 那么你的枪轰飞了岳母的左半边肩膀，他的头在如此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掉了下来，但他显然还活着，正用着残缺的身体凶狠地“看”着你们

<kp> 于热尔的回合

<于热尔> 我举枪射击，跟普雷西一样，没有把这种怪物当成人的打算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射击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3/30（失败）

<kp> 那么由于伯爵缺少了大部分可以击中的面积，你的子弹穿过他空空如也的肩膀，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kp> 雷诺的回合

<雷诺> 举起手枪瞄准伯爵的要害部位，然后扣下扳机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手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3/90（成功）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蒂埃里·雷诺掷骰: $D6+1=2+1=3$

<kp> 你的手枪威力虽然没有滑膛枪那么高，但还是把残缺的伯爵虚弱的身体炸成了肉块，他现在只剩一双腿还坚强地站着

<kp> 布玛的回合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32/80$ (困难成功)

<kp> 布玛上去干脆给了这一双腿一刺刀，干脆利落地把它们拦腰截断，似乎是终于用尽最后一口气那样，伯爵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瘫软着倒下了

<kp> 巴班的回合

<巴班> 对着离人距离最近的兜帽人的脸来一枪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手枪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18/55$ (困难成功)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Babin 掷骰: $1D6+1=4+1=5$

<kp> 那么你一枪击飞了这位兜帽客的头，他像伯爵那样毫无知觉地继续战斗

<kp> 茹泊尔的回合

<茹泊尔> 举起步枪，对剩下的兜帽客随机开枪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步枪/霰弹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4/65（失败）

<kp> 那么由于刚刚的惊惧，你拿着步枪的手仍然在颤抖着，这一枪甚至没有发出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重拳所得到的结果为：

<骰娘> D100=57/30（失败）

<骰娘> D100=21/30（成功）

<骰娘> D100=85/30（失败）

<骰娘> D100=64/30（失败）

<骰娘> D100=67/30（失败）

<骰娘> D100=61/30（失败）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6=2

<kp> 除了兜帽客 B，其他人十分可笑地对着空气一顿乱打，而兜帽客则努力朝着普雷西攻击过去

<kp> 闪避还是反击？

<普雷西> 闪避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7/58（成功）

<kp> 那么他拙劣的攻击对善战的你而言显得十分可笑，你轻松就躲开了它的拳头

<kp> 第三轮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那我举枪对兜帽客 a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1/85（成功）

<kp> 那么你一枪结束了这个可怜人的性命，旁边的其他兜帽客恍若不觉，他们一点也不哀怜‘同伴’的死去，木然地战斗着

<kp> 于热尔回合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射击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8/30（失败）

<kp> 你并不擅长作战，在战场后磨嘴皮子做小买卖才是你的长处，你这一枪理所当然地打偏，深深击中了后面的隧道

<kp> 雷诺回合

<雷诺> 我要掏出军刀，向前一步攻击向兜帽 B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5/70（失败）

<kp> 那么你拿出你的军刀，想把试图攻击你队友的兜帽 B 的手砍下来，但是许久不用刀导致你技艺出现了生疏，别说砍下手臂，你甚至没能给兜帽 B 修个指甲

<kp> 布玛回合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7/80（失败）

<kp> 布玛继续挥动着他的刺刀也朝着兜帽 B 攻击而去，他的刀刺进了兜帽 B 的肩膀，本以为那里会有骨肉，但是也许是兜帽 B 的身形过于矮小，他的刀恰好卡进兜帽和身体的缝隙中，那里空无一物，过大的力道一下子失去了支撑点，布玛摔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刀也狠狠扎地上报废了

<布玛> “噢，法国粗口”

<布玛> 布玛捂着嘴从第地上站起来，你们看到他的嘴里混合着血和泥：“我的牙！嘶……”

<kp> 巴班的回合

<巴班> 抽出斧头对准一个一看就快去世的兜帽人劈下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斧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0/60（困难成功）

<kp> 那么巴班没有找到快去世的兜帽人，一斧子劈向了兜帽 B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9/30（大失败）

<kp> 兜帽 B 被你一斧子直接劈到去世，身子从中间对半被切开，身体一左一右轰然倒下，激起阵阵尘土

<kp> 茹泊尔的回合

<茹泊尔> 抽出砍刀挥向兜帽客 C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4/85（困难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D4+2+1D4=2+2+1=5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6/20（失败）

<kp> 兜帽 C 躲闪不及，你的砍刀削掉了他大半个身子，肠子都从里面掉了出来，但是其他的身体部分仍然活蹦乱跳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重拳所得到的结果为：

<骰娘> D100=3/30（极难成功）

<骰娘> D100=83/30（失败）

<骰娘> D100=21/30（成功）

<骰娘> D100=66/30（失败）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3+1D4=3+4=7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6=3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6=4

<kp> 那么兜帽 C 带着怒气朝着茹泊尔报复回去，用仅剩的左手狠狠击打了茹泊尔的腹部

<茹泊尔> 反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6/85（极难成功）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D4+2+1D4=3+2+4=9

<kp> 那么茹泊尔在兜帽 C 靠近的瞬间，抽出自己的刀趁着这个近距离的机会捅进了对方的肚子，狠狠拧动刀把之后，兜帽 C 的尸体滑落，再也没了生息。

<kp> 兜帽 E 则对着巴班重拳出击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3+1D4=1+4=5$

<巴班> 我反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Babin?

<骰娘> 你鉴定斧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47/60$ (成功)

<kp> 巴班也想学着茹泊尔的帅气操作, 但他显然没有茹泊尔那么帅气

<kp> 兜帽 E 的拳头无情地砸向了他的脑袋, 他被砸的往后不住地退, 感觉自己脑瓜子嗡嗡

<kp> HP-5

<kp> 第三轮结束

<kp> 战斗顺序: 普雷西 70 于热尔 60 雷诺 55 布玛 50 巴班 50 茹泊尔 45 兜帽客 DEF 30

<kp> 第四轮开始

<kp>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我继续射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58/85$ (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 $D10+4=7+4=11$

<kp> 你出手又快又准, 抬起枪一枪就打穿了 D 的脑壳

<kp> 于热尔的回合

<于热尔> 不愧是两枪都没打中, 又只剩下两个了, 虽然很恶心我也甩着拳头上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53/6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 E 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20（困难成功）

<kp> 兜帽 E 似乎是这群兜帽中最敏捷的那个，也许它兜帽下的缝合技术也是最好的那个，完全不像其他兜帽一般笨重，轻松躲开了于热尔的攻击

<kp> 雷诺的回合

<雷诺> 再一次握紧军刀，攻击向兜帽 E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3/70（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20（极难成功）

<kp> 雷诺想趁着 E 躲开于热尔攻击的时候从侧面用军刀刺向 E，但是这一意图立即被 E 察觉，轻轻侧过身子，雷诺的刀就与它擦肩而过。

<kp> 布玛的回合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6/8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0/20（失败）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8+1+1D6=8+1+5=14

<kp> 布玛在这个时候持刀冲了上来，一刀刺入了 E 的要害，在极短时间内躲开三个人的进攻，即

使是在尸体中算是身手矫健的兜帽 E 也无法做到，在连续躲开于热尔和雷诺后，布玛的刀最终还是扎入了它的身体，把它彻底推向了死亡。

<kp> 巴班的回合

<巴班> “哈，就这点运动量，我还没活动开筋骨呢。” 斧子朝最后一个兜帽人劈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斧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8/60（失败）

<kp> 那么你晃了晃斧子，想要活动身手，但是斧子却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脱手——不，并非斧子脱手，而是你的左手整个掉了下来。

<kp> 幸亏你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迅速躲向一旁，斧子在距离你脚边不到几厘米的地方重重落地，不然，此刻你不光要失去你的手，还要失去你的脚

<巴班> “看来是我的老伙计在抗议退休咯。” 自嘲一声

<kp> 茹泊尔的回合

<茹泊尔> “该收尾了。” 嘟囔一句后挥刀砍向最后那个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7/8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闪避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5/20（失败）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茹泊尔掷骰：D4+2+1D4=4+2+1=7

<kp> 那么你以迅猛的力道出击，一刀削下面前的兜帽客的半边身子，得益于‘尸体’不会感到疼痛的特点，对方似乎并没有什么过大的反应，只是仍然像是机械一样，朝着你们攻击来

<kp> 因为茹泊尔砍掉了这家伙的肩膀，导致他的行动格外艰难，所以他需要一个惩罚骰才能完成攻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重拳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3/30（失败）

<kp> 他挣扎着朝着巴班攻击而去，但是明显这副一路前进一路不断从他的身体里掉落五脏六腑和白骨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他的行动，他一下子重重摔倒在地上，朝着你们爬行而来

<kp> 布玛走上前，一刀结束了它最后一口气

<kp> 战斗结束

<巴班> 一边装没事人儿似的假惺惺抽气，一边把自己的手捡起来安好。

<巴班> “老小子，你抗议的可真不是时候”

<于热尔> 踢了踢已经不动的兜帽客，确保不动了才松口气

<普雷西> 吹去枪口的硝烟，确认一下自己还剩多少子弹

<雷诺> “都没事吧。”一刀都没中的人悄咪咪扫视周围

<普雷西> “我是没问题的，受伤的人情况如何了？”

<巴班> “嘿，没什么事儿，小伤。”

<巴班> 拍拍安好的胳膊

<布玛> “我们还要进去找那个奇怪的家伙吗？”

<于热尔> “这些东西，是明显已经不正常的医生搞出来的？”

<布玛> 布玛见你们都安好，也松了口气，指了指墓穴深处的道路

<茹泊尔> “看来古里公民在整的玩意，比过去那伯爵更刺激啊。”拍了拍脸，也向深处看去，“伙计们我们走？”

<kp> 你们可以看到，兜帽客们来来往往，已经在地面遗留下来许多足迹，向着墓穴深处延伸而去

<雷诺> 小心的拿着军刀，进行一个探路

<于热尔> “走吧，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是我们的责任。”

<于热尔> 架上没打中过人的枪跟上去

<布玛> 布玛拍了拍自己的脸，呼了口气：“但我有种预感，那家伙会是我们的麻烦……”

<巴班> “这些东西还真是…”

<巴班> 吐出口浊气跟上去。

<茹泊尔> 边走边给燧发枪上弹，跟着雷诺

<kp> 你们沿着足迹前进，发现前面是一条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头骨的回廊，这些头骨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看起来已经有一段时间，说不定还是你们几年前监督的那群工人搬下来的。

<kp> 随着道路向里延伸，头骨上的灰尘明显地减少，就像是最近被砍下脑袋然后才被运到这里做成头骨一样。

<kp> 可以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6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1/4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00/70（大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7/55（失败）

<kp> 那么雷诺可以发现

<kp> 这些没有多少灰尘的头骨的前额上都雕刻有一个奇怪的曼陀罗标志，雕刻手法显然极其娴熟，精细度和力度都被把握的很好。

<雷诺> “伙计们……看看那个，有人往骨头上刻了曼陀罗花的标志。”

<kp> 其他人则忽然注意到，此处除了你们的灯笼发出来的光芒之外，有一处暗紫色的磷光正放发出一种可怖的光芒。

<kp> 骨粉于空气中飞扬，就好似是在自愿旋转一般。即使无风吹过，这些干燥的粒子仍像是一朵尸尘组成的曼陀罗一样飞舞着。

<kp> 在一阵劈啪作响声之后，这股超自然涡流的能量得到了增强，至此，骨头的牙齿及碎片已在某种不可知的涌动之下在半空中违背着重力和常理而呈现螺旋式上升旋转。

<kp> 除了雷诺和于热尔 SC 0/1

<kp> 而于热尔被这神异的景象慑住了心神，不自觉地发出惊恐的喊叫。

<kp> 于热尔 sc 1/1d3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4/74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3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8/62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62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5/63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63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1/78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8 点

<kp> 回应于热尔的是，前方的幽暗处传来的笑声。

<kp> 随着这几声笑声，里古医生从黑暗的深处走了出来，他一手拿着一把外科手术刀，一手托举着一个还没被处理的头颅——是马龙上尉的头。

<kp> 透过幽暗的灯光，你们看到里古的脸上浮现了阴森而怪诞的笑容，眼中仿佛出现了深邃泥泞的浩瀚繁星，让你们毛骨悚然。

<kp> Sc1/1d4+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1/78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7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4/62 (失败)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4+1=1+1=2 点,当前剩余 60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9/63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2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46/64 (成功)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3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2/73 (失败)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D4+1=2+1=3 点,当前剩余 70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7/80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9 点

<巴班> “……” 先前看到了那种场面, 对这样的情况或多或少也意料到了, 但还是有些恶心。

<巴班> “恶, 古里医生, 你的爱好似乎越来越广泛了。”

<kp> “这不是我的爱好, 这是我的……事业。就如同你们想要升职就需要上战场杀敌一样, 我也有我需要贡献的东西。”

<茹泊尔> “本以为...你和上尉先生的关系还算不错。” 老熟人的首级更让茹泊尔吃惊

<普雷西> “……连马龙上尉也遭此毒手, 真是可怜……” 对他的兴趣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 眯着眼睛转过头不去看那颗头

<巴班> “看起来, 你是换了个主子?”

<于热尔> “当时可没有想到您会变成这样, 在这里和这些尸体, 还有……”

<kp> “我当然很尊敬马龙上尉, 他是个正直忠诚的好人。但是当年参与了那场搜查的人都需要保守这个秘密, 他和其他的一些士兵已经彻底地为我保守秘密了, 即使他小心谨慎, 但是只要一

些莫须有的风言风语，我便足以控告到公共安全委员会，那群豺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反革命分子。”

<kp> “现在，当年的人几乎只差你们还没有为我保守秘密的能力了，而你们今天自觉地找到我这里来，我是多么高兴呀，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就如同你们几年前就敢于深入这可怕的地下洞穴一样。”

<kp> “你们也许会觉得用那些可笑的破铜烂铁就可以反抗我，但我可以足够自信地说，你们伤害不到我。你们也可以选择逃跑，但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巴班> “……”

<巴班> “看来你和伯爵的主子是一样的。”

<巴班> “几年前那是在…争宠？”恍然大悟般

<kp> “你大可这么认为。”

<kp> （要怎么做？可以 rp 也可以直接战斗轮也可以直接逃跑）

<普雷西> （感觉还不如战斗轮，毕竟没法子说服这个人的）

<雷诺> （开打吧）

<kp> 战斗顺序：里古 80 普雷西 70 于热尔 60 雷诺 55 布玛 50 巴班 50 茹泊尔 45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6=1

<kp> 里古一边说，一边忽然朝着你们之中看起来最健壮的雷诺攻击而去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斗殴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4/60（成功）

<雷诺> 反击，举起军刀迎上去试图挡下他的攻击

<kp> 过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0/70（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3+1D6=3+5=8

<kp> 雷诺想举起军刀迎上里古的攻击试图找机会反击，但是里古的力道超乎他意料的大，里古轻松将他的反抗压下，并且将手中的刀狠狠刺入他的胸膛

<kp> hp-8

<kp> 过意志吧（）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意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4/80（困难成功）

<kp> 那么你感到剧烈的疼痛一瞬间袭来，这份疼痛却使你愈发清醒，你咬着牙推开里古，退后一步捂着胸口的血洞喘着气

<kp> 普雷西的回合

<普雷西> 见状不妙，我端枪射击里古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燧发枪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0/85（困难成功）

<kp> 过伤害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D10+4=2+4=6

<kp> 那么你一枪朝着里古打去，里古不闪不避，那颗子弹明明白白已经没入了里古的胸膛，但他

胸口的弹孔却在瞬间以飞快地速度愈合

<kp> 在子弹击穿他的瞬间，走廊里成千上万的头骨中的一个突然炸开化为一阵烟尘

<kp> 所有人可以过困难侦查或者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6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6/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6/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7/3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3/21（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2/65（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5/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4/5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9/60（失败）

<kp> 那么技能成功的人可以发现，里古身上众多头骨纹身中的一个正在小声地发出尖叫声并逐渐消失，只留下那光滑的白色皮肤。

<kp> 里古在这个时候撕开了他的衬衫，露出更多那种奇怪斑纹的皮肉

<kp> 布玛和茹泊尔被这样的举动吓了一跳，看到那密密麻麻遍布整个皮肤的头骨们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kp> sc 0/1 (因为密恐)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48/62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62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4/60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60 点

<巴班> “……嘿伙计们, 不知怎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草丛里的蚂蚁窝。”

<布玛> “……赞成”

<于热尔> “这些蚂蚁去除之前弄不死他么, 啧。”

<布玛> 布玛一脸想要呕吐的表情

<kp> (你们先 rp 一下, 是打算继续战斗还是怎么办, 你们决定一下)

<茹泊尔> “该死的, 叔叔我啊, 受够这些歪门邪道了...” 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向其他人投去了想撤的眼神

<巴班> “……古里医生看起来真是意气风发, 让人佩服。”

<巴班> 背过手做个手势提示大家伙快跑

<布玛> 对着茹泊尔点点头, 用眼神询问其他人的意见, 拼命打手势想跑

<雷诺> 示意其他人先都动起来自己受了伤的殿后

<普雷西> 瞄了一眼其他人, 大概了然了这不是有优势的情况, 于是缓缓后退

<于热尔> 点点头看一眼队长跟着撤离

<kp> 你们决定逃跑, 朝着来时的路像是走投无路的野兽一般奔逃过去。

<kp> 但里古怎么会容许如此轻易地放过你们?

<kp> 他打了个响指, 即使在一片杂乱的噪音中这声响动也如此清楚, 随着他的动作, 道路两旁堆砌的头骨们像是被施放了法术一样飞了起来

<kp> 在你们面前迅速排列成了一面由头骨组成的高大坚实的墙, 马龙上尉的头颅就镶嵌在这面墙的正中, 好似嘲弄一般愤恨地盯着你们 (他死的时候便是如此表情)。

<kp> “你们想要去哪儿？”里古不急不缓，带着嘲弄的语调向你们走来

<巴班> “给你找点白粉抹一抹脸呢。”

<茹泊尔> “回去翻一翻把先生你的秘密都写在哪了，毕竟太多了。”

<kp> “只要你们死去，就可以永远地保守秘密，我以为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kp> 他一点点地逼近你们

<巴班> “hummm，确实，这些头骨的骨灰应该也是做白粉不错的材料。”

<kp> 可以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5/70（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3/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4/4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6/6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1/65（失败）

<kp> 那么危机之下，你们拼命寻找着离开的方法

<kp> 正面的路已经被头骨们堵死，后面是朝着你们缓慢走来的里古医生

<kp> 你们原以为没有出路，但是这个时候雷诺、于热尔和茹泊尔却发现

<kp> 在你们的侧面，原本堆积在那里的头骨们飞走之后恰巧露出一条黑暗深不见底的通路。

<茹泊尔> “我的上帝，只能碰碰运气了。”往通路那跑，同时招呼其他没看到的人，“这边！小伙子们这边！”

<于热尔> 谁离我最近我拉上谁就往那边跑

<雷诺> 我顺手拉上身边的人，往那边跑过去

<kp> 你们一手拉一个，朝着通道打算溜之大吉

<kp> 你们一股脑儿钻进通道，也顾不得里面是否会有什么危险了。

<kp> 里古似乎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条道路，原本慢悠悠的脚步陡然加快朝着你们追来。

<kp> 你们发挥了自己最大的潜能，拼命在一片黑暗里跑着，甚至确信自己上了战场时面对炮火逃窜的速度都没有此时快

<kp> 恐惧已经完全压过了身体的疲惫，双手双脚几乎都已经失去知觉，仍然凭借着一股求生的本能奔跑着。

<kp> 但里古的脚步声还是越来越近。

<kp> 这个时候——

<kp> 黑暗中传来了嘶哑的声音：“如果你们想要活命的话，就跟我来！”

<kp> 你们可以看到，在一处小心隐藏在骨头间的低矮隧道入口处，有一个身影蜷缩在头骨中间。

<kp> 这个身影有着一个长得像狼或者狗的吻突的长脸，并在前方大步慢跑着。

<kp> 他急匆匆地跑进洞中并同时向着你们大声地鼓舞道：“快！”

<茹泊尔> “行吧，反正小怪怪你看起来怎么也吃不下六个人，后面那位可真的想把我们都鲨了。”

<茹泊尔> 犹豫了片刻，茹泊尔先跟了上去

<kp> “六个人我还是吃得下的，不过我保证我不会杀你们”

<于热尔> “等到我们真的没有活路的时候再考虑被谁吃吧！走了！”咬着牙跟上去

<布玛> “起码你看起来比后面那个虚伪的医生好的多”

<布玛> 布玛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巴班> “嗯…吃人的好心先生。”跟上去

<普雷西> “什么情况，还得被怪物救……”嘀嘀咕咕的跟上了

<雷诺> 有些犹豫在最后跟着上去

❖ 二、会面食尸鬼

你们可以看到，在一处小心隐藏在骨头间的低矮隧道入口处，有一个身影蜷缩在头骨中间。

这个身影有着一个长得像狼或者狗的吻突的长脸，并在前方大步慢跑着。虽然他的模样以人类来看显然是极为可怖的，但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你们哪里想的了那么多呢？

他急匆匆地跑进洞中并同时向着你们大声地鼓舞道：“快！”

你们跟着他跳进了阴暗隧道中的秘密洞穴，大量尘土在一瞬间被激起，呛得你们连连咳嗽。你们一边跑一边咳嗽试图排出鼻腔和喉咙中的异物，但是情况却因为你们急速的奔跑显得更加严峻。

隧道漫长，又会在某些地方急转直下，你们不停地跟着前方的身影攀爬和奔跑着，仿佛只剩下盲目失去理智的本能。不知道这段路到底有多远，也许穿过了巴黎封闭而未知的隐秘深处，穿过了过去时代的石灰岩采石场，穿过了被遗忘的铺路隧道，穿过了中世纪教堂的地下室，还有更多你们想象中或是想象不到的隐秘地方。

里古早就被你们甩了不知道多远，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他没有追上来。

似乎是到了最后一站，那只生物在一道长长长长的楼梯前停下脚步。

<kp> “上面是我和我的同伴们的住地。” 这只会说人话的生物告诫你们道，

<kp> “对于他们来说，你们就仿佛成为羊排前的羔羊一样，这是生理意味上的，我们以猎食你们的尸体为生。但是只要你们保证不打扰到他们享用美餐，我会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羊排’！来保护你们。”

<布玛> “有这么可怕吗” 布玛小声嘀咕着，却还是点了点头

<茹泊尔> 耸耸肩，也跟着点头

<巴班> 看了一眼他，点点头。

<巴班> “除了你的同伴们都在用餐意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巴班> “或许可以有些心理准备。”

<雷诺> “真是…我可不想变成食物。” 话虽如此还是点了点头。

<kp> “大概……它们都和我长得一样？”这只生物不确定地说，“然后他们进食的对象是你们，我知道，这跟误入狼群的羊一样可怕。哦对了，我叫纪尧姆。”

<普雷西> “……怎么感觉有种错一步就没命的感觉，好吧……就听你的。”

你们跟着它爬上了长长长长的楼梯，发觉里古已经不在追击你们的事实让你们总算可以松懈下来，急速奔跑和逃亡带来的疲惫在此时一股脑儿地涌上来，你们恨不得这段路可以变得更长，好让你们多以缓慢的步伐休息几步，纪尧姆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它主动放缓了脚步，保持安静，让你们从生理和心理上都能够舒缓下来。

一丝丝的光明出现在了楼梯尽头，显然你们已经在地底的追逐战中耗费了一个晚上，现在是黎明时分。

走上楼梯，可以见到这里似乎是一处废弃别墅，有一打长得特别圆润的‘纪尧姆’正在对着成堆的无头尸体大快朵颐，不少尸体的服饰让你们感到眼熟，贵族、士兵、普通市民，总之是前阵子死于‘红弥撒’的无辜者们，他们死前因为流言和举报惶惶不可终日，死后他们的脑袋和身体还要分别地被玷污。

<kp> 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真正见到食人盛宴仍然对你们的精神带来冲击 $sc\ 1/1d4+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3/60$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4/77$ (失败)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D4+1=1+1=2$ 点,当前剩余 75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2/62$ (成功)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1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4/70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9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6/79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8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4/63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4+1=2+1=3$ 点,当前剩余 60 点

<kp> 见到纪尧姆带着你们走进来, 它们开始对你们大声咆哮, 不过纪尧姆以更大的声音咆哮了回去, 它确实是在保护你们。

<kp> 而这其中, 有一只‘纪尧姆’没有吃东西, 相反, 她紧抱着一位老人的残躯而痛哭。

<kp> “噢, 她叫伊泽贝尔。”纪尧姆对你们解释道

<kp> “她跟我一样是在 1709 年的大饥荒中变成食尸鬼的, 除了吃人之外她一直在暗处守护着她的儿子长大, 但是她的儿子最近被处决了。”

<kp> 纪尧姆低声哀悼了几句, 望着那具尸体舔了舔嘴唇。

<茹泊尔> “政府或许得给你们发工资? 尸体被吃下肚子兴许不会跟乱堆乱埋一样传播瘟疫。”缓过神后, 用只有前后同伴听得到的音量嘀咕着黑色笑话

<布玛> “我猜说不定这就是一部分尸体的解决方法”

<普雷西> “如果真是布玛说的那样是个公开的秘密, 那知情者和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人都有些谁就很耐人寻味了。”

<巴班> “变成? 食尸鬼?” 很在意这个生物为什么会说话, 也有名字。

<于热尔> “不管怎么说都比里古医生那样的处理方式要好…”

<kp> “噢,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你就不需要关心了, 不过你若是想死后变成食尸鬼的话, 欢迎来这边找我。”

<普雷西> “……也对, 我们并想不到更好的处理方式。”

<kp> 他带着你们从餐厅墙上的洞钻了出去, 同时宽容地表示不想钻的话, 穿过那群食尸鬼去那扇已经没有了玻璃的窗户也可以出去

<巴班> 经常在各种脏地方摸爬滚打的士兵并不在意这些，跟着它钻了出去。

<茹泊尔> 叔叔跟着巴班钻狗洞，“那么死而复生成为食尸鬼的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边爬边问着纪尧姆。

<于热尔> “既然是羊排还是不要往餐厅走了。”跟着钻出去

<巴班> “嗯…但我我依然很在意，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布玛> “我选择跟着你”布玛谨慎地离开一步那些食尸鬼，弯腰钻了出去

<kp> “我懂你们的疑惑，不过这些事我们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慢慢讲起，对吗？”

<雷诺> 跟着于热尔钻出去的同时想找找有没有什么东西给自己包扎一下伤口，觉得呼吸都漏风。

<kp> 你觉得可以撕掉自己或者队友干净的、没有沾上尘土的内侧衣衫的袖子为自己包扎，

<雷诺> 开始打量队友谁的衣服比较好撕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1D6=3

<kp> 看起来是普雷西

<普雷西> “我们倒也不会蠢到自投罗网”耸耸肩跟在最后

<kp> 你们跟着纪尧姆离开了别墅，又不缓不急地走了一小段路，最终进入了一个废弃的修道院内。

<kp>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既没有里古那个杂种，也没有我贪婪的同伴们。”

<kp> 纪尧姆跳上一个土堆，像狗一样坐在那里，对你们露齿而笑，借着黎明的光亮，你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可怖的盟友那丑陋的长相。

<kp> 见到食尸鬼，Sc1/1d6（与前面的理智损失相加不超过六）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0/78（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7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7/75（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4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8/59 (失败)

<骰娘> 布玛的 San 值减少 1D6=3 点,当前剩余 58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6/69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8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0/60 (成功)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53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布玛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3/61 (失败)

<kp> 茹泊尔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2/60 (极难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疯狂发作-临时症状:

<骰娘> 1D10=8

<骰娘> 症状: 竭嘶底里: 调查员表现出大笑, 哭泣, 嘶吼, 害怕等的极端情绪表现, 持续 1D10=6 轮。

<雷诺> “喂，喂。普雷西？”

<雷诺> “把你的衣服撕下来一块给我”指指胸口的洞

<普雷西> “啊？啊？？”对现在的情况比起惊讶更多是感到迷惑不解，以至于对队长说的话都反应慢半拍

<普雷西> “……我知道了”

<巴班> “听起来…不过事实上也是，你是所有‘人’中最特殊的一位，也认识里古。”

<巴班> 对食尸鬼的外表依然饱含恐惧，但语气最大程度上保留尊重。

<普雷西> 说着动手从下摆撕一块布，递给雷诺

<茹泊尔> “哈哈哈哈哈，*法国粗口，这，我们的小恩人长得真有趣，不是，我是说，哈哈哈哈哈，真可爱...! 草，太棒了。” 巴班保持尊重的时候，茹泊尔突然大笑道

<茹泊尔> 笑得捂肚子，边笑边走到一边，笑着笑着又哭起来，啪嗒坐地上，一个人又笑又哭去了

<巴班> “唉，原谅他吧。”

<巴班> “情绪的释放往往来源于苦难后的轻松。”

<kp> 你可以看到队长胸口的血液虽然已经开始出现愈合的趋势，但是刚刚的剧烈运动此刻让它看起来更可怖了

<布玛> “我来给你包扎吧，队长”

<布玛> 布玛还是保持着五年前的习惯称呼雷诺为队长，主动接过布条包扎

<巴班> “？”被茹泊尔这态度给惊了一下，转头看看这人现在什么情况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急救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7/60（失败）

<kp> 那么布玛刚想上前包扎，却在试图绑好这个‘绷带’时，手劲过大扯断了它。恐怕普雷西需要贡献另一只袖子了。

<kp> 而巴班，觉得茹泊尔此时此刻仿佛表现得应该被送进沙伦顿与费南尼克伯爵作伴

<于热尔> 看着又哭又笑的老茹泊尔，很担心他是否会变得像今晚遇到的任何一个不正常的生物一样，朝他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犹豫

<kp> “噢，没事，我不急……你们大可处理好眼前的小危机，虽然我们只剩大概三四天时间，但是说实话，不差这么一会儿。” 纪尧姆边说，边从土堆下刨出一个头颅，他喀嚓一声压碎了它，脑髓从里面流出来。

<巴班> “只剩下三四天？”未免自己看到些更恶心的场面，选择背过身去看茹泊尔的情况

<布玛> “对不起……”布玛把普雷西的袖子扔掉，“用我的袖子吧”

<布玛> 他主动扯下自己的袖子，给雷诺再一次包扎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急救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0/60（成功）

<kp> 这次布玛包扎的小心翼翼，用最中规中矩的动作完成了包扎，雷诺 HP+1d3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蒂埃里·雷诺掷骰：D3=1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蒂埃里·雷诺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 $6+1=7$

<巴班> “嘿布玛老兄，也给我看看伤口？”

<巴班> “老茹泊尔，要睡会儿吗？”

<kp> “嗯……这个话题与你们刚刚提起的那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是一个问题，让我们从头开始说。从里古这个可恶的杂种究竟想做什么开始说，”纪尧姆一边说，一边递给你们一个头颅，“要吃点小零食吗？”

<布玛> “但我只剩一只袖子了。”他虽然这么说，还是扯下了另一只袖子帮你包扎

<于热尔> “好意心领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急救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76/60$ (失败)

<kp> 但是看起来他的包扎没什么效果。

<于热尔> 比起小零食，感觉精神不大健康的老头还更安全一些

<巴班> “谢谢，还是不用了。”

<茹泊尔> “睡？哈！这个点怎么睡得着的...哈哈哈，俺的酒，诶...呜啊，俺的酒呢...”酒壶别在左侧，拼命在右边摸索着，笑声又变成了哭泣。听到巴班的话，茹泊尔也没有消停下来的迹象。

<kp> “噢，真可惜。”

<kp> “整个巴黎都已经疯了。我们都住在精神病院里，现在却已是世界末日了。”

<kp> “全法国上下，断头台都在被喂食着但是却没人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局。卢西安·里古旨在将巴黎送给那些存在于外域的东西。他已经在许多断头台的刀刃上施加了一个秘密的咒印。”

<kp> “这个咒印是一个旋转的漩涡，它会在刀刃落下之时启动。每一个死在那些刀刃之下的灵魂都会在一瞬间被推进到宇宙的中心——阿撒托斯的王座那里！在那里，有一瞬间，他们的声音会加入到回响着星辰旋律的合唱当中。”

<kp> “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头颅在死后一瞬间的反应，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知或不可视的东西一样吗？那可怕瞬间的记忆会在穿越空间与时间之后归还并填充到刻有里古标记的其中一个头骨当中。

<kp> “当一万个灵魂被送往王座之后，头骨合唱团便会起唱而阿撒托斯的眼睛也将睁开。巴黎将

会被吞食。”

<kp> 纪尧姆叹了口气，担忧着这可怕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将近完成。

<kp> “我并不指望你们相信这一点，我自己都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它就是真的。我在梦境之城因加诺克之中已经看到了证据。”

<kp> “那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缟玛瑙雕刻家，他每天起来使用凿子刻着一种他不去使用的语言的名字。那种语言便是法语，而那些名字便是我们每天的死者。”

<kp> “每天晚上他都梦见到我们，每天早上他则继续着他的名单。在他那匮乏的休息时间中，他留心着结束的声音，这样他才可以放下他的工具并死去”

<kp> “我曾看过里古在地下墓穴的深处查阅着一本黄铜镶边的黑色书本。如果那本书中包含了那个仪式，也许它也记载着撤销它的方法。我认为如果仪式被破坏，那么让里古不死的魔法也会被打破。那时便将是打倒他的时候！”

<kp> “我偷偷跟着他从这里离开，看到他走进了塞纳河北边的一栋房子，在那里待了一个白天，夜间又去到墓地进行他的邪恶活动。”

<kp> “我猜测也许那就是他的家，在那边的河岸潜伏了十几个晚上，他的每一天都过的几近循环往复，白天去革命广场查看断头台和红弥撒，此时他的仆人就会在家里进出忙碌。”

<kp> “中午或下午做几个小手术，晚上接待他的一大群朋友开个宴会，午夜他的朋友们走后，他便一个人前往地下墓穴。”

<kp> “我想过很多办法想混进那个地方，但是都失败了，以我当前的外貌，这不太可能。”

<kp> “但恰好这个时候，你们进入了地下墓穴。如果有了人类的帮助，也许就可以拿到那本书，找到撤销仪式的方法”

<kp> “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这与我何干？但是外神的吞食并不局限于一点，巴黎仅仅只是起始，而之后，整个法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毁灭”

<kp> “即使想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所以请务必助我一臂之力”

<kp> (end)

<巴班> “拯救世界吗…真像是作家们笔下的戏剧，不，或许连戏剧也没有这么天方夜谭。”

<巴班> 笑了笑，搓搓下巴

<巴班> “你没有试过午夜进入那间房屋吗？看起来夜晚会容易进去得多。”

<普雷西> “帮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难道我们又要混进宴会去……？”

<kp> “我有尝试过，但是以我的力量也砸不开那扇门，我猜测可能如此笨重的大门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打开。但是我的同伴们对此毫不关心，他们只在乎最新鲜的尸体”

<于热尔> “我们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去撤掉那劳什子法术？”

<kp> “噢，我也想过这个，但我觉得那样风险很大。里古只接待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人做朋友，我曾见过包括罗伯斯庇尔本人前往里古的家中”

<kp> “也许你们也可以作为里古的患者前往试试，但我不清楚那里是否是预约制。”

<巴班> “里古现在看起来可不好彻底杀死”

<kp>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也是午夜的时候前往，就像没有手的这家伙说的一样，大概凌晨的零点整，那间房屋便空无一人了，这个时候想办法用暴力潜入或者撬开他家的门锁，你们有六个人，应该力气足够打开他家的大门了。”

<普雷西> “是的，他好像可以使用替身抵挡伤害……我们提前得想想对策。”

<kp> “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仪式被撤销，他不死的魔法也会被打破。当然，这是我猜测的，因为人不可能没有弱点”

<雷诺> “那其实我们先做的应该是毁掉那个仪式？这可难办了”

<巴班> “何况里古见过我们的乔装打扮。”耸肩

<普雷西>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万一撤销之前被发现了……”

<布玛> “哦，那就提前和家人告别吧。”

<kp> “哦，那就提前和家人告别吧。”

<于热尔> “照你的意思，我们现在走了大运了，如果我们一无所知地活下去，只会被里古召唤什么东西的时候毁灭，而现在，好吧，我们还有机会赌一赌能不能救活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

<于热尔> 听到提前和家人告别，刚刚死里逃生的心脏又揪了起来，没忍住问出一连串的话

<普雷西> “这还叫走运呐……”

<kp> “也许是这样的，但也许只是里古的贪婪和多疑毁灭了他自己，如果他不把你们召集起来，想要在这里把你们杀死的话，我也没机会把你们救出来。”

<巴班> “亲眼见世界末日的情况，现在还活着的每个人一生中独一无二的好机会。”

<巴班> 很想喝点酒，但可惜没有。

<kp> “前面已经死了几批不知为何被他召集起来的士兵了，但是他们都没有活过十分钟，你们确

实好运，可以找到那个被我挖出来的洞口”

<巴班> “嗯…大概是古里医生良知保佑我们找到的这个洞口吧。”

<kp> “而现在，我知道，也许我的要求困难而且无礼，但是我也没有更多办法了，最多是在里古的家门前撞个头破血流，或者强行进去拿到那本书，但是也许无法解读它，或者无法完成逆转仪式的条件。”

<茹泊尔> 慢慢恢复过来后晃了晃脑袋，旁听着对话，理解了现状，“所以咱们是要等半夜去撬了那混蛋医生的家是吧。”重新走近过来

<kp> “不过虽然前路未知，但是为了我挚爱的巴黎城，我还是愿意一试。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快一百年了……实在舍不得它”

<kp> “我相信你们也有不肯放弃的人，对吗？”

<巴班> “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巴班> “从地狱里走一圈回来，再给儿孙们争点…”

<巴班> 看了看朝阳。

<巴班> “新鲜空气。”

<巴班> “或许也没什么不好的。”

<普雷西> “现在又变成了难以选择的状况，或者说我们也没得选，如果我们能活着回来是最好的。”

<布玛> “如果不是为了家人，我也不会随时可能投身战场、失去性命的军队里供职。就当是一场新的战斗未尝不可。”

<雷诺> “就这样做吧？就算是为了私心……也没办法就这样一走了之了。”

<kp> 纪尧姆看向了茹泊尔和于热尔：“噢，这两位……先生，你们怎么想？”

<于热尔> “没什么好难以抉择的，我总不能让妻……妹妹在家里做着饭就那么被莫名其妙的末日搞死了。”捡起来配枪掂了两下，低着头嘀咕

<茹泊尔> “俺是最没主见的那个，毕竟也没什么牵挂，我会跟着大家伙。”

<kp> “十分感谢你们。”纪尧姆挥了挥爪子，“但是说实在，我们要尽快一点。如此多的人已横死法国；它现在已不会需要太久了。”

<kp> “我怀疑 6 月 8 日于战神广场举行至高存在节之时，便将是里古召唤阿撒托斯至罗伯斯庇尔及整个国民公会面前的理想时刻。如此这般的行为必然会葬送这场革命并将巴黎的所有人送至一

场远比大恐怖更恐怖的大灾难之中。”

<kp> “我们必须在那之前能想方设法解决掉这些麻烦……那么你们打算如何进入里古家呢？我推荐你们在今晚子夜之后潜入，当然，你们若有更好的想法大可以提出来。”

<巴班> “首先…我想我们得调整好状态。毕竟多一分状态多一分胜算不是。”

<巴班> “有医生吗？除了古里”

<巴班> 示意一下伤员们的伤口

<kp> “这个，抱歉，我无能为力，但是现在是大概 4 点，里古大概 6 点就会回到他的屋子，所以你们应当是再过十几个小时的晚上潜入他家。而这十几个小时，我想应当足够你们找到一位医生解决你们的问题？”

<巴班> “说的也是。”笑了笑

<巴班> “顺便还能再会见我儿子。”

<于热尔> “老天保佑，那混账不要在短短的一个白天对我们的家人下手。”

<kp> “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今天凌晨一点我们就在塞纳河畔见如何？我会在那里等着你们，为你们送行。如果你们成功了，可以回到塞纳河畔的草丛，那里已经被我挖好了一个通往地下的洞，是食尸鬼专用的通道，你们届时也可以使用”

<茹泊尔> “那么有谁家需要雇个警备呢？一位老兵与他壮硕的军犬将会守卫在主人家的客厅，只要有酒有饭，有温暖的摊子。”顺着于热尔的话说道，然后对纪尧姆点点头，“那可得预先通知下你的同胞们，要是事成后带着书变成羊排就太可惜了。”

<kp> “我可以把我的一部分零食让出来放到刚刚的屋子里……这可是我多年的珍藏，他们一定很满意。”纪尧姆带着肉痛的表情说道，抚摸着手中的头颅，颇为不舍的样子。

<于热尔>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的话，或许该考虑搞个什么养老院之类的了。有没有可能在老茹泊尔和壮硕的军犬当中只选择雇佣一位，毕竟后者可不会喝那么多。”

<巴班> 听了于热尔的话跟着嘲弄的放声笑。

<茹泊尔> “那还是俺吧，小狗子跟着这么多年，已经比我能喝了，毕竟那么年轻。”茹泊尔指着自己开始说鬼话

<于热尔> “算了算了，一起吧，你们俩自己商量好谁喝多少就行。”顺着老头的鬼话讲下去。

<普雷西> “虽然我和梅洛迪现在过得有点……但总比不明不白没了命的好，她还年轻呢，之前受了那么多委屈，我得活下去，好好补偿她。”深深的叹了口气

<kp> “那么，我先走了，从这个修道院出去往东走差不多两公里就能回到巴黎，各位，我们晚上见。”

<kp> 纪尧姆从土堆中又翻出一大堆头颅，把它们放在地上排成一列推着走，对你们挥挥手，跑远了

<于热尔> “凌晨一点是吧，行，补觉之前先各自安顿好吧，队长这伤，哎。”

<雷诺> 在旁边进行微弱的呼吸

<kp> 那么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巴班> “这伤可以来找我小子。”

<巴班> 抬抬下巴，有些炫耀地说道。

<茹泊尔> “嘿，好说好说。一会儿就牵着那小伙子过去。没搬过家吧？”对于热尔说完，“是啊，巴班家那个是医生来着。”

<雷诺> “喔，方便吗？不要带来什么不必要的牵扯就好。真的很疼”

<普雷西> “这场面还真是诡异得慌……”看着走远的纪尧姆摇了摇头，准备回家了。

<巴班> “嘶…我要不去找找别人？我现在这副样子要怎么把他糊弄过去。”

<普雷西> “这场面还真是诡异得慌……”看着走远的纪尧姆摇了摇头，准备回家了。

<巴班> 嘀嘀咕咕

<布玛> “我觉得以这种伤口的深度，是很难逃过一位专业医生的眼睛的，你还是尽早回去老实道歉吧”

<布玛> “我也回去看我的父亲了，晚上见”

<巴班> 叹了口气，但看起来并没有多心虚害怕。

<巴班> “走吧雷诺，去找我家小子。”

<巴班> 轻轻拍拍队长的肩

<雷诺> “走喽，这次就麻烦你了，我的好巴班”

<kp> 里古在这一天一夜里并没有对你们下手——也许只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暂时还没找上门来，毕竟他们的业务也是很忙的，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可疑分子需要被监督

<kp> 你们回到家中，跟家人好好地拥抱了一下，就倒头睡了一个下午，有病有伤的顺便也治疗了

一下

<kp> (所有掉过血的 HP+1d6)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Babin 掷骰: 1D6=5

<巴班> (好诶)

<巴班> (刚好回满!)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蒂埃里·雷诺掷骰: 1D6=2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蒂埃里·雷诺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 $7+2=9$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普雷西掷骰: 1D6=6

<骰娘> 普雷西的 hp 为 10

❖ 三、潜入里古宅

<kp> 到了大约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你们按照约定好的那样,在塞纳河畔集合

<kp> “我已经提前和同伴们打好招呼了,今晚他们都在宅子里享受美餐呢。你们从里古家离开之后就勇敢地往这个洞里面跳就行,我会在洞里面等着你们。”

<kp> 纪尧姆对你们说

<kp> 你们所处的位置现在就在里古家的对面,只要走过面前的桥就可以到达。现在夜深人静,似乎来参加宴会的人早就散去了,一个人影从房屋里出来,锁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响起,随后这个人影就朝着墓地的方向去了

<巴班> “感谢您的支持。”活动了一下身体,下意识看向雷诺

<于热尔> “看到你们都状态比昨天好点就放心了,昨天那些伤口真是……”

<布玛> “巴班的儿子真是神医啊”

<布玛> “队长那么惨烈的伤感觉看起来也好很多了,今天精神不错的样子。”

<布玛> “我们现在出发吗？”

<巴班> “哼，也不看看是谁儿子。” 颇为骄傲的抬了抬下巴

<茹泊尔> “状态都不错嘛。” 同样看了看他们的伤势，“现在那怪医似乎也已经跑出去了。热下身准备去抄家吧。”

<雷诺> 勉强恢复了一点精气神的只对着巴班竖起大拇指晃了晃，起身准备去做准备

<kp> 那么你们稍微热了下身，自觉已经找回了当年之勇，就和纪尧姆告别朝着里古家那边而去

<巴班> “还得小心里面会不会有些奇怪的东西。” 轻轻拍拍腰间的斧子

你们来到了里古的家门前，他现在的房子显然没有几年前在凡尔赛那样气派，但是仍然要比巴黎绝大多数公民精美的多，只是这种奢侈被低调地装饰在房屋的内部，装潢风格绝不华丽，但这些来自古老年代大师之手的作品们的价值却远超那些以宝石和金银装点的东西。

里古家的门上是一个细致雕琢的花环，同时这些漩涡形装饰环绕着一个完整的空白椭圆，并涂成黑色。

<kp> 这里可以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00/70（大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1/7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6/6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8/50（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2/60（困难成功）

<kp> 成功的人认为这也许是家族徽章，在现在的时候，可没有贵族敢留着这个。当然，也许里古

做的更为彻底，他可能放弃了贵族身份。

<kp> 而于热尔，在夜色的干扰下你看不清面前的装饰，你试图以触摸的方式来了解它，但是这种由凹凸不平还带着棱角的金属制成的物品显然在反抗你的手指——你的手指被刺破了，鲜血从伤口中一下子涌出来

<于热尔> “嘶……这王八蛋的真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害人。”

<于热尔> 伤口往身上擦了擦

<kp> (HP-1)

<巴班> (当时伯爵家有类似的徽章吗)

<kp> 伯爵家有，你也在以前的里古家见过，对于那时的贵族，拥有家徽是代表家族传承古老，是值得人尊敬的

<巴班> “你们说…光是这个是不是就能让他上断头台。”

<布玛> “那个生物好像说过来往他家的客人很多吧？还不乏我们的革命先锋，以及现在的大人物？他们肯定都看过这个，我认为里古把这个视为他及时放弃贵族身份的证明”

<茹泊尔> “可得小心了。”看了看于热尔，然后赞同布玛的话，“有道理，那不如让我们进去看看别的，能让他上断头台的证据吧。要我说，最好跟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人们一起。”

<巴班> “先进去找东西吧。”

<茹泊尔> 确认除了哥几个没别人后，茹泊尔推推看门，如果锁着的话准备撬锁

<普雷西> “他可真是胆大包天……不过证据肯定不止这些，让我们先看看怎么进去吧。”

<普雷西> 说着查看门锁有没有上锁，顺便听一下里面的动静。

<于热尔> 或者先看看窗户

<kp> 你发现这个门意外地沉重，大概需要 1 个成年男子用尽力气才可以在没有锁的情况下推开，3 个成年男子的力量才可以暴力破坏。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8/75 (失败)

<茹泊尔> 看普雷西贴着听，我也跟着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4/60（失败）

<于热尔> “果然没有之前潜入那么容易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7/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5/21（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4/3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9/55（失败）



<kp>

<kp> 那么你们都觉得房屋内部没有任何异动

<巴班>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搓搓下巴

<普雷西> “……那就……？” 带着询问的眼神看看其他人

<雷诺> “走？” 不太确定的语气

<布玛> “所以你们有人会开锁吗？”

<茹泊尔> “我多少会写。” 单手撑在门上

<巴班> 耸了耸肩，让开位置等老茹泊尔发挥

<布玛> “那太棒了，如果可以开锁进去就不用暴力破坏了，这样也减少点我们被发现的危险”

<茹泊尔> 喝口酒清醒清醒，掏出随身的一些小工具，俯下身去捣鼓起来。“伙计们可得帮老茹泊尔看好屁股。” 一边嘀咕着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锁匠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8/55（失败）

<kp> 借着酒劲，你很顺利地破坏了这个门锁，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是要开锁而不是破坏它，就把它搞得一团乱，现在锁孔堵死，不进行暴力行为你们彻底进不去了

<于热尔> “唉……反正都是要暴力进入了，怎么说，门还是窗户。”

<布玛> “反正都会造成声响，不如直接把他家大门拆了，让他无家可归”

<巴班> “嘿”了一声

<巴班> “我支持”

<普雷西> “窗户吧，好歹动静小点……”

<雷诺> “我觉得门不错”

<茹泊尔> “我都行，大不了给他都拆咯。不过论效率的话还是直接破门吧。”

<普雷西> “……好吧，就听你们的。”

<kp> 那么你们 6 个人有一个力量成功就可以了，我会默认是你们一起帮忙破门的

<于热尔> 来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5/55（失败）

<于热尔> 走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6/65（失败）

<巴班>（走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3/65（失败）

<雷诺> 走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2/90（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4/8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7/60（成功）

<kp> 那么主要是布玛和普雷西两个年轻人使力气，其他中老年人在旁边帮忙搭把手，你们利用身边趁手的锐器，对着门和门框的连接处进行拆卸，当最后一个门轴也掉落在地上时，轻轻一踹，金属制的大门就轰然倒塌，在夜里发出巨大的声响

<布玛> “成了，呼……”

<巴班> “看来我还没老啊。”笑到，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kp> 你们所处的地方是里古宅的一楼，包含了休息室、餐厅、会客厅、厨房和手术室。这些房间都是里古招待客人和给病人看病的。

<雷诺> “这声响是有点大啊……算了，就当开个好头。”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向屋里看过去

<于热尔> 第一个上去丢人，再第一个冲进去面子上不合适，跟在最后面往屋里看

<普雷西> “好累……不过权当活动筋骨了。”伸了个懒腰，回头看看门外有没有动静，有人注意这边吗。

<巴班> “我觉得一楼说不定不会放对他很重要的东西。”

<kp> 貌似没有人往这边来，毕竟也已经三更半夜了，只要不是接连不动的巨响应该不会让睡梦中的人有所警觉

<普雷西> “一楼经常有客人出入吧，毕竟天天宴会，肯定不会放什么重要物品，应该都是在私人房间，比如书房卧室收藏室仓库”

<茹泊尔> 看看有没有通往二层的楼梯或是往下的地下室

<kp> 有的 你在进门的左手边就看到了去往二楼的楼梯

<布玛> “那么我们要现在上去吗？”

<于热尔> “感觉很熟悉啊，站在一楼的楼梯口纠结的感觉，最好不要出现什么管家之类的。”

<茹泊尔> 在楼梯口听听二楼有没有什么人或东西因为我们的来访而受惊（？），没啥的话准备带头上楼

<kp> 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3/60（困难成功）

<kp> 那么你确信这里没有任何响动

<茹泊尔> “好像没什么动静，嗯...伙计们我们上去看看吧？”这么说着，脚已经踏上了阶梯

<巴班> “走吧。”我跟在老茹泊尔身后

<雷诺> 跟在后面准备上楼!

<kp> 你们来到了二楼

<kp> 二楼有着很多房间，一间是里古干净整洁的卧室，还有几间客房。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掩着的木制大门。

<kp>（要去哪里呢？）

<巴班>（我很想冲锋去木制大门）

<巴班>（不过还是打算先卧室看看）

<普雷西>（卧室先）

<茹泊尔>（卧室先

<kp>（那先去卧室吧）

<kp> 你们走向了里古的卧室，发现里面格外的干净整洁，比起费南尼克伯爵的卧室要朴素许多

<于热尔> “他没有什么睡棺材的习惯吧。”先看看床底

<kp> 唯一被装扮起来的，是一本‘公民证书’，上面写着里古的名字，代表了他拥有优秀的共和国美德

<kp> 床底很干净，没有东西

<巴班> 看着这张证书挑了挑眉。

<巴班> “这白漆刷得还真是厚。”

<普雷西> “明明名不副实还要裱起来....脸皮真厚” 啧了一声

<普雷西> 证书能取下来吗?

<kp> 可以

<布玛> 布玛把里古的被子掀起来还顺便踩了两脚：“喔……好像这个屋子没什么东西”

<普雷西> 那么我取下证书，翻来覆去仔细观察

<布玛> “也许他根本就不需要睡觉”

<kp> 你翻来覆去仔细观察，只能得出这个证书是真货的结论，买都买不到的那种

<普雷西> "这玩意的可信度至少比本人高。"发表了莫名其妙的评价，然后挂了回去。

<茹泊尔> “吸血鬼好歹还会睡觉呢。”失望地叹口气，“看来这里除了那良民证确实没什么了。”

<于热尔> “想想跟他来往的那些人，这证书对他来说搞到手跟吃饭喝水有什么区别。”

<普雷西> “噢，你这一说我心里好过多了，谢谢。”

<巴班> “毕竟那家伙已经不是人了。”耸耸肩

<巴班> “我们去看看其它地方？”

<普雷西> “走吧，去隔壁”

<雷诺> “走了。”跟着去客房那边看看

<kp> 那么你们依次检查了所有客房，发现与主卧一样干净朴素，这里没有仆人的房间，也许他的佣人并不住在这里

<布玛>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啊，看来这家伙真是小心”

<茹泊尔> “那么只剩下那扇令人在意的木门咯。”从客房出来后晃晃脑袋

<于热尔> “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今天扑了个空。”检查了大半房间之后，压低声线说

<巴班> “正确答案放在最后才最激动人心不是吗”

<茹泊尔> “再详细点说，可能这会儿医生正带着那本书在墓地咧。”耸耸肩，“不过我觉得巴班老弟说的没错。”

<茹泊尔> 往走廊尽头走去

<普雷西> "但愿最后的房间不要让我们失望"我快步跟上

<kp> 你们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木门前，试图推了推它，却纹丝不动，这个木门也上着锁

<布玛> “噢，茹泊尔，这次你可要看清楚，我们不是在破坏门锁”

<茹泊尔> 看看门锁，看看同伴们，抖抖胡子又来了口酒，“放心了伙计，之前只是喝得不够多。”

<茹泊尔> 然后俯身故技重施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锁匠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55（失败）

<巴班> 搓着下巴看老茹泊尔秀操作

<kp> 那么你这次多喝了一点，甚至没有找到锁孔在哪，手中的工具对着虚空挥舞

<布玛> “我懂了。”布玛叹了口气，一脚踹向木门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力量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90（成功）

<kp> 木门在他这一脚下被轻松踹开，直直地朝着地面倒去，但是发出轰然的声音的似乎不只有木门，你们看到木门以歪斜的姿势停住了，似乎下面有什么东西。

<于热尔> “总不可能剩下的所有人都在这里面。”

<茹泊尔> “噢，对，俺已经把锁开得差不多了，就缺老弟这一脚。”在一旁频频点头

<巴班> “什么东西。”

<巴班> 警戒起来，手摸上了斧柄

<茹泊尔> 同样举枪对准门下，仔细瞅瞅

<布玛> “也许不是活物，不然不会一点动静没有吧……”布玛嘀咕了一声，把木门搬开

<kp> 你们发现，木门下是你们的老熟人

<kp> 它是当年位于费南尼克公馆的那具无皮教皇，袍子和戒指已经被剥去，只留一具光秃秃没有皮的尸体。

<雷诺> 手小心翼翼的放在军刀上面，观察着门板下面的情况

<kp> 它被人摆成了一副冲向门口的姿势，原本绝对可以吓来到这里的人一跳，但是由于你们的暴力行为，它的脑袋现在与身体分离了，咕噜噜地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雷诺> 默不作声的踢了一脚它的脑袋把他踢的更远。

<茹泊尔> 用枪把它拨开，准备进入房内

<kp> 那么你踢了教皇的脑袋一脚

<于热尔> 看到咕噜咕噜滚出去的脑袋，不自觉地扭了扭脖子

<普雷西> 对那尸体翻了个白眼，也进去了房间

<kp> 这个房间狭小而布局紧密，一张桌子正对着能俯瞰下方街道的窗户。有一本账本放在桌子上，同时有一本小册子被钉到了墙上。高高的书架上放着拉丁语的医学文本，而墙上则布置着些解剖图稿，桌子旁有一个锁着的小柜子。

<雷诺> 走到墙边，尝试看清那个小册子上有什么内容

<巴班> “嘿，老茹泊尔。” 指了指那个带锁的小柜子。

<巴班> “能让你重振雄风的机会又来了。”

<kp> 这本小册子的开场白写道，“法国人民承认至高存在和灵魂不朽”，这是一句已经刻在巴黎大街小巷处的教堂门上的标语。

<茹泊尔> “哼哼，比起门锁，咱更喜欢这种细致的小家伙。” 回应巴班，往小柜子那走去

<茹泊尔> 这次不喝酒了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锁匠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7/55（失败）

<茹泊尔>（太惨了

<巴班>（好好笑）

<kp> 你细致的小家伙在你的手里左摇右晃，你手中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捅不进去锁孔

<于热尔> 找点什么想办法帮忙照明一下

<kp>（要孤注一掷吗）

<茹泊尔>（孤吧

<kp>（冲）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锁匠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8/55（成功）

<巴班> 假装没看到老战友的三连跪，去看桌上的账本了。

<kp> 巴班可以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60（极难成功）

<kp> 你认为这是一份被断头台处决的人的记录，因为这些地点所对应的城市均有这种工具在使用。

<kp> 这一可怕的死亡人数证明了里古将会在这几天之内达到他的目标，观察一下账本，你发现每天新增的死亡人数约在 30 左右。

<于热尔> 在身后小声鼓掌，然后等着看看里面是什么

<kp> 那么这次在战友们的帮忙下，你定了定神捏住细致的小家伙，一鼓作气发挥你的本领，成功听到了美妙地‘咔嚓’声

<茹泊尔> “我就说，这没什么难的。”擦去了一头老汗

<茹泊尔> 给其他人看看里面的东西

<kp> 包含了盖上圆筒蜡印的古老卷轴以及用潦草的拉丁文字迹所写的皮革装订本，你们认出这些东西是从费南尼克的地牢中拿过来的。

<kp>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黑色封皮和黄铜镶边的书——最后一次是在费南尼克的地牢里见到。这本书很符合纪尧姆看到的里古在地下墓穴查阅的那本的特征。

<普雷西> “终于成功了，看来你还是能做到的嘛。”在一边看看那本书的封面写的什么。

<kp> 你盯着这幅画，忽然感觉脑海中一阵晕眩，这才注意到不知何时你打开了这本书正着迷地阅读着它，但你又清楚地认识到阅读这本书并非出自你的个人意愿。

<kp> 普雷西 sc 0/1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3/59 (成功)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59 点

<kp> 其他人都可以看到普雷西好像着了魔一般朝着书本走去，打开书本露出痴迷的神色阅读着

<普雷西> 恍惚回神的我终于认清了现在的情况，但是我理论上应该不懂拉丁文才对，打开书到底是能看明白什么？

<普雷西> 我关上书递了回去:"抱歉，刚才不知不觉就"

<巴班> “九千九百四十六…如果他说的真的是真的，那这个数字恐怕离一万不远了。”

<茹泊尔> “所以上面都写了啥？”以为普雷西读懂了似的

<于热尔> “剩下的人数还需要几天？”

<巴班> “两天不到。”摇了摇头

<雷诺> “……没时间了啊”

<巴班> 我能记下这个数字，把账本撕得只剩下八千开头的数吗

<kp>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这就仿佛自欺欺人

<巴班> 没事，如果他要回来能记偏点数字也是赚的

<普雷西> "你这说的，我可不懂拉丁文啊……"

<kp> 可以对拉丁文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69/50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26/70 (困难成功)

<巴班> “拉丁文…？”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18/60 (困难成功)

<kp> 拉丁语是医学语言，如果能够破译的话……？

<茹泊尔> “巴班家那小子是学医的，能看懂些拉丁文吗？”突然想到

<巴班> “……”

<巴班> 看着文字，回想着刚才普雷西的反应，难得纠结了很久才回答

<巴班> “…他看得懂的。”

<于热尔> “嘿，你今天回去有跟他说那些事吗，关于，里古医生，关于巴黎。”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说了吗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7/50（失败）

<布玛> 挠了挠头。“你是担心你家小子受这鬼东西影响吗？变得和里古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东西不是一天就可以学成的吧，我们就让他找找关键的，然后我们把这玩意带走不就好了”

<巴班> “这有什么好说的，拯救世界这种当大英雄的事儿当然得让我来。”打了个哈哈。

<巴班> “说的也是，看完就把这东西烧了吧。”

<于热尔>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讨论如何处理这鬼东西，在敌人的老窝待久了，旁边还守着那么个脑袋，总感觉怪渗人的。”

<布玛> “有道理，这里好像也没什么东西了，我们要去找那个、食尸鬼吗？”

<普雷西> “说的也是，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走吧，去哪都行。”

<巴班> “走吧，走吧。”

<巴班> “毕竟也是商量好的作战，除非这它不守信用想要夺走这本书，不然没理由不去找它”

<kp> 那么你们离开了里古家，踩过躺在门口的大门，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kp> 你们回到了塞纳河畔，简单搜寻一番便找到了一个幽深的洞口，从阳光下目测它与地底的距离，恐怕需要一个【跳跃】/【敏捷】才可以安全落地。

<kp>（直接 rp 一下然后过技能就好）

<于热尔> “我先下去试试看吧，食尸鬼的洞穴现在对我们来说竟然比城内还要安全。”

<茹泊尔> “真不知道咱们这怪朋友挖的洞能通到哪。”老头紧跟着于热尔

<巴班> “嚯…”看着下面这个洞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跳跃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3/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0/4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8/70（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50（极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1/5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布玛？

<骰娘> 你鉴定敏捷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2/50（失败）

<普雷西> 我纵身一跃，然后轻巧落地，平时的训练还是有用的。

<布玛> 布玛有些腿软：“咳……嗯，我努力”

<布玛> 然后狠狠摔在了地上

<普雷西> “你还好吧？”看到后来的人摔了，伸手把布玛扶起来

<kp> 他旁边是和他一同摔下来的于热尔，两个人都觉得浑身仿佛被马车轮碾过一样疼痛

<kp> HP-1d3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布玛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12-1D3=12-1=11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于热尔掷骰：1D3=3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于热尔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12-3=9

<巴班> “嘿，宝刀未老！” 稳稳的落在地上，活动了一下手臂

<巴班> “没事吧？” 挨个拉起来

<布玛> “小伤。” 布玛一边揉着自己的腿一边借着你们的力度站起来，“忍一忍就过去了”

<于热尔> “不影响行动，大概，先去找那个，那个食尸鬼讨论下一步，嘶……下一步该怎么做。”

<布玛> “噢我感觉你可比我摔得严重多了”

<kp> 其他人向通道里面走了几步，发现纪尧姆在那里等你们

<雷诺> 伸手扶住了布玛，“走路的时候也小心点，嗯……”

<kp> “就是这本书，你们拿到了它，太好了。” 纪尧姆对你们表示赞叹，“你们有读过吗？上面有写着如何逆转仪式吗？”

<巴班> “我们得回去找人看看，上面的文字我们看不懂。”

<kp> “那么也只能拜托你们了，我的容貌不便于出入人类社会，因此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如果有其他我可以帮到你们的，或者你们单纯只是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的话，随时欢迎到这里来，我这几天会全天等在这里的。”

<于热尔> “不用几天那么久，如你预料的那样，最多只有两天了。” 呲牙咧嘴地跟上队伍

<巴班> “噢，谢谢你，朋友。”

<布玛> “那我们更得尽快，只希望仪式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去准备”

<kp> “那我们更得尽快，只希望仪式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去准备”

<kp> “我现在带你们离开这个地洞吧？也方便你们去找人，跟我来。”

<茹泊尔> “有向导可好多咯。” 跟在后面

<kp> 纪尧姆说着，带着你们在漫长的地下通道里钻来钻去，大约花了十几分钟，绕过不知道几个路口后，你们踏上阶梯，见到了光亮

<kp> 这是巴黎城以东的某个废弃院落内

<kp> “再见，我的朋友们，衷心地祝愿我们可以成功，拯救这个世界”

<kp> 它对着你们挥挥手

<巴班> “祝我们成功。” 对着它做一个举酒杯的姿势

<雷诺> “那就借着您的这句话，并且希望他成真了。” 走在队伍后面笑着挥挥手

<kp> 那么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于热尔> 现在大概什么时间

<kp> 现在大概凌晨三点快四点，天蒙蒙亮

<巴班> “嗯…看起来现在得给凯撒一个大惊喜了。” 搓搓下巴

<巴班> “父亲带着他的叔叔阿姨一起温柔叫他起床。” 兴冲冲地带头走了

❖ 四、巴黎大逃亡

<kp> 那么你们来到了凯撒的住处，现下凯撒正在巴黎的军队中作为军医服役，这几个月战事少了
很多，他也并不忙碌，因为伤者少了很多，而死者人数暴增。

他住的很偏僻，大约在军营外面一点。

<kp> 你们急切而粗暴地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凯撒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请问是谁？”

<巴班> “你好！我想来找凯撒问问，今天老巴班会不会有儿媳。”

<kp> “……父亲，别闹了。” 他叹了口气，给你开门，“很高兴您第二天又来看我。这几位先生
是？哦，雷诺先生我已经认识了，”

<于热尔> “我们是巴黎城里的瘸子。” 指指自己又指指布玛

<布玛> 布玛龇牙咧嘴地揉了揉自己的大腿，给凯撒打了个招呼

<普雷西> “普雷西，也是您父亲的同事。” 简单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关注一下那本书在谁手里。

<巴班> “嘿，这可是人生大事算不上玩笑。” 拍拍他的肩。

<巴班> “我又给你带了几个病患，还有点事儿要找你帮个忙。”

<kp> 书现在在队长手里保管

<茹泊尔> “想必应该也还记得俺，你爹没少喝咱的酒。” 倚在门边，“对，一个很重要的忙。”

<雷诺> 收到眼神拿出书来在未来的神医面前晃晃

<kp> 凯撒打量了一下布玛和于热尔：“是腿部的问题吗？好的，我明白了。”

<于热尔> “瘸子们也都是老巴班的队友，真是不好意思，唉，先说正事先说正事。”

<kp> 他对着茹泊尔和雷诺笑了笑，先接过了书，把你们迎进来，把书放到一旁，去厨房给你们倒

了一些酒招待你们

<巴班> 在这个时候大概给双方介绍了一翻，脸上自豪的笑一直没停下来过

<kp> “请在这边坐好，我简单看一下你们的伤势。”他给你们找出了几个凳子，让你们坐在上面，自己又站起来向着屋内走去，把医用品都一股脑儿搬出来

<布玛> 布玛给巴班投以一个肯定的眼神，乖乖坐了下来

<普雷西> 我也坐下，慢慢品酒等待

<kp> 那么凯撒先撩开了布玛的裤子，查看他的腿伤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医学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3/90（困难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6=4

<kp> 他简单为布玛包扎了一下，仅仅只是擦了一些药，布玛便觉得神清气爽，腿上的痛感减轻很多

<kp> 凯撒又给于热尔看了一下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医学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90（极难成功）

<kp> 于热尔这边的效果似乎更好，当治疗结束后，你觉得原本僵硬的双腿一下子舒畅了很多，甚至可以站起来蹦跳几下

<kp> “条件有限就简单治疗一下……幸好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伤势。”

<茹泊尔> “上帝，真希望巴黎只有这样的医生。”在胸口划了个十字

<kp> “那么……接下来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呢？是跟这本书有关的吗？”他的眼神投向那本书，“《至高虚空》……？”

<于热尔> “真是绝了，读过书的医生就是厉害啊……当然是说正经的书。”

<雷诺> “好医生，能不能再看看我这个伤口，刚刚跑的时候似乎有些裂开了的样子，有些渗血还

是什么的，我也没有敢随便乱看。”说着指了指自己胸口

<kp> “哦，好的，我也认为它需要换一下气。”那么凯撒也为你检查了一下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KP？

<骰娘> 你鉴定医学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28/90（困难成功）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1D6=2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蒂埃里·雷诺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9+2=11

<kp> 因为只是简单地换药包扎，你感觉效果一般，不过聊胜于无

<巴班> “嘶…”一些老父亲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和儿子解释，正在冥思苦想怎么办

<于热尔> 眼神在巴班和凯撒之间打转，同样也在纠结该怎么说，最后只能指了指那本书

<于热尔> “呃，那里面有一些，我们看不懂，但是要寻找的内容，嗯……”

<巴班> “嗯…另外一件事儿有些说来话长，不过我长话短说吧。凯撒，我们希望你能看一看关于…什么东西来着。”

<巴班> “一种用来的反转的宗教仪式。”

<kp> “反转宗教的仪式……听起来就很异端，这要是在几年前的法国，可是容易被教会盯上的。但是现在消失的反而是教会。”他翻开书投入了阅读中，他翻得很快，显然是只对主要部分作了浏览和提炼。

<kp> 在凯撒静心投入阅读大约几个小时后——

<kp> 他揉了揉额角，从书中抬起头来，叹了口气：“这本书可真是……荒谬又可怕”

<kp> 他把书的主要内容总结给你们：

我们不再执行主的工作。无节制的宗教法庭是撒旦自身将灵魂奉献给最黑暗地狱的阴谋的血腥延续,其地狱般的辽阔是如此的黑暗以至于它位于繁星之后就能使天堂本身黯然失色。这无夜的王国是堕天使阿祖托特尔,一个**阿兹特克人使用血祭崇拜**的至高邪恶存在的领地。

如果有一万个灵魂在一年时间内被献祭给予这个位于繁星之后的可怕恶魔,被一把刻有那种污秽圆形图案的刀刃所切割,那么**阿祖托特尔的无尽黑夜地狱**便将在大地上打开。天堂将永远地与我们道别。

只有连天使都超越了的那种音乐才能驱散这所有恶魔中最强大而至高的, **甚至比路西法本人**还要强大的恶魔。如果有一位殉道者,已经听过这样的域外之音,并愿意像十字架上的圣子一样奉献他自己,如此一来阿祖托特尔便会被消除并使广阔的大地以其羞愧和卑微而拒绝他。

<巴班> “当然,不然也不是秘密任务了。”虽然打着哈哈,但还怪紧张孩子的状态的

<kp> 他看起来目前精神还比较正常,大概是因为这只是略读。

<巴班> 没事就好,暗中松了一口气

<kp> 这里你们可以灵感一下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Babin?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83/60 (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38/75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39/5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59/70 (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66/60（失败）

<kp> 你们认为，现在去盲目地找听过域外之音的人也许不太现实……毕竟你们只剩一天多一点了，但是如果找到演奏会域外之音的人，并且从你们当中挑选出一个‘殉道者’的话……可能速度会快上许多

<kp> 能够演奏域外之音的人，恰好你们几年前就见过一个，只要他和他的恋人没有离开巴黎。

<kp> 是当年的侏儒，迪特里希·赞

<kp> 凯撒在你们思考时静静地看着你们，说道：

<kp> “我不知道父亲和诸位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但是这本书很危险，我在阅读时彻底确信了这一点。”

<kp> “如果你们是从某个人那里得到了它的话，那么那个人一定穷凶极恶，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找回这本书并且有所行动。”

<kp> “可能接下来你们将置身于危险之中，如果有什么我能做得到的事，请一定要来找我，而不是因为觉得会牵连于我便走得远远的。”

<kp> “父亲担心着我的安全，但我也同样。我相信诸位的家人也是这么想的。”

<于热尔> “……我们最好快一点，找人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事。我不觉得里古会看不来自家的门锁至少坏了两个。”

<巴班> 虽然凯撒现在无论身形还是此时说出的话语都已经代表着他已经成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但这并不妨碍老父亲去揉乱他的头发。

<巴班> “长大了。”

<巴班> “我向你保证，如果需要你的帮忙，我们一定会像现在这样来找你。”

<茹泊尔> “我想也是，得快点行动起来了。”在旁听的过程中不知道又喝了多少酒，“你老爹接下来和咱们哥几个，得要去拯救巴黎，法兰西，或者是整个世界了。”站起身来

<kp> 于热尔猜想的很对，这个时候——

<kp> 凯撒家的门被敲响了。

<kp> “我们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凯撒医生，我们接到公民里古的举报，你的家庭成员伊提安·巴班与反革命分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盗走了公民里古的财物，请你立刻开门，公共安全委员会将对你和你的居住地进行调查，以确保你和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关系。”

<kp> 凯撒脸色一变，压低声音催促着你们：“从后门走，快，离开这里！跟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无法讲道理，他们享受那种运用权力掌控他人生死的过程，不会听你们任何的解释的，快走！”

<kp> “至于我……”他喘了口气，对你们露出微笑

<kp> “作为一个医生，我救过许多人的命，在这样的关头，他们也能反过来帮助我。不用担心，虽然公共安全委员会蛮不讲理，但是从被带走到走上断头台仍是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的。”

<kp> “而父亲，我猜想你们一定还有事情需要完成吧？虽然那些书里面的话看起来真像无稽之谈……但这也一定是那位举报者的倚仗，反过来也是他的弱点，你们现在已经捏住了这个把柄。”

<巴班> “好。”

<巴班> 来不及说太多了，只能像对待队友般拍了拍儿子的肩，和队友打眼色示意赶紧走。

<于热尔> “现在对他们来说每一个人头都很关键，可恶，您是一位可敬的医生，保护好自己。”

<kp> “我会的。”他对你们微笑着点点头。

<普雷西> “希望您能够平安，您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医生……那么，有缘再见。”

<布玛> “我会保护好你的父亲的。”布玛低声对凯撒说了一句，拉着你们就往后门走去

<雷诺> “当心些，孩子。”来不及多说些什么，只能也拍了拍他的肩膀。“之后见，好医生”

你们依照着凯撒的指引一股脑地钻向后门，这栋稍有些高的房子挡住了你们的身影，附近军营里士兵训练时震天的喊声也遮住了你们跑动的声音。

似乎因为靠近军营的缘故，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也忌惮着没有粗暴地动手，远远地回头可以望见凯撒在试图阻拦他们进入房子，以交谈的方式尽可能的拖延着对方的动作。

你们对巴黎附近的地形很熟悉，沿着小路跑进了森林，这里的树木高大茂密，地面还丛生着杂乱的植物，即使是对你们来说，也很容易就丢失敌人的行径。

到这里应该算是安全了。

<布玛> “刚刚凯撒说的书里面的内容，你们懂了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巴班> “嘿伙计们，有思路了吗。”

<巴班> 回望着房子的方向。

<布玛> 布玛气喘吁吁问你们

<于热尔> “找一位能演奏域外音乐的人？”

<茹泊尔> “归根到底俺连什么叫域外音乐都不懂。”喘完气挠挠头

<布玛> “噢……是不是当年那个矮子？我记得伯爵说让他表演域外之音”

<巴班> “如果让他演奏所谓的域外之音，是不是随时都能找到听过的人？”

<布玛> “说实在的，我觉得那个伯爵会喜欢的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能这个人听完了，就会变成殉道者”

<茹泊尔> “噢！那个什么赞的小矮子，在那之后你们还有谁跟他有过联系吗？或是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恍然大悟地看看他们，但一时不知去哪找他

<普雷西> “说是说，但是要去哪里找？我之前就和他们不太熟”

<布玛> “而演奏完域外之音的小矮子……真的能再一次演奏出来吗？自然界的一些动物似乎只有在死前才能发出最美的鸣叫。”

<巴班> “……”

<kp> 普雷西可以过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9/50（失败）

<kp> 茹泊尔也过一下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60（极难成功）

<kp> 那么你回忆起来，普雷西的妻子梅洛迪曾经是一位贵族小姐，而迪特里希的恋人则是一位交际花，这两类人在前几年关系密切，也许梅洛迪会知道赛琳娜这类交际花在落魄后的去向

<巴班>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此刻就算要找也无异于在这林子里找一只特定的蚂蚁。”

<茹泊尔> “说起来，那小矮子身边不是还有位女士吗？记得看上去是很会交际的那类...” 拍拍脑袋，“不知道普雷西家的太太知不知道这几年来她去哪了。”

<普雷西> “啊，你是说梅洛迪可能会认识她？有道理欸，那我回去问一下好了？”

<普雷西> 仿佛恍然大悟似的一拍脑袋

<巴班> “那我们得尽快了。” 皱眉

<布玛> “等等、等等，我认为我们显然不适合这么大摇大摆的离开，你的家是住在城内还是城外？如果贸然进入巴黎城内，被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盯上乐子可就大了”

<茹泊尔>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笑着点点头，“找到她的话，或许也能顺藤摸瓜地找到小矮子先生吧。”

<普雷西> “我家住城内……圣雅克区，看起来似乎有点麻烦。”

<于热尔> “要是我们有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就好了……”

<布玛> “那么乔装打扮一下呢？我记得于热尔你当年跟那位女仆一样发挥了好手艺吧？你家在哪？”

<巴班> “好主意！”

<巴班> “只要不和五年前一样就好了”

<布玛> “如果满脸涂上那种惨白兮兮的玩意儿，我们怕是立刻就会被带走”

<于热尔> “要是趁手的家伙事的话倒是没问题，当然我也不是说那种白面似的东西。”

<于热尔> “去我家吧，化过妆再进城，普雷西你的妻子不会认不出来你就行。”

<普雷西> “梅洛迪是个聪明的女人，这点应该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走吧”

<茹泊尔> “把他画的比自家媳妇更漂亮。” 笑道，“那我们快走吧，时间紧张。”

<巴班> “嚯，好主意。” 符合茹泊尔

你们加快脚步从森林里穿梭，身为士兵良好的方向感显然提供给你们许多便利，让你们不至于在广袤的森林里迷失，于热尔确认过方向之后就带着你们朝着她在巴黎郊外的家中快步走去，你们一丝一秒都不敢松懈，一路加快着自己的脚步。

<kp> 在于热尔家门前，你们看到提着一袋磨好的面粉回来的泰雷兹，

<kp> “噢，姐……先生，您回来了！”

<于热尔> “我回来了，虽然马上就要走，好了，这事差不多也人尽皆知了。”点点头，侧过脸朝身后队友们的方向撇撇嘴

<kp> “马上就要走……？”

<巴班> “毕竟都是战友嘛”笑着朝小女孩儿打了个招呼

<茹泊尔> “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见着小于热尔出世呢…”茹泊尔明知故问

<巴班> “我们要去拯救世界了，是不是很伟大！”听着像忽悠小孩儿的语气

<于热尔>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一些不怎么安全的事，所以要多少乔装打扮一下，看看他们这些样子，也不指望他们能自己动手了。”叹口气接过她手上提着的东西。“接下来你要小心一些，谁来问都说没见过我们回来就好。”

<普雷西> “你们可别调侃人家了。”笑着说道：“那就我先来吧，麻烦你了，于热尔”

<巴班> “让他比他媳妇儿还漂亮。”吹了声口哨

<kp> 泰雷兹显然多少有些紧张：“不怎么安全……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盯上您了吗？我已经把身为布列塔尼人的象征摆在家里了，到时候他们来，这玩意多少也能证明您曾经反抗过法国王室的证明。”

<于热尔> “……可能这些年我还没有跟我亲爱的队友们自报过家门，不过现在大家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领着他们进屋就待在桌子旁边挨个等着化妆

<雷诺> 找了个地方安静的坐下就等着准备看普雷西变装。

<茹泊尔> “嘿，那可得花些时间咯。”这么说着茹泊尔倚到大门上，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kp> 过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45（困难成功）

<kp> 那么你虽然已经 50 多岁了，却仍然保持着优越的视力，这附近居住着不少住不起巴黎城内的人，你看到距离你们最远——也就是距离巴黎城最近的一户人家前站了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似乎正一脸严肃地盘问着什么。

<于热尔> “就在那等着不要乱逛，尤其不要进我妹……我媳妇和我的房间。”进行一些没必要的

叮嘱之后快速拖着一箱杂物出来了，里面还有一些男士衣物。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乔装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0/65（失败）

<kp> 因为有工具，给你个奖励骰。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于热尔掷骰：1D10=9

<于热尔> 总之赶时间，我继续过吧，快速画完，谁的不行再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于热尔掷骰 乔装：B=99[奖励骰：6]=69

<茹泊尔> “伙计们...得抓紧咯，那帮雅各布的走狗们已经到这附近了。”在门口提醒道

<骰娘> 于热尔掷骰 乔装：B=48[奖励骰：8]=48

<骰娘> 于热尔掷骰 乔装：B=78[奖励骰：8]=78

<骰娘> 于热尔掷骰 乔装：B=41[奖励骰：6]=41

<骰娘> 于热尔掷骰 乔装：B=78[奖励骰：2]=28

<kp> 泰雷兹抿了抿唇，也随着茹泊尔的视线一同往向了远方，稍稍看了一眼之后就急匆匆地进屋：“我也来帮您。”

<kp> 她站在你没有画好的那两位身前，拿起你暂时空置的乔装工具开始涂涂抹抹

<骰娘> KP 掷骰 乔装：B=74[奖励骰：1]=14

<骰娘> KP 掷骰 乔装：B=14[奖励骰：3]=14

<kp> 虽然她的手法快速又熟练，但是乔装毕竟是一项花费时间的工作

<kp> 化完妆又站在门口帮忙警戒的茹泊尔可以看到，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动作干净利落，在强行搜过一个人家里之后，就又毫不留情地闯入下一个人的家——这次连征询意见也没有了

<kp> 随着他们一户一户地闯入、搜查，外面压抑着不满的喧闹声也逐渐大了起来。

<kp> 他们逼近你们这个方向了。

<于热尔> 打手势让化过妆的几位赶紧撤，哪位幸运儿就在屋里了就来扮演我哥哥吧 jpg

<kp> 泰雷兹在给雷诺画完最后一笔之后，拎着厨房的剪刀就冲了出去。

<kp> “我想个办法阻拦他们！你们快走！”

<kp> 你们可以看到她冲向了邻居家的后院，那里拴着几乎比娇小的泰雷兹还要高的猛犬。

<kp> 泰雷兹似乎没有害怕的意思，直接用剪刀狠狠剪断了锁链，猛犬一瞬间冲出了院子，朝着街道上冲出去

<于热尔> “听到了吧，她让你们快走。”

<普雷西> “我先回去找梅洛迪……之后在哪集合？”

<巴班> “快走吧，时间不等人。”

<于热尔> 看到猛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老茹泊尔怎么没带他家那条一起过来

<kp> 街道上女士们的尖叫声一下子此起彼伏，公共安全委员会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此刻作乱的猛犬造成的恐慌让不安的情绪一下子蔓延，那条猛犬甚至一下子咬上了委员会其中之一的男人的一条腿，这把他们的脚步一下子阻拦在原地

<kp> 泰雷兹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剪刀掉在她的脚边，邻居从家里出来批评她，她坐在原地抹着眼泪，没有说话。

<于热尔> “或许放狗咬人也是你给的启发。”推搡着队友四散逃离，跑的时候还扭头一直看着泰雷兹的方向

<巴班> 趁着恐慌跑了，给队友比了个老地方的暗号手势

<普雷西> 我也趁乱逃跑，一溜烟跑回了家。

<茹泊尔> “他们不会拿她怎么样的，那只是一场，嗯...狗狗引起的意外。”拍了拍于热尔，虽然不知道还能回哪，总之溜了。

<kp> 那么你们在恐慌之中四散，只记得之后在老地方集合的手势，除了普雷西朝着自己的家里去了，其他人则在奔逃了一会儿后选择先去集合。

城门的戒严显然比前几日严峻了几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入城检查，但是普雷西却注意到，四周明显多了几个靠在墙上看起来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在仔细观察着入城者的男人。

你的演技受到了考验，但是还好你在与梅洛迪调情时，总能把危机说的轻描淡写，好叫她不要为你担心，这次也是如此，明明已经是世界末日、分秒必争的前夕，你却装出一副一无所觉的样子，以一个普通的市民那样进了城。

你熟门熟路地回到家中——与几个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人擦身而过，他们似乎刚从你的家里出来。来到家门前，发现家门大开，梅洛迪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门口，眼神里透露着无助。

但是在你出现时，她的眼神变了，即使你已经在于热尔的妙手之下被打扮得好像一个平平无奇的手艺人，但是你注意到梅洛迪在看见你的时候，眼里逐渐出现了光彩

她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张了张口，似乎想尖叫，但是又想到了什么，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眼泪从她的眼里流下来。

<普雷西> “亲爱的，我回来了……！”低声同她打招呼，进屋之后反手关了门，冲上去紧紧拥抱她：“我的小金丝雀，你这是怎么了？！”

<kp> “我还以为、还以为你被带走了……那些人严肃地对我说你已经被他们逮捕了，只要我可以说出你的同伙藏在哪里，他们就可以放了你……呜……”

<普雷西> “别怕！我这不是好好的？虽然有点……现在这装扮，我还暂时不能卸下来，不过你放心，我和我的同伴一直在一起，现在很安全。”让她坐回了椅子上，自己倒两杯水然后坐下：

<普雷西> “不过情况也不太乐观，所以我这次回来只能呆一小会，你就维持着以为我被走了的样子就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而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问你一个问题……迪特里希·赞，你还记得吗？”

<kp> 她茫然地摇了摇头。

<普雷西> “那赛琳娜呢？”

<kp> “赛琳娜是……？抱歉。”

<普雷西> “和你关系交好的那位交际花，我们在寻找她的下落。”

<普雷西> “那这么说吧，交际花如果落魄的话，你觉得她会到怎样的地方去……？”

<kp> “对不起，虽然不认识这位赛琳娜小姐。”她擦了擦眼泪，亲了亲你的侧脸，“但是若是说

起交际花的话，也许您可以去城外的酒馆打听一下，我听闻当年一些落魄的交际花会去……
嗯……那些地方。不过她们如果带着她们的客人的话，显然是需要购买足够便宜的酒来作为慰藉的。”

<kp> 梅洛迪扯了扯你的袖子，低声问：“您还会回来吗？”

<普雷西>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有这么可爱的妻子在等着我，我当然会回来！”大笑着亲吻梅洛迪的额头：“你是我永远的温柔港湾，梅洛迪，感谢你选择了我，我已经发誓要永远陪在你身边了。”

<普雷西> 说着把水杯中的水一饮而尽：

<普雷西>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那么我要先离开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会回来，所以你也一定要等着我！”

<kp> 她又亲了亲你的侧脸，低头比划了一个‘保佑’的手势，再也没有说什么，目送着你离开了。

————— 巴黎城外·树林中 —————

<kp> 你们兜兜转转了一圈，普雷西回到树林和你们集合的时候，即使尽可能地加快脚步，但是也阻止不了时间的流逝，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于热尔> “你的妻子知道那位曾经的交际花小姐的下落吗。”在树林里来回绕圈

<普雷西> “或许我们得去一趟酒馆，交际花落魄之后会流落到一些风月场所，我们可以去那里寻找买酒的她们。”

<巴班> “走吧，希望我们能够有好运气。”

<普雷西> “哦，得是城外酒馆，她们只买得起便宜货……”

<普雷西> “那么现在就出发吧？”扫一眼在场的其他人

<茹泊尔> “买酒吗…嘿，那可真叫人来劲。城外吗…俺想想，兴许印象里有那么几个，小姑娘多的店？”

<茹泊尔> “走吧走吧，边找边想。”

<雷诺> “说起这个你就来劲了对吧，走吧，出发”

<于热尔> “没想到在这种事上还能专业对口。”

<kp> 那么你觉得你常去的那家似乎就有几个小姑娘来来往往，但是你以前并不知道她们曾是交际花，对女人漠不关心的你只觉得也许是别家爱喝酒的男人委托自己老婆来买酒。

<巴班> “希望老茹泊尔喝了新酒后手能重振雄风。” 打了个哈哈

<茹泊尔> “那可不，叔叔这方面可是专家。” 不自觉地走在前面，领他们往我常去的那家酒馆去了

<kp> 也许巴黎城内的路你不知，但是酒馆的路你可熟门熟路

<kp> 你的脚步显然轻快了些许，带着队里其他人去你最中意的那家酒馆，颇有种带他们回家的自豪感

<kp> 酒馆外表破败，但是内里嘈杂，来来往往有不少顾客，有的是和茹泊尔一样嗜酒成性的酒鬼，也有些农妇为自家男人买酒，当然，你们也看到几个化着精致的妆却掩盖不了衰退的容貌的女子挤在柜台前。

<茹泊尔> “就是这了，瞅瞅有没有咱们想要的那位姑娘。” 进去后颇为自豪地给他们撑着大门，像是主人迎接客人一般

<kp> 让你们意外的是——在你们踏入这间小酒馆，朝着柜台走去的时候，一只巨型的黑色狗勾朝着茹泊尔霎时间扑来，把他扑倒在地上热情地舔着他的脖子。

<巴班> “真是个好地方。” 忍不住夸了一句，四处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赛琳娜

<kp> 恐怕这次也是找不到主人的踪迹，所以来跑到了这里来

<于热尔> “你说的居然的真的，它真能喝的比你多啊。” 看到乍一看像是直接住在了酒馆的狗子，忍不住惊呼。

<巴班> “喂喂喂喂喂喂，还记得我吗” 摸过去揉揉狗子的头

<kp> 狗子对你‘汪’了一声。

<茹泊尔> “喔！乖小子，臭老板没又给你喂瘦掉的肉吧，就跟他有时会给我掺了不知道多少塞纳河水的红酒。” 蹲下去笑着 rua 它

<kp> 狗勾摇了摇尾巴，显然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对着你‘汪汪汪’

<茹泊尔> “嘿嘿，所以说没骗你，你瞧，这不是瞒着我自个来店里喝咯。” 开着玩笑继续摸了会儿狗子，起身跟巴班一起去问问店老板

<巴班> “乖，乖” 一边揉一边过去坐在吧台上，朝着老板敲了敲桌子。

<巴班> “麻烦来杯招牌的酒”

<于热尔> 看到有同伴消费了，就找个离得近的地方坐着不多浪费钱了

<普雷西> “这种地方果然是茹泊尔的大舞台，看着真熟练。” 点了点头坐在于热尔同桌

<kp> “8 苏一杯。” 他为你倒了一杯，然后看着坐过来的茹泊尔，压低声音说道，“老茹泊尔的这杯今天我请。如果以后还能见到你的话。”

<茹泊尔> “哼哼，老伙计，你这杯要是劣质酒，俺可是要阴魂不散的。” 撑在吧台上大声笑道

<kp> 老板给茹泊尔也倒了一杯，像是闲谈般对你们说道：“刚刚赫龙的人来这边找过了，但我没说你在哪儿，虽然我也不知道。”

<kp> “你是怎么了，被那群家伙盯上？还打扮成这副样子，如果不是你家狗把你认出来，我甚至不敢相信你还敢回来。”

<巴班> 把钱放在了酒桌上

<巴班> “说的是，酒要是不好，我就找老茹泊尔的麻烦。”

<巴班> 拍了拍他的肩。

<巴班> 一边喝酒一边等老熟人聊天

<茹泊尔> “他们还能找到这了，也难怪。叔叔俺就像是你家的宣传大使，没少躺店门口。” 摸着胡子琢磨起来，“没啥，一些小伙子找老兵的麻烦，常有的事，别想太多咯。”

<茹泊尔> “那么，说到这。” 声音轻了下来，身体稍稍前倾，“能不能帮老顾客一个小忙？”

<kp> “请讲，看在你每次都精准地在我催促的前一天还上酒钱的份上。”

<kp> “他们说你们入室盗窃，目标还是一位优秀公民的家中……我觉得这挺好笑的，但是当时在他们面前也没有笑出来。实在不敢相信你会干这样的事，即使你总是拖欠我的酒钱。”

<茹泊尔> “嘿，这事之后别说什么酒钱，我旁边这些个朋友双倍付给你都成，都有有钱的大户出身。” 边说边和巴班勾肩搭背

<kp> “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茹泊尔> “哼，俺就算是要偷，也是来偷你家酒窖子。钱拿来也不过是买酒，还不如更直接些。” 对委员会的指控不屑道，“是这样的，咱们哥几个正在找一个姑娘，赛琳娜。不知道有没有出入过你店里，多半嘛是干那活的...”

<kp> “你找对人了，我恰巧认识那姑娘，但是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妓女。她只是寻常来买酒喝，也没有来过几次，但是我恰好记住了她。”

<巴班> “嘿，我可不是什么有钱大户，还等着你请我喝酒呢。” 和老茹泊尔勾肩搭背

<茹泊尔> “嘿，就知道找你准没错。她有跟你唠些啥吗？可知道现在怎么能找到她？”

<kp> “她的生活似乎过得很不安稳，毕竟她没有手艺也没有力气，她的男人还一心追寻音乐梦想。但是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有就轻易出卖自己的身体，哦……我不是说旁边的女孩子做法有何不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

<茹泊尔> 听到让老茹泊尔请喝酒，搭在巴班肩头的手微微一颤

<茹泊尔> “哦？那可真不容易。” 点点头听他继续说

<kp> “我那天关心了一下她，她就向我诉了诉苦，当然，是借着酒劲儿。但是很快她又清醒过来了，只是拜托我能够为她介绍一些能教她手艺的人，她想靠这个养家。我那时也恰巧听到了她住在哪里，是巴黎第 2 行政区，费多剧院附近的费多街上的一栋三层分租公寓的空阁楼，穷人们都挤在那个小红楼上。”

<kp> “如果她还没有搬走的话，那么就是那儿了。”

<于热尔> “现在巴黎城允许我们这么进进出出的吗，唉。” 听着那边的交谈小声嘀咕

<普雷西> “每一次进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也小声感叹着

<布玛> “但是也许我们终究要回到那里去……以断头车的形式。”

<茹泊尔> “多谢！老朋友，你可真是全巴黎，全法兰西最热心肠的店老板了。”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巴不得给老板一个拥抱，“咱接下来急着办事，就不在这久待了。”

<kp> “举手之劳。”

<kp> “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我帮你并不是因为那些酒钱，也不只是因为你是我的老顾客。我只是觉得你是个好人的，如果就这样因为他们的荒谬可笑的指控就死去真是太可惜了。在这个人人自危，人的性命甚至没有一品脱的葡萄酒容易留存的日子里……能把动物放在和人同等位置的人可少见。”

<kp> “祝你们逃脱追捕的旅程顺利，老茹泊尔。”

<雷诺> “喔，这个时候能说出这种话的老板……”

<茹泊尔> 将空酒杯推向老板，站起身来，“谢谢，说真的，朋友。这两天晚上俺就请个假，呵呵，之后再店里时，可会多买些酒，带着这帮兄弟们一起。”

<巴班> “向你致敬” 向着老板扬了扬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普雷西> “如果有机会再见，我们会来大醉一场的。” 也扬起酒杯一饮而尽

<kp> 那么你们喝完了这两杯酒——只有巴班付了他的酒钱，就带着老板的祝福，匆匆离开了。虽然茹泊尔依依不舍，但是还是还在 rua 了又 rua 狗子之后，把它寄放在了老板这里。

<茹泊尔> “又得回城里去咯，但愿那帮走狗们这会儿下班了。” 边走边说着没谱的话

————— 巴黎城 —————

<kp> 巴黎的警备如同刚刚来过的普雷西描述的那样森严，你们依次排队入城，在普雷西的告诫下强装镇定，如同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KP 掷骰: $6D100=56+9+77+22+1+33=198$

<kp> 那么在你们老老实实排队入城的时候

<kp> 忽然

<kp> 站在附近的一个高大男子忽然暴起，一把扑向了布玛，他的同伴们也立刻围了上来，一下子从布玛身上搜出了滑膛枪和刺刀

<kp> 一个穿着一件深色而宽松的厚大衣并戴着深色的帽子遮住他的眼睛的男人走过来，如果不是他身边陪同的武装人员发出了声响，你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个人的到来。

<kp> “我是路易·赫龙，很高兴见到你，已经被确认的反革命分子。”

<kp> 他对着布玛伸出了手

<kp> “那么……你的同伴在哪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布玛> 布玛抿着嘴唇，瞪着他，没有说话。

<kp> 赫龙：“我知道你们反革命分子都是无药可救的，也不指望你透露出什么消息……不然也没有在我们手下坚持过几个小时没有被发现的资格。”

<kp> “你们的家人，或者朋友都和你一个样子，倔强的令人可笑。明明透露出你们的去向才是更好的选择……”

<kp> “不过我相信阴影永远无法在阳光下存活，等你们都被尽数逮捕的时候，就是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到时候这些包庇过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一同被推上断头台。”

<kp> 他冷静地对布玛说着，然后对着手下人招招手，就如同来的时候没有什么细节和声音一样，

他又很快地融入到人群里去，如果没有被架在后面带走的布玛，你们甚至回忆不起赫龙离开的方向。

<巴班> “…………” 不能浪费时间了，得在最快的时间找到赞，在亲朋好友在红弥撒前解决这一切。

<巴班> 将生气装成一副恐惧的样子，快步走了

<普雷西> “留在这里看着迟早会被注意到，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 眼神示意其他人，也跟着离开了。

<于热尔> 在人群中辨认出巴班和其他人的声音，没说什么，咬着嘴唇跟上了

<雷诺> “走吧。” 微微低下头跟上其他人的脚步

<茹泊尔> “祝你好运…老朋友。” 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迅速跟上其他人

❖ 五、混沌鸣奏曲

你们迅速朝着巴黎第 2 行政区走去，赛琳娜和迪特里希住的地方是巴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靠近巴黎证券交易所并位于剧院区的中心地带。它的两旁排列着新古典主义的时髦建筑，但是街道则是又黑又脏。

小小的三层阁楼就立在光鲜亮丽的证券交易所旁边，上面挤满了家庭，看起来已经脆弱不堪，木制的楼梯通往阁楼上，但是它年久失修，踩上去就会发出吱呀的声响

你们很快就找到了赛琳娜——她家门大开，也许这和那副门板根本挡不了风也有关系

她已经失去了当年坚强美丽的光彩，现在已变得憔悴瘦弱，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正抓住她的裙子并在她周围张望。

在她身后，赞正背对着门，面向墙站着，忘乎所以。他的头倾斜向一边而他的手则像演奏小提琴一般在划动着。他并没有乐器；他的左手手指在空气中弹奏着而右手则在拉动着一把想象中的琴弓。

房间内如同空无一物。而这家人则衣衫褴褛，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他们共用着一张坍塌的床。没有窗户，也没有位置来煮饭。你们可以看到角落处散落着支离破碎的小提琴，石膏墙已被大面积地挖凿和刮划，留下了一堆石膏粉末。

<巴班> “……” 看着面前的景象一时没能开口。

<巴班> 最后还是露出挤出一点笑来。

<巴班> “当初那位聪明勇敢的姑娘，好久不见。”

<普雷西> “好久不见，两位，但你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有些于心不忍地看了看这对贫穷夫妻，然后走进屋子环视一圈。

<茹泊尔> “好久不见，这回儿得是两位帮帮我们了。” 也看看屋内

<kp> 可以对这里的环境过一个侦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34/65（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75/7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1/45（困难成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侦查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100/55（大失败）

<kp> 成功的人可以发现，墙边那些被挖凿开的痕迹上密密麻麻地覆盖满了狭小难辨的音符。

<kp> 巴班一下子就认出来……墙边那些被挖凿开的痕迹上密密麻麻地覆盖满了狭小难辨的音符。

<kp> 即使你根本不懂乐理，但是你此时此刻却感觉自己读懂了它

<kp> 多么玄妙，多么浩瀚，多么混沌的……宇宙和愚痴盲目之神！你感觉自己的灵魂一瞬间脱离身体，飞向宇宙，与那伟大的神明融为一体

<kp> 然而你的这份独特的体验终究还是被你有限的艺术感知所阻拦，那不可知的牵引力在一瞬间又消失，你又回到了眼前破败狭小的屋子中，但仅仅就是这一瞬的奥妙，却在你的眼前反复浮现

<kp> sc 1/1d3

<于热尔> 那于热尔只看到了破碎的小提琴，思考这样该怎么样让他演奏

<kp> 赛琳娜显然对你们这些一股脑儿闯进她的家的高大男人惊呆了，但是在你们开口后，这位曾经的交际花脸上的恐惧和不安一瞬间转化为欣喜：“天哪，是你们！我还记得你们，谢谢你们当年为我和迪特里希求情……来，耶罗尼穆斯，这些勇敢的叔叔们是你的教父。”

<kp> 她把小男孩抱起来，把对方手中摆弄的小提琴木雕随意丢在地上，让他对着你们打招呼。

<于热尔> “在这种时期能活着见面真不容易，不过真亏的你能认出我们。”

<巴班> 把脑袋中那些不好的东西甩出去，揉了揉头，弯下腰捡起那个木雕递给小男孩。

<巴班> “你好啊”

<kp> 她摸了摸耶罗尼穆斯的头：“诸位的声音我当年便暗记在心了，想着有一天一定要报答你们。”

<kp> “请问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呢？”

<普雷西> “小家伙，你好啊，初次见面……”露出友好的笑容和小男孩打招呼，抬起头看向赛琳娜：“这次主要是找您的丈夫有些事商量”

<kp> 耶罗尼穆斯抓过木雕小提琴，显得十分高兴，对着巴班羞涩地笑了笑

<kp> 赛琳娜迟疑了一下。

<kp> “他……他疯了。”

<巴班> “有兴趣和梦想是一件很好的事。”摸摸小男孩儿的脑袋

<巴班> “他…怎么了？”

<普雷西> “……疯了？您能具体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kp> “自从当年从伯爵的庄园离开，迪特里希就告诉我他满脑子是那些可怕的音乐。有一段时期，他与费多剧院的乐队一同演奏，试图压制住他头脑里的旋律，但是后来剧院因作为反革命聚会地点而被关闭”

<kp> “从那以后，没有东西抑制住他，他便逐渐精神失常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写下那些可怕的音符，只要有道具，只要可以记录，无论是纸张，还是墙壁，甚至是划破自己的手用血液来涂抹……一旦靠近小提琴就会试图把它演奏出来，他不再和我们说话，我们已经一年没有任何交流了，他的脑海里只有音乐，仿佛他的人生只剩下那段可怕的旋律……”

<kp> “这份痴迷显然不正常！而我的儿子仿佛诅咒般这么小就开始喜爱着音乐，这带来不幸而可怕的事物。音乐毁了我整个家庭，毁了迪特里希……”

<kp> “他不吃东西，不说话，一旦靠近他他只会无休止地谈起那些音乐，你们最好也不要靠近他。”

<巴班> “噢…不过恰好，我们想要询问他的也正有关音乐。”

<kp> 赛琳娜抱着小耶罗尼穆斯后退一步，显得有些抗拒，她低声说道：“请回吧……除了这个，我什么忙都可以帮您。我不想让音乐真正毁掉迪特里希。”

<于热尔> “没有他的音乐的话，被毁掉的可能是整个巴黎。”指指窗外，又指指她怀里的孩子。

<kp> “您这话太荒谬了。”

<普雷西> “天，听起来真可怕，我似乎能想象这一年多以来你们母子两活得多么艰难……真是可怜人。我想您需要一些物质条件上的帮助，是吗？”

<巴班> （我要不直接过个说服吧）

<kp> （可以过 但是也要配一点 rp）

<kp> （话术配个检定吧）

<巴班> “我们也并不希望让他被毁掉，只是希望…赞能尽情的演奏一次。”

<巴班> “或许在这一次酣畅淋漓的演奏之后他能变得通过释放而变得清醒，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巴班> “常年累月的压抑…或许让情况变得更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说服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7/50（成功）

<kp> 赛琳娜盯了你一会儿，把耶罗尼穆斯放在地上，忽然痛哭失声：“他疯了、他精神失常……所有人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一家，他们说嫁给了一个疯子。我拒绝了那些想施舍我的人，也拒绝了那些追求我的男人。我支撑着这个家到现在，我已经憔悴不堪，甚至我自己都快忘记了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他。”

<kp> “我痛恨着音乐……但是当初促使我选择他的正是因为他那份迷人的充满着艺术的灵魂。我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明明是音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无法对命运说‘不’，就强迫着迪特里希对音乐说‘不’”

<kp> “你们说得对……也许他是该有一次真正的释放了……”

<kp> “但是，很抱歉再次请求你们，我的身上没有多余的钱了，我的家里也没有任何可以演奏的工具了。如果想让赞演奏出来，我们需要一把小提琴，”

<巴班> 叹了口气，露出些笑来

<巴班> “这么长的时间…辛苦你了。希望在完成他的心愿以后，他可以好起来，能让你们的家庭重回幸福。”

<雷诺> “你们需要小提琴的话，我这边可以拿出来”在旁边开了口。“我的女儿们已经很久没有摸到那把小提琴了，也请不到老师”

<巴班> “现在方便去拿吗？”

<雷诺> “没问题。”

——雷诺家——

<kp> 你们跟着队长前往了他在巴黎城区的家——当然不是结队而行，而是分散在人群中，留意着雷诺的身影，就这么跟着他前进

<kp> 但是在雷诺家的楼下，那栋二层小楼前，你们看到了那些在城墙外把布玛带走的男人们，以严肃地姿态等在附近，盯着每一个靠近那里的可疑的人物。

<kp> （想要接近的话，需要过潜行！）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潜行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0/70（成功）

<雷诺> “真糟糕……被人盯上了，伙计们……你们有谁能绕过他们走一走的”

<茹泊尔> “交给于热尔吧，那家伙有一套的。”

<于热尔> 把身上没必要带的东西往队友面前一扔轻装上阵，尤其是枪啊刀啊已经做好了就算被抓住也能装作良家妇女的心理准备，贴着二层小楼的阴影处前进

<kp> 那么你看到那些人探究地盯了阴影一会儿，你紧张而僵硬地装作一个路过这里的普通巴黎市民，暗中观察着他们视线的死角，稍稍一个闪身，就卡着他们撇开头的一瞬间进入了房子。

<kp> 这栋小楼居住着两户居民，你在一层的居民门前停下。

<kp> 这是你记忆里雷诺的家的位置，希望五年了他不会从楼下换到楼上去。

<kp> 要怎么做？直接敲门还是直接说明来意？

<于热尔> 回忆一下他家那两个崽的名字，轻轻敲门并且压低声音

<kp> 露西和奥利薇娅

<kp> 那么门内很快传来了戒备的声音：“请问您是……？”

<于热尔> “我是雷诺的同伴，帮他来问候可爱的露西和奥利维娅今天下午过得怎么样。”明显有士兵在门口巡逻不会过得多么自在，至少先说明是自己人

<kp> 你感觉门内的声音有些犹豫：“长官，我们真的已经两天没有见过雷诺了，请不要反复地来试探我们了。”

<于热尔> “真怪啊，队长应该是前一天早上处理了肩膀的伤之后就跟我们分开，并且回家了一趟才对啊。”

<kp> 那么门迅速地打开了，她把你拉了进去，又迅速关上了门，

<kp> “我现在相信您是他的同伴了……您从这里离开之后，我也会当作没有见过您的。”

<kp> “雷诺……他还好吗？”

<kp> 玛格丽特，你想起了这个女人的名字，玛格丽特不安地问着

<于热尔> “还好，玛格丽特女士可以放心，队长的伤口今天也有处理过。就是他那个格子不适合躲躲藏藏回来见你们……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位帮手，但是对方需要的筹码是一把小提琴，所以……”

<kp> “所以他决定贡献出自己家的这一把是吗？”玛格丽特说道，那两个小女孩，露西和奥利薇娅在卧室的门里探出头，一左一右地看着你们这边，她们显然没有当初那么天真活泼，这艰难的时节让她们也被迫长大。

<于热尔> “比起贡献，其实还是借用啦，毕竟这种高级玩意儿可不便宜，我们之后肯定要收回来的，不过如果事情顺利进行的话，露西小姐和奥利维娅小姐也许还能有继续学习音乐的机会。”

<kp> 玛格丽特叹了口气：“是他的性格。我就知道，他总是愿意奉献的那一个。作战时第一个冲在前面，撤退时走在最后面。薪水大部分给了我们，每天只在军营吃那些简陋的。他忠诚正直到简直像个不懂世故的傻子……但是我没有后悔嫁给这样一个人。”

<于热尔> “我们也不后悔作为雷诺队长的士兵。”

<kp> “收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她们比起音乐，现在更需要学习的是如何谨言慎行。明明当初只想让她们天真活泼的过一辈子的，怎么会这样呢……当初大家都以为，没有了国王这个世道就会变得更好。”

<kp> 她嘀咕着，因为你的话微微鞠躬，随后走进了储物间，稍微待了一会儿后拿出一个略显沉重的盒子。

<kp> “这就是那把小提琴了，奥利薇娅当初很喜欢它，上面还刻着她的名字。露西更喜欢和我在厨房做甜点。”

<kp> “请您拿去吧。”

<于热尔> “麻烦您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好，或者说我们，都不会让雷诺队长成为奉献自己的那一个。”

<kp> 她愣了愣，显然明白了你的意思，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咬了咬嘴唇，又沉默了，目送着你出门。

<于热尔> 去跟队友汇合了！需要藏小提琴的话就藏裙子底下【

<kp> 你在离开这栋房子前再次确认了士兵们的视线死角，虽然那把琴很重，但是对于作为军人的你来说不算什么，你轻易地绕开他们的视线死角，钻进了另外的小巷，绕了一大圈儿之后，才从背后出现在队友的后面

<于热尔> “东西带回来了。”我直接在他们身后开口

<普雷西> “于热尔！你怎么搞偷袭！”

<雷诺> “吓死我了……还顺利吧”回头看过去，顿了一下才小声问道“她们，还好吗。”

<巴班> “哦呼！”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热情的转身看着她

<巴班> “嘿，不愧是我们的于热尔，就是可靠。”竖个大拇指

<于热尔> “总不可能原路返回，那些人又不是瞎子。”看了一圈就老茹泊尔没反应，我把很沉的琴盒放他头上

<茹泊尔> “喔我的天，我就说你行。”踉跄了一下，像传接球一样，递给了一旁的巴班

<于热尔> “我听说这上面还刻着队长宝贝女儿的名字，希望那位音乐家演奏的时候能下手轻点……”

<巴班> “你是不是老了，连这都接不住。”

<巴班> 像是自己在接过琴盒时没有后退一步似的打趣茹泊尔。

<茹泊尔> “这是舞蹈，我的老伙计，你看到美妙的乐器不会这样晃悠几下吗？”笑着嘴硬道，
“那接下来...我们这就回去找那位小个子的音乐家？”

<雷诺> “奥利薇娅真的很宝贝这把琴……希望能顺利结束让她有再次学这种乐器的机会就好了。”

<kp> 那么，你们带着小提琴，避开那些狡猾的密探，从雷诺的家向着赞住的地方走去。

<kp> 当这把琴被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喃喃自语忽然变得高亢且清晰起来

<kp> “我必须演奏，我必须演奏它——我需要那些摄人心魄的魔力中解脱，我要从永不停息的烈火中得到拯救”

<kp> “我必须——得到幸福！得到自由！”

<kp> 他像是发狂一样，又像是迷恋着某些不可知的事物一样攀上那把小提琴

<kp> 一阵撕心裂肺的旋律由此长啸而出，且逐渐拉长变高

<kp> 在你们的耳朵与意识当中引发回响

<kp> （请各位调查员过一个聆听）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3/7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93/60（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Babin？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55/21（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87/55（失败）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蒂埃里·雷诺？

<骰娘> 你鉴定聆听所得到的结果为：D100=40/55（成功）

那么房间此刻变得昏暗，赞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的手指和手臂便在他以一种不可能的速度挥舞着小提琴的情况下开始难以看清，而音符间更是在一种无法领会的速度下互相穿透并炸裂开来，就仿佛像是这个乐器拥有着上百根弦而它们中的全部都在痛苦不堪地尖叫着。

房间内的墙壁开始从顶部坍塌，屋顶则如同鸢尾花绽放一般地融化开来。明明刚刚还是白天的光亮，现在上方布满繁星的黑夜却被暴露出来。赞的狂热演奏创造了一股龙卷之力，将你们死死钉在了现场。

房间内充满着来自宇宙的寒意，直到这里地板不再，只剩下精神错乱的音乐家与惊恐的听众悬于虚空之中。渐渐地，众星开始变冷并闪烁着熄灭，而夜空中那无尽黑暗的深渊大口则已在他们脚下张开。在那里，有着一双像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一样涌动着的模糊翅膀正朝着他们翻滚而来。

赞仍在拉啊拉，将那些从他那把支离破碎的小提琴中迸发而出的深沉而断续的韵律深深地烙进了你们的心灵当中，地球上的生命不过是一场充满恶意的事故，这里并没有什么公正的秩序，有的只是混乱的统治罢了。

同时，一阵此起彼伏而又嘈杂的骇人笑声响起，它持续了很久，很久，直到你们忽然意识到，发出这阵诡异的笑声的人便是你们自己

<kp> 所有人 $1D10/1D100$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1/77$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D10=3$ 点,当前剩余 74 点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39/73$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D10=1$ 点,当前剩余 72 点

<骰娘> 我记下了。

<骰娘> 你所得的一切，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KP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9/70$ (失败)

<骰娘> KP 的 San 值减少 1D100=81 点,当前剩余 0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2/68 (失败)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D100=5 点,当前剩余 63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茹泊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7/53 (成功)

<骰娘> 茹泊尔的 San 值减少 1D10=2 点,当前剩余 51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81/59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100=28 点,当前剩余 31 点

<kp> 于热尔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于热尔?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1/70 (大成功)

<kp> 普雷西灵感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 普雷西?

<骰娘> 你鉴定灵感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91/50 (失败)

<kp> 于热尔 ti

<骰娘> 于热尔的疯狂发作-临时症状:

<骰娘> 1D10=4

<骰娘> 症状: 偏执: 调查员陷入了严重的偏执妄想之中。有人在暗中窥视着他们, 同伴中有人背叛了他们, 没有人可以信任, 万事皆虚。持续 1D10=1 轮。

<kp> 那么, 你们意识一下子陷入了黑暗、陷入了繁星、陷入了广阔未知的宇宙中

<kp> 你们从地板上醒来。

这间房间大体上仍是原样。墙壁又回到了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但是在一些天花板角落的墙壁仍留有着指甲绝望地刮擦过的痕迹, 并不是你们, 或者赛琳娜的, 也不是耶罗尼穆斯的——是

谁呢？但是是谁都不重要了。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里都不再有他们的痕迹。

赛琳娜躺在地上，身上已经变得血迹斑斑，她在赞美出第一个音节的那一刻就尖叫起来，开始不停地伤害自己，鲜血从她的身体里不断涌出。但是此时此刻，她却躺在地上，表情变得平静，甚至带上了幸福的微笑，可能是永远去往未知而幸福的源头。

迪特里希·赞死了，他的手指变得漆黑并刺进了破碎的小提琴残存的木头当中。他的身体得僵直冰冷，他最后的表情如同一个人的灵魂被抹去一般。

而小耶罗尼穆斯，高兴得喃喃自语并用他胖乎乎的小手拍着掌：“再来一次，耙耙！再来一次！”

<kp> 雷诺此时可以发现——你的双耳中不断地冒出鲜血，疼痛是如此剧烈，就仿佛许多年前在战场上，大炮在你的身边炸开，把你的耳膜轰得轰鸣作响一样，但是此刻这首曲子却比大炮更具威力。

<kp> HP-1d3

<kp> 雷诺

<骰娘> 可要好好面对这枚骰子所带给你的结果哦。

<骰娘> 蒂埃里·雷诺掷骰: D3=3

<骰娘> 骰娘[0000]对已记录蒂埃里·雷诺的属性变化:

<骰娘> 体力: 11-3=8

<kp> 以后用这张卡所有的聆听都要过惩罚骰。

<于热尔> 举着枪对刚才看到的夜空现在变回原样的天花板准备开枪却连扳机都按不下去，只能用刺刀对着队友们的方向坐在地上往后撤

<茹泊尔> “这...他们怎么...”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有些愣住。看到一旁于热尔的样子，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嘿，这是怎么了，这模样可比当年俺喝光了你的酒还凶。”

<巴班> 像是看了一场盛大而难以名状的绝妙演出一般，内心前所未有的愉悦幸福。

<巴班> 自己这动荡的一生中能得以闻此一曲显然是莫大的荣幸。

<巴班> 像是享受了山珍海味的美食家一般满足地醒了过来。

<巴班> 即使面前有凄惨的尸体也一时没有回过神。

<于热尔> 只有地面上已经死去的赛琳娜的尸体对自己来说是完全安全的，不知不觉已经靠到了尸体附近。“你们中间有里古那个王八蛋的人是吧，这也是你们希望的？还是说是那个食尸鬼……”

<普雷西> “赞的情况虽然已经有所预料……但是……赛琳娜小姐……”

<普雷西> 扶着额头努力想要理解现在的状况，刚才经历的奇妙景象比起愉悦更多的是让我感觉到惊吓和恐怖，我选择不去回想那样的场景。

<巴班> “这就是演奏一曲后的代价吗。”

<巴班> 回过神后皱起眉，忍不住叹了口气。

<巴班> “这孩子…该何去何从啊。”

<雷诺> “该死……” 耳鸣和疼痛让自己忍不住痛呼出声。皱起眉头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要不是知道在做什么我还以为我——在战场上。”

<雷诺> 因为听力下降下意识说话也变得很大声

<于热尔> “你们连小孩子都不打算放过吗。” 立刻刀尖对准了巴班。

<茹泊尔> “拜托，咱们这真要有那种混蛋，小老妹可早就没机会这样举枪对着别人了。” 说着把于热尔的枪杆一把按了下去，转而对其他人，“那孩子事后找家好心人家寄养吧…虽然那小家伙也挺古怪的。”

<巴班> “什么？于热尔，你这是怎么了？”

<于热尔> “那当然都突然出现死人了！” 试着从茹泊尔手上夺回枪口的操纵权，在挂掉他一层手毛之后逐渐冷静了下来

<巴班> 站起身来，有些意犹未尽地活动了一下身体，但很快又把表情摆正了。

<巴班> “我们该去做个了断了。”

❖ 六、至高存在节

<茹泊尔> “说起来那本书上是说，需要一名殉道者来着？没有谁比一个老无所依的，上帝的坚定信徒更适合来当这个角色了。” 从于热尔身前起身，喝了口酒

<于热尔> “等一下，刚才那个是误会，我并没有怀疑谁是。” 连滚带爬站起来

<茹泊尔> “是时候去天堂见俺那可怜老婆咯，小西尔维在那边等得可太久太久。” 耸耸肩念叨

着，“伙计们，只求这件事结束后你们去城外的那家酒馆多喝几杯，把我那小狗狗领回家好生养着。”

<于热尔> “至少无论如何都不能是队长，我以我们的名义保证过。”站起来后看着双耳沾上血迹的雷诺，摇摇头

<巴班> “我们可以抽签的，像以前一样谁输了谁就得把自己的酒匀给大家。”

<巴班> 看着意已决老茹泊尔忍不住叹了口气，任谁都不愿意见到身边战友慷慨赴死的场面。

<茹泊尔> “可是随身带酒的可只有俺啦。”哈哈笑道，拍了拍巴班的肩，突然严肃道，“那么就默认老头我又输了吧。”

<于热尔> “要是搁在几年前，或者大家各奔东西的时候，要是听到我们当中有谁上了断头台，我只会觉得有些可惜，但现在可是不知道过了多少次命的交情了。”

<于热尔> “在真正分别的时间之前，战友们还能再一起走一段吧。”抢过老茹泊尔的酒喝了一口。

<巴班> 看着心意已决的茹泊尔一时五味杂陈，忍不住露出苦笑来。

<巴班> “我等着你请我再喝一杯呢。”

<巴班> “罢了罢了，这也是男人的浪漫。”

<普雷西> “没想到终于还是得面对这样的现实，茹泊尔，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一定掏空钱袋子请你喝杯值钱的好酒……你是个真正的英雄，和你成为同伴是我的荣幸。”

<普雷西> 一脸凝重的表情，对这位同伴第一次流露出尊敬和不舍的眼神。

<雷诺> “我说——”

<雷诺> 拖长声音用自己觉得的正常音量很大声的说着。“茹泊尔，不行。我不能看着我的队员，我的兄弟们在我面前就这样去送死，我可是你们的队长，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我才对……”

<雷诺> 说到这里忍不住叹了口气，放低声音喃喃自语“老伙计，酒好喝就要找机会多喝几口才行啊。”

<茹泊尔> “哼哼，天堂的美酒可比那小破酒馆掺水的酒可口多了，这回啊是让俺捷足先登咯。”对普雷西和巴班笑道，转向于热尔看了一会儿，“真好啊。本来我家那个也该这么大了吧。”

<茹泊尔> 走到雷诺身旁，也提高音量，“报告队长！指挥官是要领导队伍，不是冲锋送死的。这活儿，还真得俺这个老兵来干。”平时吊儿郎当的茹泊尔，给雷诺敬了个礼

<于热尔> “我要是有这样的父亲到也不错，除了喝的有点多。”杵着枪在门口站着，不管谁去牺

牲，至少都要把雷诺拦下来

<茹泊尔> “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可走运了，不愁没酒喝。”应完门口的于热尔，拍了拍雷诺，“该出发了，下命令吧。兴许是老兄俺最后次执行了。”

<雷诺> “……………”沉默了很久才放弃那样的慢慢举起手，对着人行个军礼“士兵茹泊尔…前锋就交给你了，务必完成任务，多保重”

<茹泊尔> 爽朗地笑着点头，“这次保证完成，长官。”向门外走去

<巴班> “我会让你的狗过上好日子，直到它安度晚年的。”

<巴班> 也沉默了好一会，肃穆朝茹泊尔行了个礼

<kp> 那么，你们一致同意了茹泊尔的提议。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把自己推上断头台。

<kp> 你们打算如何做呢？

<茹泊尔> “像十字架上的圣子一样奉献…难不成还真得找个十字架麻烦大家伙把我裱起来？”摸着胡子询问道，“还是说单纯地走上那帮走狗的断头台就成？”

<于热尔> “要走上断头台的方法可太多了。”

<普雷西> “裱起来倒不至于……那本书上面没有具体描述的样子？”

<于热尔> “要用刀刃切割，恐怕就是那鬼地方了。”

<茹泊尔> （叔叔是保王党 最终获得了路易十六体验券 不亏✓）

<kp> （不亏✓）

<普雷西> （不亏✓）

<kp> 那么你们要怎么走上断头台呢？

<于热尔> 我朝茹泊尔招招手，直接用袖口蘸一些酒水把他的妆先卸了

<于热尔> “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指指他的脸，又指指配枪

<茹泊尔> 把剩下的酒泼到枪的刺刀尖上，“那还用问吗，这家伙喝醉了，脾气可也是牛得很。”垫了垫枪

<茹泊尔> 转身向其他人最后敬个礼，摸了摸于热尔的头，“回布列塔尼后，代我向‘女婿’问个

好。”说完便跑动起来，准备去大街上滋事了

<巴班> 注视着老茹泊尔的背影回敬一礼

<巴班> “...”

<于热尔> “喔，他过得可比我们安全多了。”看着他离去身影，“要是你也能这样就好了。”

<雷诺> 抬手敬礼，没有移开目光的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kp> 茹泊尔跑到了大街上，能感受到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出的人手逐渐增多，看来他们为找不到你们这件事感到十分焦躁。

<kp> 在茹泊尔出现的那一刻，其中一个男子立刻反应迅速地把手指向茹泊尔

<kp> 其他人立刻把你包围了起来

<茹泊尔> 毕竟他们大部分人也只是听令办事，茹泊尔用刺刀划伤了几人后，便转而只用拳头挣扎了一会儿

<kp> 你象征性地挣扎着，如你所愿的束手就擒。

<于热尔> (能不能过个幸运看看老茹泊尔有没有用刺刀捅死那么一个

<kp> (可以 要过吗? @茹泊尔)

<茹泊尔> (不如说 有没有幸运到正好捅死一个罪大恶极的 hhh

<骰娘> 命运这次是否会眷顾于你呢，茹泊尔?

<骰娘> 你鉴定幸运所得到的结果为: D100=28/55 (成功)

<kp> 虽然只是作戏，但你看准了这群人当中令你印象深刻的那一个，你早就听说过这人，赫龙手下的走狗，以嗜血和胡乱攀咬闻名巴黎

<kp> 显然他平常不过是在装腔作势，你作为一个老兵，都能用并不高明的刺刀轻易捅死他

<kp> 这一举动立刻激怒了他们，本来按程序你应当在几天后被处以死刑，但是在你嚷嚷着“为了路易十六！我还要捅死更多的走狗”时，他们立刻决定明天把你送上刑场

<kp> 在暂时被关押的监狱中，与你相邻的布玛表达了他对你的关心。“茹泊尔……我曾经以为你就是个封建顽固的老头子，但是现在这份顽固让我起敬，你在如此动荡的时节中从未变过，你热爱你的酒、热爱你的家人……也热爱你的祖国。在这一点上，我彻底输给你了。”

<kp> 他对着你也敬了个礼，你们谈天说地了一夜，说着对未来的巴黎、未来的法国的期望，你们曾经一个是最为固执的‘封建卫道士’，一个是最激进的革命主义者，在这个小房间内你们发现你们竟然是如此的相似，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但是你们都真诚的热爱着法国。

—————6月8日—————

至高存在节即将在下午开始，但是上午的断头台仍然在繁忙工作，所有来看这场红弥撒的人都似乎比以往更加格外无言，即使他们不知道法国的命运，也不知道法国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也许只是冥冥中有股力量，促使着他们发出此刻的叹息。

一匹疲惫的马牵着一辆有着高木边的双轮囚车轰隆隆的行驶过巴黎的街道。男人女人们都跟随在马车之后，有些看上去很沮丧，有些则在哭泣。

有一个人正昂首挺胸地站在马车上，背对着所有人，你们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你们混杂在人群中，默念着他的名字，茹泊尔。

马车径直地穿过了人潮拥挤的街道。有些人嘲弄着车里的人，一边嬉笑着，一边用他们的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做出着迅速划过的手势。但很快，他们就被身边的沉默所感染，变得安静起来。

人群中有几位特殊的人。

有位紧紧地搂着两个十五岁小女孩在身边的中年妇女，正推搡着从人群中挤上前去，焦急不安地看着马车。

有位残疾老人在马车经过时无奈地摇了摇他的头。

是一只有着一只黑色耳朵的狗，追在马车身后，不停地叫唤着，无论士兵怎么打骂它，它都不肯离开马车

有位黑色碎短发的年轻女人站在路边，一言不发，脸色中流露出了沉重的悲伤。

有位金色长发、气质优雅的女子，她脸上满是愁容，急切地叫喊着一个名字。

还有一位长相较实际年龄更为沧桑的年轻男子，用他那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看了眼马车之后，便转身，离开。

马车仍在继续前进。士兵们把人群赶到一边，以清出一条道路。最终，马车抵达了一个大广场，而广场的正中间则是一个断头台。在那里，拥挤的人潮正包围着它。

车来到了断头台的底座下。茹泊尔第一个走了出来，并且他的头抬得很高。他登上断头台的台阶时，你们只能看见他的宽阔后背。侏子手走上前去想把他推倒，但是他显然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才跪下的。

刀刃已蓄势待发，闪烁着明晃晃的寒芒。而光线则透过刀刃，反射着上面的一个同心圆小图案。

人们集体屏住了呼吸。而时间则在片刻的静止之后，便紧接着，刀刃落下。

砰。

在一瞬间，茹泊尔觉得自己站在了虚空之中。

在你的下方，盲目痴愚之神阿萨托斯正在无尽的漩涡中扭动着，并伴随着某些看不见的东西在黑暗中用着畸形的爪子们敲奏着大鼓和长笛>域外之音从你的口中喷涌而出，黑夜甚至都黯然失色，这种不和谐之声在瞬间沉寂下去，繁星正在四分五裂。

意识在片刻之后便迅速地回到了茹泊尔的身上——此刻一颗被斩首的头颅正在被鲜血浸透的木板上滚动着，直到它能立起来。

<kp> 其他来刑场为茹泊尔送行的人，sc 1/1D6

<骰娘> 你所得到的，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92/63 (失败)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D6=3 点,当前剩余 60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72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1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7/74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3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6/31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6=3 点,当前剩余 28 点

<kp> 而此刻, 在人群中, 忽然——

<kp> 一声惊叫响起。

<kp> 公民里古全身上下的头骨标记在此刻齐声尖叫

<kp> 你们听到他的下颚因域外之音与大地的震动反馈中所产生的共鸣而在这阵终结之雾角的爆炸中发出了嘹亮的嘎吱作响声

<kp> 随着头骨不停的、高亢的尖叫, 他全身上下都炸裂开来, 血液从他的身体里当场喷溅而出, 每一处保护着他的头骨此刻都变成了流血的裂痕

<kp> 他的血液炸裂着、骨头炸开来

<kp> 短短的几分钟, 他整个人便什么也不剩了——就如同他想将这个世界毁灭, 让世界什么也不剩一样。

<kp> 再次 sc 1d3/1d6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Babin 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4/71 (成功)

<骰娘> Babin 的 San 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69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蒂埃里·雷诺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26/73 (成功)

<骰娘> 蒂埃里·雷诺的 San 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71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普雷西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54/28 (失败)

<骰娘> 普雷西的 San 值减少 1D6=5 点,当前剩余 23 点

<骰娘> 你所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值得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于热尔的 San Check:

<骰娘> 1D100=16/60 (成功)

<骰娘> 于热尔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 后日谈

下午，巴黎的街道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鲜花。

人们聚集在战神广场处庆祝着由罗伯斯庇尔所创的，法国新国教，至高存在节。这也许是压倒国民公会其他成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担心，迟早，他们也会被送上断头台。

革命广场现在满是腐臭的血因此断头台于 6 月 9 日移动到了巴士底广场，并且马上再次于 6 月 11 日移动到了御座之栏。

——在这里罗伯斯庇尔被处决于 7 月 28 日。大恐怖很快就结束了。

新上台的成员们对着罗伯斯庇尔时期的冤案进行了清算，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也作为被特赦的一员得以从流亡中解脱，和家人重归团聚。

公民里古被当作罗伯斯庇尔暴政的证明被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在了毕卡普斯公墓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曾名为纪尧姆的食尸鬼将这个墓破坏掉了。

“我即巴黎，你这至高的杂种”

他咆哮着，把里古的衣服撕的粉碎。

—— **《恐怖统治》第二幕：1794 END** ——